

碧石川文選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既刻楊文懿公文集三十卷伏跏室馮氏更藏有

碧川文選八卷爲文懿介弟文肅公作而崇禎閒吾鄉

李嵇仲康先所選別有文肅外孫陸鈿錄殘本卷三卷

四一冊

原二冊  
上冊殘

卽陳琳序所謂碧川自摘手彙凡一百

五十三篇陸君釐爲四卷嘉靖乙酉梓行者是也嵇仲

與文肅四世孫德周爲姻友德周將重梓屬其事於嵇

仲爲刪文十之一增詩十之三今詩集未見而德周銅

馬編壽鏞先刻之則碧川文選之刻又胡可緩因就嵇

碧川文選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仲所刪與陸鈿殘本兩相勘比去其十一者擇之旣精

改四卷爲八卷不過平勻其卷目而已爰取李選本梓

之而未敢增益其閒文豈以多爲貴哉考文肅生十四

歲值正統北狩

碧川詩選元旦詩我生歲在辰正統曆  
頒新先生爲正統元年戊辰生北狩在

正統十四年先生年十四李  
侍郎康先序以爲六歲非也

元旦詩曰還憶龍沙駕何

時返紫宸其忠愛性然也及爲晚香詩卷序引楚三閭

大夫晉彭澤令宋韓魏公爲解且曰騷陶之詞與韓之

詩具在誦之者齒頰皆生香焉豈非以其出處雖殊而

能各行其志不失大節也歟然則先生之所以勉章都

諫元益者卽所以自勉也故闕瑾公懼之時雖震盪無餘兀然而行其所是逐之去而彌甘矣其卒也無改名之典稱之曰文肅者福王稱制始追諡之者也公自入翰林以文學爲職應世之文多不存彙其僅存者如此公所爲文雖酬贈之作無一不根諸心而律諸道世費之曰文師昌黎學師伊川誠無媿哉後之讀之者宜益奮然矣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贈少保南京太宰楊碧川詩文選序

宋之三蘇著名久矣我明有三三楊焉其在宣德時則有若東里建安石首以勛業著臺閣而東里之文最顯在嘉靖時則有若容城富平華亭以直諫著節義而容城之文最顯迺皆東西南北人也其在弘正時則有若文懿碧川李文正號爲二楊莆田陳公琳遡其淵源于祖栖芸公號爲三楊乃出於鄞之祖孫兄弟閒厥後鉅公輩出號五楊不翅五之爲尤盛云文懿集若人主處乾清宮之時少居文華殿之日多則聖德日隆數語學

碧川文選

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策疏莫不抄成爛熟而銀豆謠得詩人諷諫之旨益家傳而戶誦矣獨碧川集未覩崇禎辛未公之玄孫南仲計偕至都攜公手摘稿重梓之間序始得徧窺其奧竅古之孝子慈孫如研笏猶謹藏而致思予舉南仲于浙試旣慶其爲魏公之有孫而南仲能世其學又能傳其手澤以壽無窮又喜其爲召虎之嗣祖也序曰文其生于奇偶乎剛柔相文于是雲漢爲章天之文著矣嶽瀆效靈地之文著矣河龍雒龜物之文著矣仁義彝倫人之文著矣約而言之文卽道之有條理者是詩卽文

之有音節者是故程子直以文爲聖賢不得已比之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而人生之道不足使文爲可已之物卽揆若春華粲若秋英乎而非體也巧於棘猴捷於蜚鳶乎而非適也公以上第起詞林敷歷至冢宰撰述祕在金匱石室星變條陳五事及上時事十事二疏炳炳烺烺無論長沙雒陽讓其醇正與文懿角亦僧彌之于法護也用其言可以致主德隆盛生民康樂百職修舉亦有國有天下者之耒耜陶冶乎無耒耜則天下不足于食無陶冶則天下不足于器無公之文則天下亦

將不足于治而顧可已乎其它雜文雖不一種種不一製然皆布帛菽粟之不可已于口體車馬舟楫之不可已于游御宮室筦簞之不可已于攸居卽其游戲三昧亦若鐘彝槃敦非三家市上所得有而亦非無用詩沈雄頓挫而大致歸于忠厚和平感懷詩彷彿阮步兵陳伯玉應制及和文懿諸詩卽銀豆謠不必以火攻伯仁矣蓋公十五從宦溫陵出語驚人似有夙慧則其得天者穎九經四十八萬字字字深研諸史二十一家言言言坐究上自柱下五千下訖虞初九百小品經獨下二

百籤名都賦略點八十處則其取精者多而栖芸紹紫陽象山之學公從其後踐大人之武又砥礪于文懿則其淵源也遠譬有本之水集彼眾流放乎大壑七年旱而不加竭九年水而不加溢恃源而往者也是以沾溉及乎寰宇宇宙少此不得而謂可已哉乃余獨謂星變疏主于修德政當鳳梧馮翼之際宜其契合不幸不能與東里建安石首同勛業十事疏主于戒遊畋當豹房熒惑之初賴彭都憲彥恭阻之付諸燭焰不妨與容城富平華亭同其直節也乃其立朝貞侃居家孝弟載在

碧川文集

序

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旌常與茲集並不朽而南仲能衍其緒公所得不既多乎夫詩文有選始昭明而陶淵明閒情賦託閨閣以寓忠愛取法屈騷昭明棄而不錄其見陋也茲選出公手摘可無遺棄而余猶如齊王之耆雞跖欲其食盡而後已聞公有集程朱議論及文抄困學寡聞錄南仲幸掇輯之俾斯世觀天地之大全哉茲稿詩文各八卷亦吉光之毳毛旃檀之精枿崇禎四年歲次辛未仲春月穀旦賜同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經筵日講纂修兩朝實錄副總裁加俸

一級前吏部左侍郎通家後學上饒鄭以偉頓首拜撰

碧川文選

序

四

約園刊本



刻楊太宰碧川先生集敘

吾鄞獻族以行業文章甲第華貫名世者無踰我外宗  
弘農楊氏國初栖芸先生方聞有道三聘爲國史總裁  
不就士論高之載傳爲文懿公宗伯康簡公司空及我  
五世外祖碧川公太宰並登制科歷官常伯時父子昆  
季同朝者七人皆貴仕而太宰公猶繼領解額魁南宮  
賜及第與伯兄文懿後先金馬綰詞篆對掌絲綸一時  
豔稱之特以三品滿考得封祖栖芸公如其官文懿公  
博碩湛峻督課二子皆成進士太宰公嚴事焉並有著

碧川來還

序

五十四

約園刊本

述行世而皆燬於火文懿有玄孫叔向太史爲重梓之  
太宰集典麗溫雅有歐陽文忠風而板亦罹祝融亡何  
公玄孫孝廉孚先舅氏爲蒐拾翻梓曾得受讀而驚曰  
劉勰稱文爲天地之生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豈  
虛語哉公發祥神嶽懋清英振采驪淵遜心稽古酌  
六籍而漱百家手所裒錄幾竭四庫提要纂玄不遺餘  
力楷書類鍾太傅評閱如眞西山得文之髓根盛而華  
沃固應爲琳琅金薤之文若此王元美先生謂文章之  
權舊在臺閣詎不信然詩則感時賦事信口橫心颯颯

乎風雅之遺未離其質斯足述矣先生尤篤於行義與  
司空公同舉於鄉而名第先之則遜避不敢當以司空  
爲名御史清譽有風裁竟以忤權逮繫公爲破產出之  
因力請南去孝廟惜焉以故仕至冢卿而食田止三頃  
易簣時歎曰吾學至爲君子仕至尙書年踰七十可以  
終矣哀哉惜乎先是同郡有某公與公最暱後以救臺省  
一書不無矛盾時石田沈徵君周聞之爲詩歌著其事  
某公見而慙焉爲中於新都相公後新都修是郟愆不  
與公易名之典至今縉紳先生以爲悵恨子孫五世守  
其清白不墮家聲而涓陽孚先風雅麗都待詔公車必  
有一遇所以補公未易之名而揚公不朽之業是孝慈  
者志也小子何贅焉刻成僭書此以志其實云爾崇禎  
元年陽月朔旦五世外孫莊學曾頓首百拜纂併書

楊太宰碧川先生文集敘

昔歐陽文忠得昌黎文集於做篋中師法誦習遂以文章名冠天下乃吾鄉先達碧川楊先生則著作高騫周情孔思直登昌黎之堂而入其室以眎永叔定當聯翩顏頡無溟滓弟之也先生易簀時有云道師伊川文師吏部而蹶然自居有成則青青於藍冰寒於水先生自處諗矣楊自栖芸梅讀兩公濟其源文懿康簡諸公揚其流羣從公姓海內尊爲鳳林先生偕文懿兄弟占解額相繼入詞林對署南北學士篆又與康簡同時考三

碧川文選

序

七四明叢書

鈔本

品滿並封大父栖芸先生如其官弘正閒咸侈盛事而先生吉光九苞隲其生平謨猷風節如金無滓玉無壘所垂詩文諸稿亦如良美定價莫可低昂先儒有言聖人之文言以傳道賢人之文言以明道先生羽翼吾道主盟斯文家學淵源皇猷黼黻其高覽如陟博藏如帑才決如發弩機圓如弄丸精造如飲石沒羽寶光如天犀月蠟凡所纂述薄春華灼灼而結秋實垂垂略文章伎倆而抒道德精英一變至道八代起衰此余所謂顏頡永叔直入昌黎之室具眼者當自信爲定論焉嘗閱

唐樞國琛集謂楊氏多顯官先生謹言抗志爲尤著人物考名賢錄並稱其困學勉行老而不倦守正嫉邪至死不變文學議論隱然有文懿風焦弱侯玉堂叢語謂公博極子史爲文謹嚴編纂精詳對海外使歷舉其國中事其人驚服又考紀年先生六歲元旦詩有云還憶龍沙駕何時返紫宸時正統北狩也其蚤慧而忠愛若此先生遺書盡亡而近簡書目一帙蓋自一百七十五卷至二百四十九卷者前後尙難蠡測而核此帙所度已計四千五十八種矣蓋其綜括而洞覽如此先生蚤

從栖芸先生聞濂洛之學故不專事文藝敦大本厲行簡精思力踐期於深造蓋其本厚而枝榮又如此人之小技在先生爲大業人之有言在先生爲有德一以爲有用一以爲不朽繇本朝而追千古繇名家而追大家昔李漢敘昌黎文曰蛟龍翔虎鳳躍韶鈞鳴而歸之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知昌黎則知先生矣先生致政蚤不及大見其堯舜君民之略而歿後尙因救言官一書中於讒者新都相公恫不予謚此在陸碧洲王弇州諸公鑿鑿公論曾非楊氏子孫一家私憾雖然先生此書

格君陳善懸諸日月豈以彼易此哉先生集已失舊板  
其四世孫孝廉君名德周者重梓金華署中孝廉君文  
必兩漢詩必三唐能世其家學而以姻友至誼屬其事  
於不佞康則爲刪文十之一增詩十之三用成完璧而  
琬琰重光垂之永永先生于是乎稱有孫孝廉於是稱  
能孫因僭弁其端而余附聲施多矣崇禎庚午冬日賜  
同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  
詹事府事三朝實錄副總裁經筵日講官加俸一級前  
右春坊右庶子管理誥敕吏禮二部左右侍郎管國子

碧川文選

序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監祭酒事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同邑後學李康先  
頓首撰

碧川文選序

南京吏部右侍郎恩陞尚書致仕碧川楊公自摘手稿凡一百五十三篇藏于家歿且十餘載矣嘉靖乙酉安慶守陸君鉤釐爲四卷題曰碧川文選梓之辱遺梓本并書屬公之子鴻臚署丞茂清君寓琳曰鉤近梓外王父集欲廣其傳得先生一言弁諸卷端傳不益永耶琳竊念初被選庶吉士讀中祕書公時爲侍講學士奉命寔領敎事每進諸生于館下語之曰近世之學多不于心于其口耳不于道于其詞章浮誇爲工奇僻爲異叛

碧川文選序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經去理亦甚矣有志之士尙當於口耳詞章之外求之否則藝焉已耳閒得公筆削雖片楮隻字至今猶珍襲之何幸乃窺其全也閱終卷仰而歎曰天地之道簡易而已矣時行物生無非至敎公之文得無類之乎平易明白典雅莊重縱橫反覆無非至理視浮誇奇僻之言何啻玉之於石也蓋公自第進士歷官翰苑得與宗工鉅儒上下議論既有以博其見而家庭授受涵養陶成一皆根諸心而律諸道尤有以定其趨固宜其推之作人形諸著述不徒口耳詞章之末也信可傳也已抑觀

公所自序與其序伯兄文懿公鏡川集始知公之學受於文懿文懿之學受於其祖栖芸先生栖芸之學私淑諸晦翁象山之徒之再傳者也遠有以紹儒先之緒近有以領家學之傳其所由來者漸矣然則公之文誠不可以藝目也將與栖芸鏡川集並傳於天下後世無疑哉昔蘇老泉以文名世與其子軾轍相繼述作謂之三蘇集今楊氏之文始於栖芸鏡川碧川後先趾美其所並傳者謂之三楊集亦可也然晦翁於蘇氏之文往往有所譏議說者謂與道背馳宜爲宗正學者之所不與

碧川文選

序

十四明續書

約園刊本

公世其學有蘇氏述作之盛世其道無蘇氏背馳之譏則是集之傳必與天壤俱弊也琳之名不託之以不朽哉謹斂衽而終序之是年季秋廿二日也賜進士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前奉敕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莆田石峯陳琳書

碧川文集自序

四明之山原泉出焉其流而爲川有名千丈鏡者有名一碧萬頃者吾家世居鏡川之陽碧川之陰二川同原分流而復合於一以達于郡城瀦爲日月二湖而委輸于江海亦四明之勝槩也吾兄文懿公旣號鏡川而命守陞爲碧川文懿所著有鏡川彙守陞學文于鏡川有碧川小彙蓋少作也自入翰林以文字爲職業應世之作多不存彙其僅存者爲編修時有玉署初彙爲兩京侍讀時有華省南北彙爲諭德時有東寮拙彙爲學士

碧川文選

自序

十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時有北門漫彙年六十餘遷職南京吏侍恐衰年怠於進修扁其齋居曰乾乾以自勵比兩考以足疾再疏乞骸蒙恩陞尙書致仕歸老日湖作蹇蹇庵以自命取見險能止反身修德之義也故晚年二彙以齋菴之名名之子老矣道德日負乎初心功業不見於當世雖藝文之末猶不能自力而披止于此良可愧也病閒檢閱舊彙因敘其所以名集與諸彙之所以名書于首簡藏之家塾以示子孫庶幾手澤之存焉耳豈敢輕出之以見笑於大方之家哉正德三年秋九月望蹇翁自序時年



七十三矣

公原集諸藁總一千四百餘篇梓者一百五十三篇  
皆公晚年手選蓋十之一也故名曰碧川文選而以  
舊序冠于首俾讀者尙有望焉嘉靖乙酉春正月外  
孫陸鈞謹識

碧川文選

自序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碧川文選目錄

卷一

辟雍賞葵詩序

送雲南按察使劉公致仕序

送沈君文進僉憲江西序

送鈕宗源節推之吉郡序

送陝西按察副使曹君序

送劉仰止推府序

送汪敬夫知濬縣序

碧川文選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安化鄭明府序

送祁宗規令唐山序

送御史陳君序

送長史蘇君之任序

送諸太守之任瑞郡序

送馮潤卿知武寧序

嗜古楊君輓詩序

送廣東僉憲張君序

送信陽知州江君序

卷二

送按察副使張君之任序

送南京稽勳主事杜君序

吳越兩山亭圖序

送趙廷猗知沅郡序

成齋詩後序

送朱宗原赴惠州河泊序

送王民望赴成都太守序

送通判武君之任台郡序

碧川文集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晚香詩卷序

內鄉縣志序

送按察僉事林君序

贈江西參議朱君序

送南京戶部尚書潘公致仕詩序

姜氏族譜序

送應天府尹于公致仕序

卷三

送楊質夫山西僉憲序

植柘翁孝行集後序

故兵部尙書王公輓詩序

蒙庵詩序

送安慶太守張侯序

送太守李君彥明之任泉郡序

送尹慶成赴紹興推官序

故刑部尙書諡康僖陸公輓詩序

送羅憲副赴瀘敘兵備序

渭陽餘意詩序

碧川文選

目錄

三四明峻齋

一約園刊本

送戴師文參政廣東序

簡命育英唱和詩序

送侍讀江先生將命荆藩詩序

送冬官副郎周君使魯府詩序

卷四

贈儲保都憲屠公序

送陳時起赴福建按察副使序

送潮陽太守駱蘊良序

贈兩高司訓序

四明舅甥三學士錄序

先兄文懿公文集序

送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尙書張公致仕序

送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倪公詩序

送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詩序

送南京光祿少卿汪君文淵致仕序

送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奉敕督漕運序

南京工部尙書董公介壽詩序

送學士馬先生良佐考績序

碧川文選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贈致仕少司空沈公詩序

桂巖書院題詠序

送都御史劉公巡撫寧夏序

壽太宰林公七十序

恩榮文翰錄序

浙元三會錄序

留餘存稿序

偉溪小稿序

壽丹山先生屠公七十序

瘦齋詩稿序

卷五

世美堂記

龍巖縣修城記

眞定府元氏縣學記

齊山書舍記

和樂樓記

凝清堂記

吉州重修城隍廟碑記

菊川文選

目錄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大興縣重修正陽關急遞總鋪記

祁門縣新修學記

祁門縣重建明遠樓記

都憲行臺重建記

寧國府涇縣仰賢公館碑記

常熟縣學重建先聖廟記

蕪湖縣學尊經閣記

卷六

涪縣重修廟學記

鄞縣學遷明倫堂建尊經閣記

安福伍氏兩祠堂記

陸氏南岡先塋祭田記

寧波府重修禮殿儒學記

杭州府儒學重修記

劉憲使傳

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程公贊

林都憲小像贊

翰林侍讀白秉德發解像贊

雲川文選

目錄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吏部請留成先生書

與屠朝宗書

論救祭酒司業奏

再論救祭酒司業奏

卷七

故毛大使墓誌銘

刑部員外郎徐君墓誌銘

封承德郎工部主事徐君墓誌銘

戚里黃公文暉夫人葉氏墓誌銘

故陳孺人成氏墓誌銘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前戶部主事張公墓誌銘

贈翰林院編修劉公夫人趙氏墓誌銘

故費通判妻羅孺人墓誌銘

明故都察院右都御史劉公墓誌銘

叔妣張孺人墓誌銘

封工部主事陶先生墓誌銘

汪處士墓表

故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副使楊君墓表

鏡川文選

目錄

七

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鏡川楊氏先塋神道碑銘

卷八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銘

大明故驃騎將軍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朱公

神道碑銘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

謝公神道碑銘

祭毛都給事文

祭武選主事楊景奇文



祭胡參政廷慎文

祭黃氏女文

祭張參政文

祭汪尙書先生文

祭劉祭酒先生文

東魯許先生哀頌辭

孤凰詞

有序

憫貞賦

書先兄九日詩後

著川文選

目錄

入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題侍讀馬先生誨子詩卷

別錄

奉直大夫直隸永平府灤州知州薛公墓碑

碧川文選卷一

明鄭楊守陟惟立撰

明鄭李康先嵇仲選

序

辟雍賞葵詩序

人之好尚各以其類非其類而好之君子不與也天下之物有類乎人者若蓮之中通外直則花之君子也菊之寒香晚節則花之隱者也周濂溪寔君子故愛蓮陶靖節真隱逸故愛菊非好其類耶竹之真心直節亦君子之類也王子猷愛竹而詠者乃曰吾恐竹不愛子猷也蓋子猷之行君子所穢竹豈其類而愛之耶夫物也乃有類乎君子者隱逸者而爲人所好尚人也反不如物而不爲物所愛亦獨何哉吾友包君元用以辟雍賞葵詩俾余識其末余觀葵之傾心向日類乎臣之盡忠事主蓋花之忠臣杜少陵有言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蓋少陵一飯不忘君故以葵自況亦所謂好其類者元用植葵於太學與同志者觴酒以賞之探韻以詠之且以一葵自號其好尚乎葵也亦至矣元用性剛而行

方言論侃侃有古人風操異時進立於朝行已事上將必能以忠貞自勵吾不知元用之類乎葵邪葵之類乎元用邪元用與葵其必交相愛也夫君臣之義天下古今所同也觀是什者寧無有感而興乎

是先生不忘君之誼忠愛藹然

故列諸簡

端原評

### 送雲南按察使劉公致仕序

自孔孟沒而出處之道不明於天下世之學者反假其說以文其私患得之者曰孔子席不暇暖孟子千里見王也患失之者曰孔子無君則皇皇孟子去齊而不豫

碧川文選

卷一

二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也嗚呼有孔孟之道則可無孔孟之道則鄙夫之事耳孔孟固欲其道之行何嘗不審於進而決於退故曰進以禮退以義士而學孔孟者其必難進而易退乎雲南按察使劉公安福世家也公以厚重之德淵博之學典贍之文自家食時已播聞於人人正統閒其先忠愍公以言事忤權貴下請室以卒公奉太夫人家居杜門卻掃已絕意仕進既而朝廷白忠愍公之節賜之贈諡時刑部侍郎楊公巡撫江右雅聞公名詢諸學官知不仕狀召見與語慰藉再三強之入學公始幡然曰曩吾不

仕不忍忘吾親也今終不仕其敢忘吾君乎迺起應鄉  
舉遂擢春秋魁登甲戌進士第自翰林庶吉士拜監察  
御史陞按察副使提學江浙尋遷按察使皆循資以進  
多歷年所計其同年及後舉者已爲方伯爲都憲爲六  
卿之貳據要津履亨衢者比肩立而公自內艱服闋猶  
仍前職以鐵裹馬足馳滇南萬里外一時柄用力能黜  
陟人者亦多公所舊識未嘗一通書問以求推挽其心  
泊如也用是觀之公可謂難進者非耶今年春以述職  
至京師時已感霜露之疾猶日詣臺省疏其屬之當黜  
陟者侃侃與當路言之已而或不如其指公喟然曰吾  
病宜去吾廉一道不能進退屬吏惟人之爲宜去吾爲  
外臺而意嚮與中臺不協又宜去迺以疾丐老持衡者  
勉留之公益力遂請於上而允之年纔五十有七耳公  
其可謂易退者哉士自挾策讀書皆曰吾學孔子吾學  
孟子至於出處之際能不愧焉者寡矣若公之進退能  
以禮義自持而不失其道蓋善學孔孟者歟公之職風  
紀也著廉明之聲理刑獄也存欽恤之意提學政也作  
興材賢之功尤多故浙士出公之門而仕于朝者各賦

詩以儀其行楊君文卿與守阯又最辱公之愛者文卿  
悉取詩次第之而謂守阯宜序弗敢辭也遂撫公出處  
之大節可以厲世者書之首簡云

送沈君文進僉江西序

成化十四年秋刑部員外郎沈君文進被旨擢江西按  
察僉事其鄉友若主事陳君匯之者屬余贈言且曰文  
進仁和人也自少穎敏好學從今南京太常少卿鄭先  
生受易得其肯綮越數年遂以易學擢進士高第尋拜  
秋官主事剛正廉恕讞議明允嘗按獄德州貪鄙伏辜

碧川文選

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論稱愜己而遷秩副郎聲望益著先是廣東河南皆  
缺僉事天官輒以其名薦上未卽授迺今有江西之命  
蓋慎選也願一言以贈之余謂作室問諸梓人操舟問  
諸津人專其業者迺能道其事也司寇之屬按察之官  
皆職邦之刑憲者余雖未嘗職刑臈嘗學易易之道廣  
大悉備聖人致治之法若禮樂征伐食貨刑獄之類無  
不具焉而刑獄者民命之攸繫王政之大端聖人尤重  
之而語之特詳若訟與噬嗑諸卦不一而足也故明乎  
易則明乎刑矣試舉其一二言之豐曰君子折獄致刑

旅曰君子明慎用刑中孚曰君子議獄緩死三者雖各因卦而發亦未嘗不相爲用故明以折獄必盡其情僞威以致刑不奪於威富慎以用刑不輕出有罪而失入無辜然尤議之緩之而忠誠惻怛之意常行於法律之中理刑之道盡於是矣文進之居刑曹也旣以剛明廉恕著聞於人其有得於易之道者耶大江之西文獻甲天下然其民俗之倭訟與吏之漁虐其民者皆須刑以齊之也文進往焉尙率其道而行益厲不懈以求稱朝廷選任之意葢雖然易之道不啻一刑獄事也文進得

碧川文選

卷一

五十四期錄書

約閱刊本

於易者非獨堪一僉憲職也將有遠且大者而其進庸可量乎余以文進匯之皆明易者今皆司刑者故不以他說進而以易論刑云

送鈕宗源節推之吉郡序

大江之西吉爲雄郡統邑惟九環地幾二千里田賦浩穰戶口蕃衍藝文儒術之盛甲諸郡然其民俗嚚訟號稱難治故吏其土者望而憚之至則張聲威嚴禁防待之以待嚚訟之意繩之以繩嚚訟之法薰蕕莫辨玉石俱焚民旣不堪而吏卒不免遂以爲果難治也於戲民

之歸訟其性然邪習使然也性善而習不善其不可移乎渤海得一龔遂則劍戟之民可使之帶牛佩犢駱越得一任延則淫汗之俗可使識父子夫婦之道以頑民待殷人何以責其不頑以齊魯之人待蜀人則蜀人亦以齊魯之人自待其身其效槩可見矣今之吉古之齊魯也其民豈皆巖於訟者哉蓋有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與不得其平而鳴者是宜深察其情別白其事存哀矜勿喜之意可也若其舞文衷姦詐諛伎害是真巖於訟者姑惟禁之禁之不止而後刑以齊之則刑一人

而萬人服矣胡可例以珥筆之民待之而淫刑以逞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蓋正本清源之道有出於法律聽斷之外者不是之務而諉曰民之訟難治其亦可謂厚誣也哉曾稽鈕君宗源以進士拜命爲吉之推官余與同年友白君瑩之輩饑之因述所聞以告宗源明達而謹厚其必知所以待吉民者尙於本源之地加之意焉則治化興行直易然耳臺諫之風著於推雅州之日宰相之才見於推潁州之時古人蓋有然者今將不在吾宗源乎

送陝西按察副使曹君序

成化十五年春山東缺按察副使冢宰以監察御史曹君維裕堪其任薦聞于上未及用也既而陝西缺副使復薦之亦未即用未幾又缺又薦之一時三薦上竟用之輿論皆以爲大臣果於薦士天子審於用人曹君必能不負所薦稱厥任用者噫君何以致是哉其素所樹立者有在也蓋君之尊甫列職錦衣君弗襲而讓之弟迺衣逢掖遊膠庠操觚翰以與英俊角逐捷京闈第進士人固已奇其能及其爲御史也監倉通州則宿蠹以剔振饑饉內則流孳以蘇巡大同則以計取貪殘之帥置之法洩宣府則親督兵禦虜俘其人而獲其輜重按河南則屏奸賊理冤抑嚴貢舉而杜倖私在在聲績彰著人於是益器其才以故受知當道一薦不已至再三必用之而後已也昔趙普於藝祖時嘗欲除某人爲某官不合帝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帝裂其奏普歸補綴而復進之帝悟用之果稱呂蒙正在眞宗時帝命選才可責以使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旣而用之亦稱職古之大臣



灼知其人可用故薦之必果用之必稱若君今日之舉殆亦此類也以君才已著者占之則將來之必稱職其可前知乎余聞陝西當師旅饑饉之餘兵民疲弊已甚然鼯鼠之侵牟不少犬羊之竊伺莫測蓋有深可慮者則夫振揚風紀糾察吏治綏內境以嚴外防使朝廷無西顧之憂是固職按察者之責也君尙懋之以靈承君相薦用之意大慰輿情之望哉君之行其僚友屠朝宗輩屬余贈之言遂書是以歸之

送劉仰止推府序

碧川文選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安仁劉君仰止以進士推官於婺郡婺之薦紳大夫士欲贈其行迺推黃門童君勉和請言於余余雅交勉和而於仰止爲同年友義不可辭諾焉越三日勉和速余文使介旁午余迫私冗未及爲翌日王君允達賈來允達婺人亦同年也又速之且曰今之求文於著作家者必越月踰時迺僅得之今固不宜促也然仰止詰且戒行非子之文何以爲贈子寧不能一操觚以爲吾輩地乎余應之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吾博學不如劉向強記不如李邕倚馬成文不如袁宏太白也何能操觚立

就如子之言乎速之不能成成之亦不美姑緩之然後  
可無已則有一焉試與允達談之文之欲速不能美其  
文猶政之欲速不能善其政也水急則無洋洋之魚政  
急則無皞皞之民政之於民猶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  
絕矣而刑又政之大者民命之所關尤不可以急也急  
之則以察爲明以苛爲能輕重失實高下任情刑罰不  
中而民安所措其手足耶詩曰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書  
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又曰議  
獄緩死是不可不深長思也余聞仰止承其尊甫教授

碧川文選

卷一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之家學於詩書孔子之言已旣聞之必知所以善其  
政刑矣余特因允達之速余文也故及之夫文之欲速  
第不美其文耳今余不得已猶得苟焉以應之若刑政  
之急則其敝有不可勝言者仰止當自審處不可如余  
文之苟焉也允達其以復勉和而胥告之哉應曰諾遂  
書之

送汪敬夫知濬縣序

成化十五年秋九月有司承詔選進士之堪給事中者  
得二十餘人姑孰汪君敬夫與同郡一人預焉旣而有



位可階而升奚啻一給事中耶庸書此以俟

送安化鄭明府序

故家大族積之久而寢隆隆之極則稍替雖替也視他族猶爲盛譬之大江洪河其發源深其流派遠其積之盛也聯絡百川會同四海其氣蒸而上者雲六合而雨九州至其支流之所縈餘波之所漫猶足以潤百里而澤萬物亦豈他水之可比哉吾友鄭君仕信葵之浦江人也自其先冲素處士以來世以孝義著聞聚族同煬者歷十世合數千指踰三百年其源流深遠豈一日之

碧川文選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積哉由宋迄元賜之號復其家表厥宅里登庸其俊良亦旣盛矣自入國朝襲崇涵育益熾益昌弓旌之招絡繹於麟溪之上皆能建立事功以裨治化而其處者亦多以文學行義知名是非所謂雲六合而雨九州者邪逮宣德末年家漸多故繼之以寇攘重之以回祿前之休烈不能不稍替矣然孝義之相傳文獻之足徵俊造之出庸於時者尙彬彬然非他人可及仕信蓋其一也今仕信以上舍釋褐擢知安化邑事吾知必能以其得於家庭者遠之於政教將見安化之民慕其家行不嚴

而自治有如萬石君家子弟之治齊者乎所謂潤百里澤萬物者吾於仕信望焉他日治行彰聞超遷華要增光前烈汲引後人則鄭氏之稍替而復隆者又必自仕信始余獲交仕信雅矣固將贈之言况吾同年友王君允達之屬也遂書此以畀之

送祁宗規令唐山序

山陰祁君宗規重慶教授天錫先生子也質敏而學醇文蔚而才美歲丁酉與余弟守隅從子茂亨同舉于鄉明年與余同登進士相好甚篤迺今拜命出宰唐山余

碧川文選

卷一

士三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因贈之言按國志唐山隸畿之順德邑以唐山得名其境內有堯山堯之祠在焉卽唐之堯山縣也然山西之平陽又有南北二堯山山亦有祠蓋堯自唐侯起爲天子其始封在唐山其所都則平陽也故其遺蹟兩在焉至春秋時其地皆屬晉矣詩之唐風序者以爲此晉也其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至唐人作晉問又以爲其人至今善讓好謀利而不怒安恬以愉堯之遺風猶有存者以是觀之唐山風俗之美不言可知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雖一毀一

譽不得容私於其閒況唐山之民帝堯之所以致理與  
化者今其遺風尙存廟食如在臨其邑者其可以苟簡  
之治加其民乎余聞之存心於天下如志於窮民一民  
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仁  
昭而義立百姓親之如父母者此堯之治也豈特君天  
下者所當法哉相一國守一郡令一邑者皆當法之得  
尺則民受其尺之利也得寸則民受其寸之利也而況  
臨其舊邑仰其遺風者可以舍此而苟然哉孟子嘗稱  
人皆可以爲堯舜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  
民者也然則余之所以贈宗規者豈迂也哉

送御史陳君序

監察御史陳君汝勵試政于南臺臺長以君堪其任也  
進於朝而實授焉君旣拜命將還吾同年大行人汪從  
仁謁余請曰陳君應城人也其高祖字朝玉國初爲蘭  
陵令以善政聞曾祖直方典教石首有學行楊文定公  
其門人也大父遵道歷秋官員外郎陞夔州郡守父文  
璧以進士拜御史仕至廣西按察僉事二公聲績尤著  
可謂世家者矣君生而聞乎詩禮童而習乎藝文長而

克紹乎科第以壬辰進士爲吾婺源邑宰其莅政之明  
若鑑臨而貌別也其撫民之仁若春噓而物茁也其鋤  
奸而剔弊若疾風馳而陰霾撤也尤能作新校庠孳孳  
以興賢勵俗爲己任其治行之可稱多類此當其被薦  
而去也邑之士民欲留之不可得又思之不能忘迺爲  
立去思之碑以紀其績焉若舜民則又思之深者蓋嘗  
與宗兄景高俱以儒生應里選君核其文拔吾兄弟於  
眾中以爲博士弟子獎勸誘掖諄切深至幸而聯捷秋  
闈而舜民又幸廁甲科竊祿于此者皆君之惠也居常  
念之不巳今幸一會而又別去何以贈之子其爲我爲  
之言乎余惟所居見稱所去見思古之循吏然也君之  
爲邑卓卓可稱如彼已去而人猶思之若此豈偶然哉  
蓋其家世之見聞詩禮之服習固有素焉而其施諸政  
治自有異於人者今之陞授也白筆霜簡君家舊物埋  
輪攬轡景行前賢自是臺憲生風巖廊接武揚休聲振  
洪烈以爲天下之望矣豈徒繫一邑之思哉請以是爲  
贈

送長史蘇君之任序

成化十六年冬崇府缺右長史朝廷以崇府最親且賢  
長史職輔導總庶務不宜輕授乃於進士中擇堪其任  
者得蘇君仲戡以授焉近制親王出閣則簡進士二員  
爲翰林檢討以傳之其之國也遂以爲左右長史若已  
之國而長史缺率以府僚陟之或以文學掾充之鮮有  
復以進士補之者於今始有之蓋慎選也周人茂建宗  
戚以藩屏王室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而於兄弟之國每  
加厚焉親親也兄弟之國十有五於魯衛晉獨有分物  
而魯有四代之官晉有五正之職尙賢也今朝廷於崇  
府一長史之選其慎重如此他可知矣是卽有周親親  
尙賢之意也仲戡起諸生成進士今一蹴而躋五品階  
大夫爲王國之相蓋其端重之資醇古之學通敏之才  
有以見知當道而簡在宸衷也仲戡其可不知所重歟  
抑余聞周之有天下也延祚八百餘年雖曰天之所命  
然亦有賴乎兄弟之國維持之久也當時仕於宗國而  
翊贊王室者亦與有功焉至今垂名竹帛而光耀無窮  
今上方植億載太平之業而親賢藩屏與之相爲悠久  
則仲戡輔導翊贊之功豈肯居晉魯諸臣之下乎不朽



之名在是行也而一時之聲利何足道哉仲猷之行同年友自翰林修撰曾士美以下咸祖餞之僉謂余宜贈言於是乎書

送諸太守之任瑞郡序

餘姚諸君民瞻初以進士除兵部車駕主事既踰年以憂去復除工部之都水出理濟寧漕渠越三祀代選陞營繕員外郎監修通州倉庾又三祀代還移任虞衡督造戎器又半載矣十餘年間更二部歷四司出入中外驅馳北南皆劇任也而君處之綽然其臨事裁決若庖

碧川文選

卷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丁解牛動中肯綮也其燭奸清弊若溫嶠然犀幽怪莫遁也其會計成務若梓人畫宮于堵計毫釐而成大廈無進退也其督工興作若淮陰將兵多多益辦也凡其所處雖錢穀不資徒眾寔繁未嘗資一錢以自給役一夫以自營人既多其才之敏而又嘉其行之潔故其廉能之譽著聞久矣至是瑞州缺郡守天官卿薦君於上遂擢用之瑞在大江之西居溪山之閒雖與顛袁吉同蒙珥筆之號然其士秀而文民朴而野嚮訟之風劣於他郡昔之吏茲土者嘗號爲守江西道院則其簡而易

治可知矣夫君之才行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如干將  
莫邪無適不利雖使之治劇郡尙優爲之況簡而易治  
者乎然不可以易而忽之君必無怠於宦成無變其初  
節使廉能之譽有加於前則又將陟方岳登臺省居崇  
理劇以大展厥施茂著聲烈於天下矣一郡之寄豈能  
久淹乎君也哉君行其僚友若虞部郎中徐一卿者屬  
余言贈之余與君暨一卿皆鄉舉同捷者故不敢辭

送馮潤卿知武寧序

士之見用於世者任必稱其才才必勝其任可也才可

碧川文選

卷一

十七四明發譜

約園刊本

以治大而任小可以治煩而任簡是猶以牛刀而割雞  
也在我者有餘裕矣才不可以治小而任之大未可以  
治簡而任之煩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何能勝其任  
邪故用世之士與其任過乎才而有不勝之患孰若才  
過其任而有餘力之爲愈乎吾友馮君潤卿才俊之士  
也自爲諸生時已翹然穎出乎眾學乎古而通乎今明  
於理而達於事人固奇其才矣旣領乙酉鄉薦屈於儀  
曹出入兩京太學而友天下之士聞見益博涉歷益深  
上自朝廷之政治下逮閭閻之利病罔不究其顛末而

思所以處之之術人謂其才之明敏可以當大任而理煩劇也今年夏始拜命出宰南昌之武寧南昌所隸八邑惟靖安武寧爲小而武寧差大於靖安者其事之煩簡可知以潤卿之才爲之吾知其有餘裕矣然世之仕者常患不明明者又或過於察察見淵魚者不祥也常患不敏敏者或過於急急銜轡者非千里御也明以燭物而不過於察敏以處事而不過於急則政必和民必安而治效成矣潤卿之才固明且敏矣余惟恐其自有其才而或至於過也故以是告之潤卿念哉豈惟百里之任優爲之他日當大任理要劇卓然以才業著聞於世者其必潤卿也夫

嗜古楊君輓詩序

士有遠志而不底于成不究其用以歿者此古今之所悲也洙泗之間顏冉以德行稱而不幸短命伊洛之門劉質夫張思叔號稱高弟而皆早世之數子者豈特一時師友悲之天下後世所同惜者也溫之平陽有號嗜古生者楊其姓諱其名克明其字少爲邑博士弟子嘗舉於鄉弗售遂棄舉業大肆力於希聖希賢之學其所

居室左書周子易通志學章右書張思叔座右銘蓋志學伊顏而以思叔之所以自警者始於是朝夕進修久之若有得焉操觚屬文必闕民彝物則無苟作者嘗謂正家必始於內乃作新婦戒命內正而家可齊乃作家常事宜由家而推之於宗族乃作楊氏族規由族而推之於鄉黨乃作蘆江鄉約至於啓迪後進必先養正於蒙乃作發蒙備用然其志欲然不自足也方益窮聖賢之蘊以深究其明體適用者孳孳焉弗少懈且欲舉其可以正君善俗而施之國與天下者條爲萬言書以獻

之闕廷屬草未就齋志以歿年纔三十有七耳嗟乎洙泗源遠伊洛高弟爲準的進之有漸而施之有序若此充其所至豈可量哉以彼其志使得生與諸子同時相與暴秋陽立寒雪雖未必能仰攀顏冉庶幾馳騁乎質夫思叔之閒則其所就又豈常情所能測哉今旣不然而又不祿早世雖有遠志而不底於成不究其用以沒頁可悲已然世復鮮有知君者不得與前數子爲天下後世之所同惜獨其鄉先達門人故友爲之深悼痛惜

作爲哀辭輓歌以寓情焉耳其又可悲哉雖然雁蕩之  
陰梅溪之陽傳君之學者林立其翹翹之楚若陳君宣  
者已擢魁南省登進士上第若君之兄子瑛者亦已發  
解鄉闈皆駸駸嚮用其他含章席珍者猶不乏焉則所  
以繼君之志行君之學以發揚聲光於不朽者蓋有在  
矣又何必深悲也哉瑛與宣以君之事狀示余屬序輓  
詩也爲書此以歸之

送廣東僉憲張君序

福清張君伯祿以大理左寺正被旨擢廣東按察僉事

碧川文選

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將行僚友圖所以贈者迺推寺副王文耀要余之言且  
曰伯祿閩之世家也其先祖有諱應東者在勝國時嘗  
爲省元官至運使其曾叔祖諱必泰在國初登進士第  
官止推官伯祿旣以進士授評事遷寺副寺正以至今  
職其從弟烜亦已第進士觀政司徒蓋其家學世科有  
所自矣伯祿又以清介之操仁恕之心曰將審刑讞獄  
不奪於威富以輕重其手必得其平而後已焉以是見  
知當道薦聞於上而有是超擢也所爲一言以贈之余  
雅交伯祿而文耀又吾鄉友不能辭昔人有言廷尉天

下之平也今之大理節廷尉之職所以平天下之刑者也伯祿之爲大理不以威富爲重輕而必得其平是能舉其職者惟廣東在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民之不得其所懷不平之憤於閩閩之下者豈小哉民有不平而能鳴之於邑者鮮矣邑不能平而能鳴之於郡者又鮮矣郡不能平而能鳴之於監司者又千百中之一二也幸而平之則已不幸又不平焉則民有銜冤而籲天耳豈能越萬里之遠以求廷尉之平哉然則爲監司於此者不可不加之意也伯祿旣能舉大理之職以平天下之

碧川文選

卷一

十四明樓書

約以刊本

刑其不能舉僉憲之職以平一道之刑乎輶車所至必無冤民矣雖然爲監司者必待民自鳴其不平然後平之以無冤則所及不有限乎必也明其政刑布其威德使奸宄戢而善良安嶺海之民舉無不平於下以自鳴於上者斯可矣是亦古人使民無訟刑期無刑之意也伯祿其必有取於斯

送信陽知州江君序

秋官主事馮君大京信陽人也聞來謁余言曰吾州有賢守江君公輔者世家撫之金谿以進士高第出知州

事其涖職也勤其處事也慎其持己也廉其施政也平其守法也棘棘不阿而去民之害興民之利雖百廢具舉而下不知勞其治行若此辛丑春上計京師課第爲河南諸州最其還任也吾黨之士欲贈之以文敢以爲請余於大京爲同年友公輔又吾從子茂元主事同年也義不可辭余聞信陽在春秋時爲邑子貢嘗爲之宰孔子嘗贈之言矣其言有曰勤之慎之又曰治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又曰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數言者誠萬世居官者之律令也今

公甄所爲之州卽子貢所宰之邑其於孔子之言蓋已聞而知之推而行之矣不然何其勤慎廉平奉法利民治行之卓卓若此乎固無待余言之贈也雖然孔子之告子貢旣云爾矣又必繼之曰廉平之守不可改也至於子路問政旣告以先之勞之及請益則亦曰無倦焉蓋勤於始者或怠於終守於前者或變於後此人之恆情也二子聖門高第猶勤聖言之諄復然則公輔於此其可不加之意乎以公輔之治行而益之無倦不改其素守則治課益彰而璽書之褒嘉班爵之超陟豈能舍

之而他適哉

碧川文選

卷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碧川文選卷一



碧川文選卷二

明鄞楊守陟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嵇仲選

送按察副使張君之任序

成化壬寅秋七月監察御史張君廷芳被旨超擢浙江按察副使將行其僚友屬余言贈之今制官以察爲名者內則監察御史外則按察司官是也按察之長曰使佐曰副使皆天子所使以爲耳目以觀察一方者於事無所不當察察官吏之賢否而舉錯之察軍民之利病

碧川文選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興革之察士風民俗之美惡而勸艾之察訟之曲直獄之輕重而出生殺之其任重而要豈他職比哉非明且剛莫能勝之不明則視聽眩惑名實混淆其於賢否於利病於美惡於曲直輕重皆察之弗詳矣明而不剛則或奪於勢利或搖於毀譽其所舉錯所興革所勸艾所出入生殺皆斷之弗果矣惟明以察之剛以斷之則見賢必舉見不肖必去見利必興見害必除曲者入之直者出之輕者生之重者殺之憲紀畢張風聲四馳姦宄戢而百姓寧風俗淳而刑罰清使朝廷無外顧之

憂斯無負乎耳目之任而克稱乎按察之職也世之苦  
此者蓋鮮余於君有望焉君儀觀甚偉志氣不羣學植  
而文茂以春秋魁鄉薦第進士出宰百里入官六察南  
巡江淮之郡北按齊魯之邦轡軒所至電耀而霆擊人  
固謂其有明敏果斷之才矣今以內臺超遷外臺皆以  
察爲官事體無大相遠君必能稱其職如余前之所云  
者乎且今兩浙之閒數年之內東潦則西旱此乾則彼  
溢饑饉荐臻災疫閒作民救死扶傷不暇而封狐貍鼠  
饕餮之徒又更相漁食之其何以堪是尤有望於憲職  
之剛明者振其風烈使貪暴屏息而疲氓吐氣肅然以  
清帖然以寧其可也此又今日之先務君尙念之

送南京稽勳主事杜君序

好逸惡勞人之情也仕者居閒散之地則逸處要劇之  
任則勞宜乎樂閒散苦要劇也然投閒置散或悒悒不  
歡據要理劇則沾沾自喜何哉勢利移其情也不移於  
勢利而樂就閒散者其賢矣乎然亦有未至也古之君  
子雖處優游閒暇之時不忘憂勤惕厲之志凡所以經  
綸天下奠安生民者皆究諸思惟規畫措置素定於胸

中未嘗以閒散自逸故一旦當大任居要地幾務沓來  
從容裁決沛然行其所無事雖處要劇而不見其勞焉  
古人之所以大過於人者如此吾友杜君思齊以充實  
之學宏遠之材與余同舉于鄉同登進士余既官詞林  
而思齊以憂去今服闋赴銓被命爲南京稽勳主事夫  
稽勳天官之屬本爲要任而在南京曹事甚簡則亦閒  
散也思齊恬於勢利者其必樂處之矣然思齊豈局於  
此者哉任大責重將必有日余恐其居閒自逸而忘遠  
大之圖也因其鄉之縉紳屬余贈言故以古之君子之  
道告之余之所以贈思齊者至矣然余亦居閒散者并  
以自厲云

吳越兩山亭圖序

紹興之蕭山舊有吳越兩山亭在北幹山上元邑令呂  
本中作之以爲覽勝之所也今秋官員外郎邑人徐公  
溥圖之以寓思親之意而屬余序之在昔吳越二國分  
據而浙江介于中自江以西爲吳今杭嚴諸郡是也自  
江以東爲越今紹寧諸郡是也吳越之山東西相望夾  
江對峙千態萬狀爭雄競秀不可殫述而北幹在江東

羣峯間尤爲聳拔亭臨絕頂左右顧盼而兩山皆在目  
中此亭之所以名也是亭所據山川之勝前有國子助  
教員廷臣杭郡教授徐大章記之已悉後學未易措手  
若夫公溥思親之意今吾同寅劉景元發揮之諸縉紳  
詠歌之亦不待余之贅獨念余自總角時卽從先學士  
宦遊至於應舉入官三十年閒雖屢經其地而未嘗一  
至于亭恆以爲慊今公溥方謁告歸省且有終養之志  
余他日亦將陳乞展墓南還當過公溥以拜其老親退  
與公溥提壺躡屐捫蘿一登遐觀縱覽劇飲大噉於是  
爲公溥賦之尙未晚也姑書此以俟

送趙廷猗知兗郡序

秋官員外郎趙君廷猗被命超擢出守兗郡其僚友若  
郎中劉君廷珍者請余言贈之廷猗余舊友也固宜贈  
之言況重有請乎兗爲山東大郡統四州二十三縣屬  
吏數百居民以千萬計地廣物眾或以爲難治廷猗以  
名進士授主事遷副郎廉公勤恪當道賢之舉爲按察  
僉事者再未克成迺今擢守大郡猶未盡其用也其必

優爲之矣然余之望於廷猗又有所謂難者非以其地  
大物眾催科聽訟之爲難也充在春秋時爲魯地魯乃  
周公所封之國孔子所產之邦山川如故廟貌猶存臨  
其地而治其民者容可以易爲之乎昔周公始封太公  
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伯禽受封之魯三年  
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周公父  
子之所以治魯者蓋如此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  
死之節長幼異食疆弱異任路不拾遺而器不彫僞中  
都卽今之汶上也子賤治單父爲政清淨彈琴不下堂  
而民不忍欺單父卽今之單縣也子游爲武城宰以禮  
樂爲教邑人有絃歌之聲武城又今費縣之北境非東  
昌之武城也孔門師弟子之所以治魯邑者又如此孔  
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雖毀譽亦不得  
容於其間況是郡之民固嘗親被聖賢之治化者今口  
口俗移又惡得苟焉以治之乎故臨聖賢之舊邦必  
法聖賢之治化而後可此余之所謂難焉者然世之守  
宰多以法律爲治民不被教化之澤久矣饑渴易爲飲  
食其在茲乎而一變至道又魯之所易也豈果難哉抑

聞充郡新瘵民未蘇息洽之當有漸焉一之歲拯而振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教化行而風俗醇今之充其如古之魯乎廷猗懋哉無廷吾言

成齋詩後序

翰林侍講李君世賢手一卷示余曰家君封編修公以成名齋薦紳先生爲之詩文夥矣子盍一言以識之余曰敬諾退而操觚思公之所以名齋者未釋然也因念往歲世賢嘗迎養公于京邸余獲拜之惜未嘗質以名齋之義然見公言不妄語事不妄爲慥慥乎篤實君子

碧川文選

卷二

六十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也以今度之則公之所謂成者其本諸誠乎天下之事未有不可成者願爲之誠與不誠耳作室者築址必實甃石必固構木必堅以朴然後室成而不隳若徒崇以糞壤支以朽木楊其中而黜聖其外不日隳矣何成之有世之人悅紛華喜夸詐終身役役而白首無成者皆是也公其異於是哉蓋公之爲篤實君子余旣見而知之計公平生所爲必誠必信無不實者果何事之不可成乎諸縉紳之作語公之所成者旣不一而足余則本公之所以成者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昔孔子嘗曰信

以成之子思以信爲誠而推言之曰誠者自成也又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公嘗從事於斯者與雖然余之言警說也諸縉紳之言亦或出於臆說未知孰爲得公之旨世賢其以諸說歸諸公而質之惟公以爲可者斯於名齋之義其有合乎

送朱宗原赴惠州河泊序

宗原鄞故家子也世居罌脰湖之藕纜橋其先伯祖用韶翁與其祖用圭翁友愛克篤以高貲聞第宅甚口有堂曰務本余先大父栖芸先生爲之記有軒曰花香竹

碧川文選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影吾兄維新學士記之余自幼至長屢過其第尙及識用韶翁而翁之子姪皆得相接迨其諸孫又多有從余游者宗原其一也蓋余大父娶於朱而兩翁於余爲祖舅宗原則余表弟婚姻之故斯文之好有自來矣今吾大父已在九原不可作用韶翁與其子姪亦多下世至於務本之堂花香竹影之軒又悉遭鬱攸化爲煨燼獨吾祖與吾兄之文載諸簡冊者不隨軒堂而泯耳感今念昔可勝慨耶況余兄弟官于京師而朱之戚屬安于田里南北相望日益疏闊惟宗原往來仕途時過京邸

相與道舊故敘情話觴酒而飲之慰悅無已今乃授職  
水衡之屬之任嶺海之閒又相與爲八千里之別余不  
能不愴然于懷也臨別贈言自有不可已者君家紫陽  
夫子有言守官惟是律己公廉執事勤恪自無他患又  
曰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  
書期會之閒亦無不用其敬焉則少過矣斯言也宗原  
請書諸紳若夫公暇之日登白鶴峯陟東坡亭而探墨  
池朱沼焉覽物懷賢之餘尙能憑海上之青鳥傳雲中  
之素書以慰吾遐思否耶

碧川文選

卷二

入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王民望赴成都太守序

爲治亦多術矣尙簡易者則誦周公之言曰不簡不易  
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尙威嚴者則誦子產之  
言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  
則多死焉斯二者各持一論而皆適於治然爲之或過  
則簡者縱弛繩墨惠愛而威不立嚴者專屬法禁民惟  
覲刑而不覲德皆失其所以爲治是豈周公子產之意  
哉孔子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又曰寬以濟猛猛以  
濟寬政是以和然則周公之簡敬而簡者子產之嚴亦



以濟其寬耳豈一於簡而專於嚴者哉成都蜀之大郡也自漢以來治郡而有聲者先後相望至於聲績偉然傳播於人迄今不衰者有二人焉清獻趙公抃忠定張公詠是也論者皆謂清獻治之以簡易忠定治之以嚴明所爲不同而同歸于治人無異辭獨蘇子瞻之論出於眾人之表於趙公則曰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論張公則曰以寬得愛愛止一時嚴而見愛所及者遠以是觀之則二公之治亦非一於簡而專於嚴者其有得於聖賢敬簡寬猛之意歟宜其聲績

碧川文選

卷二

九

四  
湖叢書  
新刊本

久而益章也今年夏成都缺郡守廷議謂其郡去京師萬里外所統五州二十七縣民俗柔弱勇悍不可以一律齊而諸王之府三司之署又參錯其閒必得才器老成剛柔兼濟者斯可爲之乃惟曰王君民望其人遂自刑部郎中擢以爲守今將之任其僚友屬余贈之言余雅交民望不得辭也故爲歷舉聖賢之言治道與前哲之治是郡者告之民望必有取焉罔俾趙張二公專美於成都也然二公皆起自郡守以至大用吾知民望今日之舉亦他日大用之階乎

送通判武君之任台郡序

台與吾郡鄰所統各五邑壤地相出入戶口土田不相上下民賦兵餉無大相遠而其利弊亦近似焉二郡之境內包山陵外際江海旱易乾水易溢地多瘠而少腴歲多歉而少穰穰歲民賦易供征斂失時民亦病矣歲歉法宜蠲稅或怠於履畝而緩於申災則當道者以歲計已定而不爲蠲民幸不爲孳者又困於此後再值歉則以前爲戒雖已上災而猶征之以待報比及蠲之則小民已征而不復給適足以肥里魁區長耳歲之登不

碧川文選 卷二

十四明藏書

海國刊本

登賦之免不免其皆有弊乎而海運之弊抑又甚焉海運者國初以二郡瀕海夷寇出沒多設衛所於水道之衝以控禦之在吾郡者十餘在台境者八九而各有倉儲民賦航海輸之以爲兵餉或逆風濤或遇崖石則人粟皆飽魚腹旋復征補民之重困甚矣而諸倉各在險遠之地監司罕至守尉莫臨饕餮之徒以賄求給役其閒與官吏締構爲奸剝民脂膏不厭又有所謂攬戶者重取之民輕資以往黍絜不輸而直貨取硃鈔動計數十百斛其官吏交代之際則又竄易文移追改歲月指

前射後至於不可究詰而盜糧以數百千計者有之已  
嘗發覺逮繫窮竟矣會有將命行寬恤使者至輒輕縱  
之其何以艾後民之困於賦役若彼而乃爲此曹利其  
弊可勝言哉聞有建白于上者請於二郡各增置通判  
以專理之然後宿弊稍去而未盡革且專理者亦未盡  
得其人或貪黷以漁下或苛刻以厲民胥失之矣今年  
春郡國上計判吾郡者以貪去判台者以刻去乃擇賢  
而補之於是通州武君廷用以鄉進士釋褐通判台郡  
台之大夫士要余言以贈之夫能察乎前事之弊而更  
之則利乎民矣能監乎前人之失而反之則得其職矣  
利弊得失亦在乎轉移之間耳余雅交乎君知其懷通  
敏之才明當世之務者其於余之所言必有以處之台  
郡之民庶其有瘳乎

晚香詩卷序

菊之見稱於世久矣楚三閭大夫被讒放逐動以芳香  
自潔於是淪落英之句見於離騷晉彭澤令棄官閒居  
玩物適情於是三徑猶存之句見於歸去來辭至宋丞  
相韓魏公常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秋容淡晚節香

之句又見於重陽之詩菊之時義遠矣哉吾友兵科都  
給事中章君元益既解官家居藝菊于圃作亭其閒秋  
日淒淒百卉俱腓而寒英佳色芬芳於風鑿霜虐之時  
元益愛賞不已乃命善繪者圖之求善鳴者詠之葦而  
成卷閒者避難于行輒以自隨時一展玩以紓故園之  
思余過而見之爲名其卷曰晚香且俾他日歸以名其  
亭客或難余曰韓魏公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  
晚香之詩蓋其所自況者今元益擢纔給事黃門而輒  
閒居如淵明且放逐如靈均和歸來之詞續離騷之經  
此其時也乃以韓公之自況者況之名果稱情否耶余  
應之曰吾第以菊名之耳奚以況諸韓公爲且人亦未  
可以成敗論也子謂韓公將相富貴皆然矣殊不知公  
爲諫官以論執政不報而乞去爲樞副以羣小不便毀  
言日聞而輒去爲宰相以人病其專至劾其跋扈而又決  
去況於定策危疑之際自處以死且族者屢矣使當時  
一有蹉跌則今視晚香之詩亦必有訾焉者惟公險夷  
一節又幸明主保全故得以功名終耳始元益之爲諫  
官也言論侃侃亦常以古人之名節自厲善善惡惡果

於自信惟善是舉雖廢置者不以爲嫌惟惡是攻雖權  
貴者不以爲忌用是卒爲媚嫉者所中蹉跌至此雖在  
顛沛閒而貌益豐量益洪才氣益充而詩文益工殆非  
久困而終窮者仰惟聖明在上將必有賜環之召桑榆  
之收其以功名自白於世尙未艾也何遽不若古人哉  
雖然所謂晚香者豈謂保其將相富貴耶謂能保其大  
節也大節一喪雖將相富貴亦遺臭耳大節無愧雖閒  
居放逐亦流芳也況不終窮而有後功乎屈之騷陶之  
詞與韓之詩具在誦之者齒頰皆生香焉豈非以其出

碧川文選

卷二

十三

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處雖殊而能各行其志不失大節也歟然則元益進耶  
止耶以功名見世耶以文章傳後耶皆未易窺測要須  
久而後定耳烏可以一時成敗論之遽謂吾名之不稱  
情耶既已言於客遂序其事于首簡幸元益去險卽夷  
功成名遂而還余亦歸老過焉相與坐晚香亭酌黃花  
酒以質今日之言爲何如

先生完節于闕瑾擯權之  
日此文固其左券原評

### 內鄉縣志序

吾郡沃君文淵自監察御史出知內鄉縣事六事克舉  
百廢具興顧惟邑志未修大懼前之典故日就湮沒今

之事蹟後莫章聞乃令邑博諸生檢葺舊編益以近事  
草創粗具屬其邑人戶部員外郎王公甫持以示余俾  
加刪定余受而閱之見其綱領條目殊無倫次輒不自  
揆爲之更定綱目分爲十有二畧先後之倫各有意義  
蓋以因邑作志凡百皆統于邑創置始末開卷欲聞故  
首之以建置畧方地爲輿邑環百里四境所有皆所當  
知故次之以輿地畧有地必有官司以治之故次之以  
公署畧蒞官行政必先養民故次之以食貨畧衣食足  
而後施教化教化行而後知禮義故學制畧禮儀畧次

之禮莫重於祭崇正祀必黜淫祠故祀典畧雜祀畧次  
之宦于斯生于斯而有德有功有學有政有一善之可  
稱者皆後人所當效法惟異端之法宜在斥外故名宦  
畧人物略異端畧又次之若夫總一邑之文獻垂百代  
之聲光則又莫重於詩文故以文苑畧終焉此一書之  
大畧也至於條目之分屬亦頗有一髮之見各疏其所  
以于諸畧之下庶乎綱舉目張井然不紊矣其閒紀載  
事文莫能悉正姑損益其太甚者以歸之文淵又俾教  
諭胡君匡進士胡君瑞增修而參校之遂錄諸木復屬

余爲序余惟古之著書者必出於一人之手而自成一  
家之言乃爲精善否則未有無可議者宋子京歐陽永  
叔皆良史之才也而同修唐史則一書之中或相舛逆  
至永叔自爲五代史則義例精密軼遷史而追麟經不  
惟是耳夏之禹貢周之職方皆聖人之作後世山經地  
志所取法者然或謂禹貢簡而盡職方冗而疏是曷故  
哉余以爲禹貢有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之語蓋出於禹  
之所自作者周禮亦非周公不能作然謂盡出其手則  
不可豈周公創其大綱而一時之史官成之公未及刪

碧川文選

卷二

十五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定與此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非特職方一篇可議而  
已以是觀之書出於眾手而成者雖聖經良史不能無  
閒然況其他乎又況於是志乎是志固非出於一手者  
余又非良史之才也亦何能爲乎雖然讀禹貢職方者  
無論其繁簡之文惟各取其裒貶大義然則覽是志  
者無論其異同之迹惟各取其裒貶大義然則覽是志  
者亦豈無所取哉文淵名類以進士爲御史嘗按節江  
西甚有聲以擊強反噬補外其作縣事功志不絕書亦  
可見其治才也今超擢荊州太守云

上下千古文如日  
月之麗天原評

送按察僉事林君序

三山林君廷珍以南京刑部員外郎擢浙江按察僉事時浙之憲臣董學政理刑獄督坑冶者皆缺吾黨之士聞廷珍之擢輒相與議擬之曰此其董學政者歟余曰何以知之應者曰廷珍初以易學魁禮闈登進士上第謁告家居越十數載學植益茂文行益醇諸弟門人傳其業者亦多取高第爲顯官而廷珍名聲益著朝廷起而用之自主事遷副郎涖職數年刑政清簡而植學授徒如故常庶乎仕優則學誨人不倦者其於董學政也

碧川文選

卷二

上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宜故以是擬之余曰固也未敢必也已而得報廷珍當理刑獄而督坑冶出於諸君意逆之外殊舛望焉余解之曰宇宙閒事皆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閒事先儒有是言已古之聖賢窮理盡性而盡人物之性視天下之事禮樂刑政錢穀甲兵之屬無一而非吾職之所當爲故講之有素處之有術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耳若夫高談性命而闊畧於世故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聖賢之學殆不若是廷珍之學於已教於人者蓋必以聖賢爲準則則凡天下之事必皆視爲已



分之當然而爲之於學政刑獄坑冶何擇焉而以為宜  
不宜其亦淺乎知廷珍者哉昔濂溪周子提刑於廣南  
不憚出入之勞雖荒崖絕島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  
澤物爲己任紫陽朱子嘗言提刑本仁民之職以經總  
制錢反成不仁之具故初除江西提刑卽奏請討論州  
縣經總制錢較其利病而罷行之二子之學聖賢之學  
也其於世故究心如此今兩浙之閒窮閭之下豈無屈  
抑不伸顛連無告者乎坑冶之弊賦有常而產無恆財  
已竭而斂不休民之病之有甚於經總制錢也廷珍能

碧川文選

卷二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二子之心爲心則吾浙之民將蒙其利澤奚必董學  
政之爲宜耶眾皆曰然蓋書是言以贈之廷珍余兄維  
新之門生而余之執友也固宜贈之言不敢辭

是真學  
術原許

贈江西參議朱君序

南京戶部郎中朱君文佩自進士歷官二十餘年老成  
謹厚嘗署部事庶寮服之今以薦擢參議江西省事既  
之任矣考功郎中管升衢偕江西士夫要余文追而贈  
之蓋人固有耳提面命誨之諄諄聽之藐藐者亦有得  
一言於千里之外篤信而力行之者言其可已乎昔郢

人有遺燕相書者夜命史爲書而僕執燭燭不明謂其僕曰舉燭史過聽而誤書舉燭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也者舉賢而任之也行之而燕國以治夫受言而能行之雖郢書燕說亦可也不然雖耳提面命何益之有且燕相之所以致治者惟以舉燭一言耳今余欲資文佩之治得二言焉曰明燭曰執符而已斯二者非余之言也吾家子雲之言也其言曰智燭也信符也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余聞世之談者率謂江西俗多健訟鄉多豪右吏其土者多眩於是非

撓於勢力每以爲難治余以爲非難治也不知明燭執符耳明智如燭則吏之臧否民之情僞訟之曲直政事之得失不難辨也執信如符則令必行禁必止剛不吐柔不茹威富不訖孰敢有梗吾治者如是則於治也何有夫郢人之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行之尙足以致治今余所云明燭執符固先哲之法言而今日贈言之意也文佩果受而行之其必以江西爲易治乎

言言藥石原許

送南京戶部尙書潘公致仕詩序

成化二十三年秋九月皇上初登寶位萬幾獨斷百度

惟新南京戶部尙書潘公以年滿七十據禮陳情懇乞致仕優詔許之特給公驛以還有司月繼廩粟歲供徒役有常數恩至渥也公何以得是於上哉公起家進士爲給事中爲太常少卿爲戶部侍郎爲都御史復爲侍郎以至今職出入兩京歷事四朝嘉猷上陳惠澤下敷而又銜命遠使譽望重於中朝名聲聞于外國亦已久矣今其辭位而特蒙恩禮之優渥者其有所自哉或者以爲訪落之初圖任老成若公者謂宜召至左右柰何聽其去是蓋知其一不知其二者昔唐李靖爲尙書右

碧川文選

卷二

十九四明叢書

欽定四庫全書

僕射奉使巡察畿內會足疾懇乞骸骨太宗遣人諭旨云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今公引大體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令就第而厚賜之然則上之聽公之去而厚公之賜者其意亦若是與嗟乎七十致仕懸車休息人臣之常禮也然有日暮塗遠而倒行逆施鐘鳴漏盡而夜行不息者故薛萃年至請告時甚高之郊純以老乞身世高其節今公之去而地官之屬作爲歌詩以贈公者題其集曰懸車高節良有以也然非上之恩無以遂公之高非公之高無以

蒙上之恩上下相成其美以爲世法唐之君臣不得專美於前矣茲集也豈惟以贈公其亦以厲世余故樂爲之序

### 姜氏族譜序

姜姓出炎帝而太公封於齊本支百世蔓延於天下廣德姜氏豈非其苗裔耶姜之彥有爲監察御史者曰洪字希範嘗爲余言洪之先世有諱均佐者初居餘姚後遷于鄞之金塾均佐之孫諱茂阡又遷于西鄉之眺頭江鄉謂之眺頭姜氏歷三世至吾曾大父號符節翁洪

碧川文選

卷二

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武開始來廣德以通春秋用薦者爲其州學訓導因家于州之天平鄉故今爲廣德人翁之子曰清白處士亦以經學教授鄉里有子六人諸孫十有五人洪其介孫也忝第進士以至今職弟溥今亦幸成進士羣從子姪游校庠志科第者尙有之是皆先世積德所致也惟是譜牒弗修大懼無以昭前而啓後閒因公暇纂葺成編惟先生有同年同鄉之好敢以序請予家鄞之西鄉未嘗一至眺頭亦未聞姜氏今有顯者蓋昔有聞人於今爲庶然廣德一支傳纒數世而一門榮盛駸駸未艾若

是是曷故耶余嘗觀夫山木焉凡其枝葉之暢茂者必其本根之深固也然有老榦離披僅存條葉而旁枝秀發英華燁敷者蓋其本根雖同而枝分榦別一或有所摧抑則其膏液之流注生意之滋息不能不塞於彼而通於此此盛則彼替自然之理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本同而末異者多矣姜氏之盛於廣德而替於鄆者其以是夫嗟乎天下著姓孰非古帝王之胄公侯之裔耶乃今盛衰榮悴之相禪萬有不齊其有以也寧獨姜氏哉希範既爲此譜以聯其族屬其尙以禮義忠孝之道躬行而倡率之俾在廣德者有所視效愈久而愈昌其在鄆者亦必有所興起將不與之駢榮而競茂乎余因序其譜而併勸之

送應天府尹于公致仕序

古之君子處紛華聲勢之塗而不溺遭變故顛沛之境而不仆居優游閒散之地而不惰當叢脞要劇之任而不亂故履險若夷劇煩若簡而出處進退之間綽綽然有餘裕求之於今未見其人若京兆尹于公者其殆幾乎此哉公之尊父在景泰初有安社稷之大勳以少保

行大司馬事任大責重聲望奕然公於其時亦以武功爲千夫長未嘗怙勢凌人顧好文學攻詞翰以與寒賤士角非溺於紈綺之習者比天順改元少保公爲權奸所陷公亦謫戍代北禍變之烈莫此爲甚公晦處俛命不至隕穫可謂難已權奸旣敗少保公之忠勳以白成化間始復公舊職荐更文階以至南京太僕少卿職務甚簡而公執事有恪不以閒散而惰慢及遷京兆政事甚繁而公總綱提要分任僚佐以責其成不以繁劇而紛亂公之治行大率類此當道知之每薦爲六卿之貳

弗克成公自知止足方上章請老適優詔特賜致仕公超然東歸迹未離乎南都城郭之中而趣已在於西湖山水之間矣嗟乎若公者豈非所謂履險若夷剗繁若簡而出處進退綽有餘裕者哉余嘗病世之士得勢則沾沾自喜失勢則奄奄喪氣居閒則縱弛不檢處劇則周章失措汲汲於進而戚戚於退者皆是也公豈特加於人一等哉余兄維新嘗與少保公交而惟貞嘗與公爲僚迨余南遷又辱公厚通家之契其來已久祖饒之文所不敢辭第余亦被嚴召迫冗操觚不能發明公

之盛美爲愧云

碧川文選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碧川文選卷一

碧川文選卷三

明鄭楊守陟惟立撰

明鄭李康先嵇仲選

送楊質夫山西僉憲序

弘治元年秋刑部主事楊君質夫擢山西按察僉事被  
敕董學政將行告別於余余念與君生同歲居同鄉業  
同學同試鄉闈先後發解俱第一同魁禮闈君第二而  
余第四同登進士第余一甲而君二甲既爲同年遂同  
朝而仕余忝史職而君爲法曹雖若不同然君嘗典會

碧川文選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試文衡今董大藩學政亦每以文字爲職業又與余同  
也余自揆膚末不足以望君下風然出處大畧頡頏下  
上無不同者豈惟其外之同若儒行所云合志同方營  
道同術者亦有之矣昔司馬君實嘗謂人曰吾與范景  
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余與君則姓又同焉李摯之與  
李敏同姓同歲同門而同年及第謂之四同然亦未若  
吾二人者事事皆同也今君且將爲千里之別余安得  
無一言之贈乎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公卿大  
夫無不志於道德者達則兼善窮則獨善無外慕焉世



變風移士無定志交鶩於利進而爲公卿大夫亦若人耳其何補於天下之治雖或能隨世以就功名其視淳古之風亦邈矣山西古帝王之都而平陽堯之所治也昔人謂其俗儉而用禮晏深思遠善讓而安恬以愉有堯之遺風蓋道德之餘澤也然未知今之平陽亦若昔時之風乎而其他郡亦若平陽之風乎君其往觀之欲舉堯之遺風以一山西之俗其必自學校之教始欲學校之教興於道德而厚於風俗其必自士有定志始欲士有定志而不鶩於利其必自君之激勸始君其念哉他日山西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爲公卿大夫以資世治延及齊民亦皆有所視效興於禮讓以美其俗斯其效也若夫舉堯之遺風以一諸天下者君其貢於上而普施之以大同海內之俗乎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余之言君其以爲何如

植柘翁孝行集後序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相習至今翁其一也翁姓陳氏諱季倫濫之平陽人嘗以父疾危殆藥之弗效至刲股

以療之翁之子宣第進士爲冬官郎於是翁之事遂聞諸士大夫閒多爲詩文以張之宣以其集示余余覽之大率舉韓文鄆人之對而論辨之亦幾若聚訟矣然鄆人對以別股者爲非孝宋子京嘗以其論爲善黃東發則以其論爲忍且薄不類昌黎之文所見亦已不同然子京雖善其論又謂委巷之人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東發謂刲股以療親疾雖非聖賢之中道實孝子一念之誠切也則其爲說亦歸於同以是觀之則刲股之事謂之非孝可乎然在唐時或給之帛或旌其門或免其賦人或希謁而矯爲之者謂之非孝猶可今之刲股者不旌門不免賦不給帛蓋無所希謁而出於誠切謂之非孝不可也故余嘉翁之行爲識一言於末簡奚暇責備以聖賢之中道哉翁之號爲植柘蓋又示敦本業種德善之意也今以宣貴贈工部主事云

故兵部尙書王公輓詩序

予在史館拜觀英宗皇帝實錄至於己巳之變未嘗不  
太息流涕也當是時權奸誤國裔夷猾夏事勢甚岌岌

人無固志幸而一二偉人出於其閒奮不顧身以倡大義定大計故能易危爲安天下遂以無事蓋倡大義以清君側一日尸三豎于朝者公也定大計以折南遷之謀一麾而百萬之虜宵遁於徼外者子公也非公無以作忠憤之氣非子公無以致敵愾之功忠憤之氣不振則敵愾之功不成微二公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是豈特二公之力哉天相國家也子朱子有言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天必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使爲之君者有所恃賴以保其國若二公者豈非

所謂其人乎公自戶科給事中歷陞僉都副都御史督漕於外于公自兵部侍郎陞尙書加少保本兵於內一時聲望震天下雖鄙夫賤卒婦人孺子皆知二公之爲烈也然以是見重於世亦以是見忌於人故于公卒陷於非辜而公亦削籍矣後公復起爲都御史又進爲兵部尙書雖多所建明已不得盡行其志乃移疾力引去家居二十餘年言者屢欲起公而輒報罷蓋重公者不勝乎忌公者也嗚呼天之生偉人也不數豈惟以弭一時之亂哉人固望其興一世之治也二公之究竟如此

豈不重可慨耶然公名成身退壽考令終視于公所得  
多矣在公固已無憾天下之人則以公不得盡用以大  
庇斯民爲恨善鳴者又作爲哀辭輓歌以泄其情公之  
子僉憲君萃以成集俾予爲之序噫予何人斯而敢爲  
公序斯集哉惟以公之事載在史官與得於見聞者論  
次之因併及于公之事亦以志予之感耳然予公之沒  
予嘗欲爲秦風哀哀之作未能也今於公之喪乃得序  
其輓歌以自附于田橫門人之後固所願也雖犯不韙  
不敢辭

碧川文選 卷三

五十四明鼓書  
初圖本

蒙庵詩序

予同年友陳君文用爲南京監察御史嘗以蒙庵自號  
爲之詩者甚富乃屬予爲之序予謂文用以明敏之才  
當朝廷耳目之任宜乎遠視廣聽糾察美惡建白是非  
得失以裨聖天子明目達聰之治斯其職也顧以蒙昧  
自號雖曰謙謙之辭豈其所哉若以爲皓皓者易汙曉  
曉者難全欲自晦其明姑爲是退託耶若是則非所以  
爲文用也夫耳欲其聰聰而至於聽鬪蟻則爲病目欲  
其明明而至於察淵魚則不神故聰察之過而昭昭然

自爲之的使人欲援弓以射之固不可也若以聽鬪蟻爲病遂欲蔽其聰以察淵魚爲不祥遂欲晦其明尤不可也古之君子非不用其聰明也不盡用也明於大而不察察於其細明於遠而不屑屑於其邇晦於外而明於內晦於初而明於終晦於暫而明於久其晦也乃所以爲明在大易則爲蒙亨之道蒙卽晦也亨則明而通矣然則文用之蒙非晦其明也乃所以爲明而致亨通者歟故文用之爲御史見義必爲而不露才揚己非不糾察也非不建白也不待厲聲色觸忌諱而志無不遂

行無不達非有得於蒙亨之道耶若夫事關安危治亂之計者吾知文用必不以利害避就其肯以蒙自諉而求全哉雖然易卦之蒙治已治人之道無所不備非特效一官者以之果行育德君子之事也時中養正作聖之功也發蒙刑人弼敎明刑之職也包蒙克家大臣宰相之任也文用其進於是焉有非子之所能窺測者予特以其今日之爲御史者爲之說耳文用世家子聞以進士爲御史按察官者先後相望皆炳炳琅琅有聞于世文用又將進而上之以益宏其聲烈雖欲自處於蒙

得乎若予之寡昧則眞蒙者今又以矇瞽之說序蒙庵之詩不自知其不可也文用以爲何如尙有以發吾之覆哉

送安慶太守張侯序

天下不患無才能而患無氣節有氣節而濟以才能則足以成光明俊偉之業有才能而乏氣節則適足爲狐媚鬼蜮之資故君子惟氣節之爲尙而才能次之雖有託孤寄命之才至於臨大節可得而奪亦不得爲君子觀人者雖其才業未甚著而其氣節有足取焉亦可以

藩川文選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占知其將來矣此予之所以有取於張服周也服周早負才氣侃侃不屈於人以詩舉于京闈登進士甲科初出宰河南之商水已能卓然自立施政舉事不肯隨人上下以是政績章聞召拜四川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見者斂容聽斷刑獄不奪威富每引儕輩論列天下事明得失別邪正雖批逆鱗觸反噬不憚也初巡山西發奸擿伏風裁凜然繼按山東憲紀益振激揚汙清雖有勢力者莫能撓之其與突梯脂韋縮朒口詬者大有逕庭殆可謂之有氣節者況其才足以濟之將來之事業

其可量乎乃今超拜安慶太守蓋未足以盡其用然安慶南畿之大郡也昔人所名大節之堂在焉予嘗讀其記有云後之人升其堂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有不協於其行不完於其民者獨不欲然乎今服周將升其堂而思其人矣然今之安慶非昔時之比也盍亦反而思之曰昔人當危急存亡之秋尙能厲其節行以完其民人今逢雍熙泰和之世有一夫不與被乎上之澤者吾之恥也可不有以益厲其氣節以大庇乎生民耶若然則安慶之民必蒙其休澤而服周之名位勲業猶階而升矣

碧川文選

卷三

八四明統緒

新編刊本

子於服周爲同年義最厚固將贈之言而其僚友周文化輩又屬予言也爲書此以遺之

送太守李君彥明之任泉郡序

古之君子仕也上焉欲正其君下焉欲濟其民非苟利祿而已上能正其君下能濟其民惟若伊尹周公者斯能兼之其他未易能也然濟民非難正君爲難正君者非得卿相之位不可雖得卿相之位非正己物正者亦未能之濟民者雖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民必有所濟其得令一邑者又易能之得守一郡者尤易能也與其得

卿相之位不能正其君孰若得守令之職以濟其民之  
爲愈乎吾鄉李君彥明以進士拜官刑部主事歷陞郎  
中先後十數年矣其才識之通明操行之清謹刑政之  
練達夫人能知之咸期其可以大受也今被命擢爲泉  
郡太守蓋亦重任矣知者猶爲之慊然不足予以爲不  
必然也世之仕者率慕卿相之位而少州縣之職使得  
卿相之位而不能正君亦苟利祿耳今得州縣之職有  
實惠以濟民亦何慊乎彼哉泉郡在八閩之中民淳訟  
簡素號易治其民可以誠感可以惠懷予嘗親歷而知

之蓋景泰初先君贈學士府君薄宦于泉時草竊餘蔓  
未靖先君奉藩府之檄帥永春德化二邑之民兵討賊  
宣布威信悉撫定之不戮一人而四境帖然遂署德化  
縣事招徠流亡撫摩瘡痍民愛戴之眞若赤子之於慈  
父母受代之日邑人攀送涕泣不忍別去先君以一命  
之士值多事之秋其得民尙如此今彥明以二千石之  
尊當宣化承流之任敏此大惠施於一方則闔郡七邑  
之民其愛戴感懷又當何如他日頌聲載道而來將必  
有爲之推轂者矣自古及今起郡守而爲卿相者踵頂



相望彥明蓋有待焉正君之道又當別論也予於彥明  
固舊友而泉郡又舊遊之地故爲是說以贈之且爲泉  
人喜得良太守慶云

送尹慶成赴紹興推官序

成化庚子秋予兄文懿公時爲翰林侍講學士被命論  
秀于京闈得南宮白鉞秉德爲解元其次則平口譚昇  
時晉又次則泰和尹頌慶成皆知名士也文懿奇此三  
人謂必取甲科爲世用非碌碌者比予竊識之越三年  
秉德擢甲辰進士第二人及第卽授翰林編修預史事

碧川文選

卷三

十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時晉慶成皆屢不偶越十年爲弘治庚戌予忝校文禮  
闈見二人聯登甲榜爲之欣然以爲不孤文懿之望也  
□時晉治易屬余所考慶成治書予雖無預然以文懿  
故進見閒皆執門生禮昔人所謂楊氏上下門生者又  
於是見之邇者時晉出宰彰德之安陽予旣贈之以詩  
今慶成又去爲紹興郡推予方欲贈之言而郡人仕于  
京者又屬予言也言其可已乎夫郡推刑官也理刑之  
道嘗聞之文懿矣文懿嘗作尙書私抄謂舜典象以  
與刑至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一節乃帝舜命官之語

非史臣記事之辭當移屬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  
宄以作士之下然後繼之以五刑有服至惟明克允一  
節皆帝舜一時命官之語欽而恤明而允實萬世刑官  
之大訓闕一不可者第古書錯簡以欽恤之語混爲記  
事之辭使當時命官之意有不完備故私抄悉移正之  
其說甚詳也慶成治書而爲文懿門生亦嘗談及此否  
耶夫欽恤明允理刑之道盡於是矣使上古聖君復生  
不過以是訓其臣使文懿九原可作亦必以是爲慶成  
贈予尙何說哉惟慶成其念之則所以副文懿之望者  
刑亦不出此道也慶成懋哉

故刑部尙書諡康僖陸公輓詩序

弘治二年九月己巳致仕刑部尙書陸公卒于家有司  
以聞天子曰嘻此于英祖憲考執法之臣也卹典宜從  
厚其令所司祭葬如儀併議所以表行易名者以昭示  
來世事下禮官禮官不敢擅擬咨於內相內相亦不敢  
自專乃按諡法疏其義與行合者各二字以請宸衷簡

閱親定其諡曰康僖諡法溫良好樂曰康小心畏忌曰  
僖斯美諡也古之人臣有大勳勞於國家者亦必溫厚  
易良而爲人之所可好可樂然後功立而不仆有庇民  
之大德者亦必有事君之小心而常存乎畏忌是以名  
成而不虧臯陶爲士師人不稱其嚴厲而稱其淑問蘇  
公爲司寇人不稱其威猛而稱其式敬至於周公之不  
驕吝畢公之克勤小物仲山甫之柔嘉維則小心翼翼  
皆是道也然則溫良好樂之康小心畏忌之僖古之大  
臣得以功名始終而垂休無窮者率由乎此公起家進  
士歷官刑曹出爲方伯入爲司寇先後四十餘年勤勞  
著於國家德澤及乎生民雖秉法持憲而寬裕有容人  
所悅服可謂溫良好樂者眷注雖隆而益恭謹寅畏動  
無過舉其小心畏忌者耶公蓋得乎古之大臣之道矣  
此公之所以受知于英祖憲考爲大司寇至十有五年  
之久功成身退壽考令終而又被今上之知得以康僖  
爲諡以傳之後世可謂盡美矣吾鄞自國朝來大臣得  
賜諡者纔三人兵部尚書金忠襄公予兄吏部侍郎文  
懿公及公而已雖後來繼今者未艾朝廷迹行表功之

盛典其不輕畀若此公之得此豈易然哉予忝執筆從  
太史後既嘗書公之大節以列于國史今公之從子司  
務君偕公之嗣孫仁會萃縉紳士夫所爲公之輓詩而  
先之以行狀墓銘神道碑總爲一冊屬予爲之序予惟  
公之大節在史官世系行實在碑誌交游哀悼在輓詩  
無容贅也故特舉公之所以被列聖之知生榮死哀而  
得美諡者蓋有所自俾覽者先得之

送羅憲副赴瀘敘兵備序

予嘗讀夏書西戎卽敘之言及漢史五月渡瀘之語未

碧川文選

卷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嘗不歎我朝輿圖之廣而皇化之遠也今之敘州古西  
戎之地州之名敘正取卽敘之義也瀘在今瀘州境內  
南夷之叛蓋嘗沒焉夫以唐虞之治而西戎猶未卽敘  
至大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後就次以漢魏之威而南  
夷猶有不服至武侯之渡瀘七擒孟獲而南方始定然  
則戎夷之難化服也久矣今敘距京師九千餘里而瀘  
則萬里之外聲教所及罔不臣順蓋在唐虞所未卽敘  
在漢魏所不能服者今皆悉入版圖之中而固於德化  
之內何其盛也然聖人作易於旣濟之時有思患預防

之戒而於人物萃聚之際除戎器以戒不虞今敘瀘之地爲控制西南諸夷之要會有州郡以治內有兵衛以防外而又特設按察官以督兵備蓋思患預防以戒不虞之意也夫不恃治化之盛而忘戒備之深聖皇疆理天下之道固如此孔子讀綢繆牖戶之詩而歎之以爲知道亦此意也吾同年友羅君時泰以進士歷官山東按察僉事督理畿內屯田今陞四川按察副使督理瀘敘兵備屯田兵備皆軍國重務也而時泰以按察官督之重任也前任屯田旣優爲之今任兵備必克勝之蓋

兵備非難而足兵食爲難足兵食非難而能惠養兵民爲難誠能惠養兵民使家給人足則倉廩以實武備以修而信孚於眾戎夷小蠢皆怛威慕義而無思不服矣此則久安長治之道也此則帝心之所簡在也此則僚友贈言之意也而亦時泰職分之所當爲也尙念之哉

渭陽餘意詩序

弘治三年秋七月中順大夫同知常州府事吳君廷用恭賀萬壽聖節至京館于中書舍人陳鳳儀邸鳳儀之先夫人中順之女兒也篤舅甥之義焉匝月而則去

鳳儀借鄉友旣餞之於潞河之陰不勝秦風渭陽之思  
復求鄉友及朝士之能詩者以道其情以爲舅氏贈題  
曰渭陽餘意以予同鄉且有連請爲之序予憶成化初  
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嘗爲予言鳳儀之先大夫初授  
欽州知州以還中順以鄉進士家居得報卽命舟挾鳳  
儀往迓之抵慈溪之車廐遇焉時鳳儀方九歲而吳夫  
人已下世欽州顧中順口占一句以屬其子云舅見外  
甥如見姊鳳儀輒對云父憐幼子卽憐娘欽州與中順  
爲之對泣不能已想其父子舅甥一時會晤之間有感  
於死生契闊之際其情可勝道哉俯仰今昔幾三十年  
欽州亦已下世久矣今中順之見甥鳳儀之見舅其感  
於死生契闊之情視昔又何如耶然則潞河之別欲如  
慈溪之會已不可得其於渭陽之詩殆有甚焉夫渭陽  
之詩秦康公爲太子時送其舅晉文公而作康公念母  
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其情哀矣其送之遠則  
至渭陽也其思之長則悠悠我思也其贈之厚則路車  
乘黃瓊瑰玉佩也當是時康公雖不見母其父固無恙  
焉今鳳儀不惟母之不見併其父亦不見矣獨見舅氏

而又別去其情之哀其送之遠而思之長固有甚於康公者雖無路車乘黃之贈而所贈之詩玉佩瓊琚贈亦厚矣且中順爲人有溫良之德其臨民有愷悌之政其於倫理尤篤其於鳳儀雖爲舅甥恩過子弟而鳳儀亦謂舅之恩無日可忘是詩也豈惟道鳳儀之情寔章中順之德也雖然渭陽之詩仲尼錄之子夏序之故能傳之永久予何人也能永是詩之傳哉惟述所聞見序以作之意云

送戴師文參政廣東序

菑川文選

卷三

十六四明叢書

古君子能有爲於世者必有定見又有定力故所爲無不成禹之抑洪水也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也蓋亦有橫潰衝激之虞抵冒搏噬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卒至水土平而百姓寧孔子之用於魯子產之相鄭其始政化未孚人猶毀之然能不爲之沮而政成化行頌聲作焉彼三聖一賢者其所爲者是蓋皆有一定之見而又持之以定力雖有利害毀譽不能潰其成也後世之士未嘗不欲有所爲臨小利害輒爲之前卻一凡人之毀譽亦爲之欣戚往往變易其所

爲蓋中無定見而持守之不力無怪乎事功之不古若也台郡戴君師文英敏夙成弱冠登第歷官職方郎中年僅三紀識見持守儼然老成人焉予於君知其一二以爲有定見定力者也往歲北虜入貢屯萬騎於邊多所要索若有所怵脅生事者大臣以爲憂臺諫多所論列禮闈至舉以爲策問時議洵洵君爲職方適當其事顧獨以爲是不足慮且謂中國不宜爲外夷怵脅所動從容裁處若不屑意者至爲言者所詆君亦不恤然所以制馭防閑之具甚設旣而虜卒無他眾乃帖服近時

中外百司胥吏受代之際必求賂於代己者謂之關錢且視其闕之乾沒以重輕其賂後先相襲若貿易然其弊已甚雖有名卿才大夫慮致怨誹弗能革雖有明法著令視爲泛常莫能禁君獨銳意革之羣咻眾訾訖不能搖卒遞滅而盡革之乃已今職方司吏獨無關錢君之力也君於他事亦多類是則其所爲豈利害毀譽所能搖奪者哉非素有定見而持以定力者未易能也是處天下之事亦何所爲而不成哉今君旣被簡命超擢廣東右參政其與君同鄉舉先後登第以仕于朝者



若干人借要子文贈之子固鄉人亦與君同登第者交  
誼最厚故舉古聖賢之事功告之蓋知君之有定見定  
力可與處天下之事庶幾乎古人之成功也參一藩之  
政其必優爲之矣荀子曰塗之人可爲禹況周公乎孟  
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況子產乎毋迂吾言而加勉哉  
簡命育英唱和詩序

弘治七年春正月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程  
公克勤被命教庶吉士先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講  
學士李公賓之獨任教事至是二公同任焉都察院右  
都御史屠公朝宗程公同年也首唱一詩賀之而兼簡  
李公二公皆次韻答之而又往復十餘首一時名卿才  
大夫士聞而屬和者雲集鱗累數十百篇未已守陞不  
敏獨未能和程公曰此詩倡於朝宗子其鄉同年也詩  
不和則已盍爲之序乎乃不得辭惟庶吉士之名其來  
尚矣臯陶敘九德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作立政曰庶  
常吉士然未聞所以教之者觀后夔之教胄子曰直而  
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其與九德所稱寬而栗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者大同小異然則九德之吉士

其卽夔之所教而成材者歟詩之卷阿序者謂召康公所  
所言求賢用吉士也其言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毛氏以爲王朝多吉士維君子大賢率化  
之使親順天子奉職盡力也夫當時王朝之士固多矣  
以今考之若王制所載論造上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  
爲進士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論以官之者其  
卽所謂庶常吉士歟而所以化率之者猶不能無賴乎  
大賢君子教道其可已乎以是觀之則我朝之制拔貢  
士之尤者以爲進士拔進士之尤者以爲庶吉士命官  
教之以需用是卽虞周之典也程與李公俱以早慧  
知名今皆以文學名天下而並負公輔之望用是帝心  
簡在先後受命同教事以當虞之后夔周之大賢君子  
之任亦一盛事也都憲諸公一唱百和以鳴國家之盛  
其亦可以匹休召公大雅之作者哉夫是詩也固爲程  
公發而多兼及李公二公各以所得成卷故併序之第  
愧因陋甚不足以希卜氏之下風也汗顏而筆之

送侍讀江先生將命荆藩詩序

弘治七年冬十月皇上簡命使介持捧節冊乘傳四方

封拜親藩諸王及戚屬翰林侍讀江先生文瀾在行當  
詣荆府先是翰林之臣未有預此者有之實自今始或  
謂荆邸先以奉法不謹失王今欲嗣王克庸祗德若蔡  
仲之命故特遣詞臣命之歟或謂文瀾有母夫人居  
欲便道歸省如四牡之詩所謂將母來諭者故有是行  
歟予以爲不盡然也上之所以輟講讀之臣而使之驅  
馳數千里外者豈直爲是哉蓋天下承平日久文恬武  
嬉殊無意外之慮一二年來災異屢臻四方多故主上  
不得怡而大臣以爲憂匪惟憂之且虞策免而務爲容  
悅競取保傅之位以固寵無敢深言天下之事矣雖有  
一二疏遠之臣敢深言而直陳者大臣亦諱聞之以爲  
不祥之言多所顧忌莫敢施行諉曰某事已遣某官某  
事已屬某人遂以爲天下無復事矣惟聖明宵旰祗畏  
天命不敢以人言爲不足恤然所言異辭所傳聞異辭  
不若身履而目擊之者爲足信也於是特簡文學侍從  
之臣因封拜之命以行繇燕冀歷青兗涉徐揚浮淮沂  
江以達荆楚旋歸吳越以復于京師則凡災異所臻地  
震河決山摧川涌雷風雪雹水潦所傷之境皆躬歷之

而於吏治臧否民生休戚與夫四境之利害安危所繫者皆必親聞目見而思有以處之至於使歸之口一顧問之間論思之頃則所以致災之由與所以弭災之道將於此而得之上之簡命詞臣以屬文瀾者未必不出於此而或者之論未之盡也皇華之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烝民之詩曰仲山甫徂齊式邁其歸敢以是爲文瀾贈若夫專對之才歸寧之樂衣錦晝行之榮諸同年之詩備之

送冬官副郎周君使魯府詩序

碧川文選

卷三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昔孔子論士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而論誦詩者不能專對多亦奚爲古之爲使者以能專對不辱命爲難也當是時周室衰微諸侯放恣朝聘盟會侵伐之事無時無之將命往來繫乎使介一辭令之善有以尊主庇民一應對之失或至喪師辱國其能專對以不辱命者爲不易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使命往來惟親藩諸王與服屬裔夷耳非有兵車之會凡以拜爵賞及文告之辭而已命之所至尊如天靡如風使者雖有專對之才無所用之其何辱命之有然則今之爲使者不亦易乎

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又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蓋  
咨訪亦使臣之大務又不徒專對與不辱命而已予同  
年友周君希源以進士歷官工部員外郎蒞事中外綽  
有聲績今者被命持節使魯府行冊封之禮蓋優爲之  
非有古人專對不辱命之難也惟於咨訪之大務所宜  
究心焉穆叔有言咨事爲諏咨難爲謀今自畿內以至  
山東千有餘里事之當咨訪者固多矣而畿內當水災  
之後山東值河決之秋難之當咨又今日之急務也君  
往矣其以所諏之事所謀之難孰得孰失孰利孰害與

碧川文選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觀刊本

所以處之之術可裨廟謨萬一者疏而列之以爲使歸  
之獻雖古庸使何以加諸同年僚友相與繪圖賦詩以  
贈君乃虛首簡屬予識之

碧川文選卷四

明鄭楊守陟惟立撰

明鄭李康先稭仲選

贈儲保都憲屠公序

昔我太祖高皇帝肇登寶位鼎建皇儲乃以左丞相李公善長兼太子太師右丞相徐公達兼少傅平章事常公遇春兼少保而御史中丞劉公基章公溢兼贊善大夫其他不能悉數輔導之職無不備焉閒嘗拜觀聖諭謂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

碧川文選

卷四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蓋慮別設府僚或與廷臣不協則嫌隙由是而生故宸衷定制以廷臣兼宮僚則父子君臣同心一德制治保邦以垂萬世無疆之休嗚呼盛矣昔伊尹湯之相也而爲太甲之師保召公周公武王之臣也而爲成王之保傅秦漢以來建置不常廷臣宮僚各分畛域父子君臣互生嫌隙甚至變起不測者有之矣然則聖祖之貽謀深遠蓋與商周同一揆非秦漢以下所能及也列聖相承聿遵成憲今天子既定建儲之命卽以勲德重臣兼師保之職乃者弘治七年九月恭遇皇太子千秋之節

皇上加恩保傅而都察院右都御史屠公朝宗被敕陞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恩至渥也任至重也公何以致是哉蓋公以瓌偉爽闊之資重以謙厚恢弘之德而又濟以明敏通變之才故能奮自甲科擢任內臺不更外任而超遷都憲風采動于朝端勤勞著于邊境聲績達于裔夷自先帝簡拔以遺今上眷顧益加其受渥恩重任固其所也自古及今位登師保者亦眾矣獨伊尹周召炳如日星萬世所仰至於國初諸公以今視之燁如神人起人敬竦者豈獨名位赫奕所致蓋有道德功業

文章節義以垂諸不朽也公加之意哉公爲子鄉榜同年今同年爲都憲者五人公其一也公旣柄用於臺端而張公天瑞屠公元勳又分治畿內吾兄惟貞方涖南臺而朱公廷璧又撫治南畿皆當時任事而公之任特重予忝侍從論思之職庸劣無補於上然喜同年之彙進而尤喜公之重任也故與鄉人賀之而重以不朽之計爲公贈亦因以自勵且欲併以勵諸同年相與翊贊聖明以垂無疆之休冀亦與有無窮之聞云

送陳時起赴福建按察副使序

吾鄣陳君時起以進士歷官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公執法廉隅自將嘗巡按江西山東二省俱有聲績今被命超擢福建按察副使且奉敕巡視海道福建士夫在京師者以予與時起嘗同學且有連請言以贈予惟操斧斤以入山林者則當以樵之事語之操網罟以入川澤者則當以漁之事語之見入山林而語之以漁見入川澤而語之以樵是之謂不知務時起之爲憲副巡海道者也予安可以他道語之而貽不知務之誚哉亦惟以海道之事語之耳夫朝廷所以命按察之官以巡海道者蓋以海外諸夷或有草竊狗偷窺伺邊境以戕吾民亦以吾民或有姦宄攜中國所有私入諸夷若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故設武衛以徼防之復敕憲臣以督視之其著令所禁不以中國所有私入外夷者謂馬牛軍需銅鐵織文絲綿之類也舍是則非所禁矣非所禁而夷商越賈風飄浪舶往來互市象犀玳瑁珠璣玻璃異香椒蘇之屬鱗倖中國固太平盛世之事可盡禁乎甚至操舟入海樵於山漁於水者亦以違禁下海而遏絕之果法意乎卽有不遏則於關隘之所私爲厲禁雖



漁樵之舟必納賂而後得以出入又何法也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孟子之說急當時之爲關者也今清朝著令豈端使之然哉是非立法之意殆亦爲法之弊耳文中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至哉言也予之所以語時起者若此時起其以余言爲然乎若曰吾已操斧斤固知樵矣吾已操網罟固知漁矣焉用是謙說爲哉則非所望已時起固遠器也一憲副之職豈足以限之惟通變宜民之道請書諸紳

碧川文選

卷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潮陽太守賈蘊良序

蘊良以進士歷官左軍都督府經歷通敏有猷爲贊畫有勞效今被簡命出爲潮郡太守太保平江伯陳公泣府事久知蘊良爲深燕饒之不足復徵予文以爲贈潮州固昌黎韓公作刺史之地也今之太守卽唐之刺史請以韓公之事爲蘊良道之始公旣登進士卽佐戎幕受知于隴西公董晉筮仕之初已見重於人矣後爲潮州刺史能馴鱷魚以祛民害置鄉校以道民善在州不能期年而今廟食百世蓋其文章事業鏗鏘炳耀久而

不磨者又非特作州一事而已今蘊良起進士贊戎幕見知于平江爲其所重其與昌黎初仕畧同茲又出守於潮亦適相似第未知後日之事功何如耳蘇長公作韓公廟碑謂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天下百世且以爲師法況爲守於其所刺之州者乎蘊良其必有以取之矣或曰今之潮州民無鱷魚之患士有庠序之教非唐時比也將何師乎蓋予嘗因韓公爲文之法而得夫爲政之道矣其答劉正夫之書有曰爲文宜何師必曰宜師古聖賢人古聖賢人辭皆不同宜何師

碧川文選

卷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必曰師其意不師其辭予是以知爲政之道亦惟師其意不師其迹也夫祛民害道民善者其意也馴鱷魚置鄉校者其迹也今雖無鱷魚而所以爲民害者不少今雖有庠序而所以道民善者未至不能無望乎蘊良也宋元祐閒朝散郎王滌嘗守是州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韓公爲師民大悅服是可謂善師韓公者矣蘊良懋哉所以副朝廷之簡命答帥闔之知己與今日贈言之意者庶其在此若夫後日之事功方張未艾又未暇深

論云

贈兩高司訓序

昔班孟堅作漢書有兩龔傳及兩王傳蓋以其宦業節行並稱當世故得同傳然其人雖出於一姓而非出於一家也至於儒林傳所稱大小夏侯大戴小戴徐生延襄則皆出於一家者兩夏侯二戴皆爲從父從子徐生於延襄爲祖孫而延襄二人又兄弟也漢之諸儒祖孫父子兄弟並以經學名家顯榮當世列諸史傳以垂不朽豈不爲可嘉尙哉此予於高氏兩司訓之贈言有不能自已也高氏閩之侯官人其先世有爲龍溪學諭者

碧川文選

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通易春秋二經傳其二子景材以易舉進士景陽以春秋領鄉薦而景陽之子時旭又以禮發解取進士擢給事黃門官至江西按察僉事按察之子惟本亦以禮學授徒學者稱爲約齋先生兩司訓則約齋之子按察之孫也長曰鑑字孔明次曰鑑字孔重孔明治易今爲易州訓導孔重治禮今爲商水訓導蓋自學諭公以至兩司訓五世矣祖孫父子兄弟以經學相傳而致用于時其與漢之諸儒亦畧相似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抑聞漢章孟洽詩禮傳五世而大顯玄成卒正郊廟之制

盧植治書禮傳五世每有顯聞而謔撰祭法行世前史咸以爲榮高氏之顯者其在斯乎兩司訓何爲官之拓落也然其兄弟文學相炳蔚才望相頡頏將來以事功振前烈以著述傳後學蓋未艾也孰謂古人終不可及哉兩司訓嘗介吾友濮宗虞吉士來見欲予贈之言予嘉其世業學行之美不能已於言也故以古人不朽之事勉進之以要其成以俟後之傳儒林者庶有述焉

四明舅甥三學士錄序

三學士皆四明人皆仕于宋皆有聲於當時有聞于後

碧川文選

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雖同出于一鄉實皆天下之士也三學士者敷文閣學士汪公大猷華文閣直學士陳公居仁資政殿大學士樓公鑰也陳樓二公皆汪之自出又皆生長外家既貴三人者嘗同時奉祠家居故鄉人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語至于今稱之不衰始予觀郡志閱宋史覽諸家文集有關于吾鄉之文獻者輒錄而藏之在翰林時得關中祕書所錄鄉先達文集累數百卷於樓公攻媿集得汪陳二公行狀於袁絜齋集得樓公行狀視郡志宋史所載蓋詳備焉夷考其行而論其世則三學士之文

章治行固有所謂賢甥類舅者而絜齋謂其不降志於  
權姦舅甥風操亦相類蓋汪公於曾覲用事時有筋驢  
之嫌以致屢貶久謫或諷公通書修好公以爲貽羞于  
載卒不屈陳公於秦檜其父執也檜喜公能取世科或  
勸一見可得口官公曰有命終不自通樓公之奏留朱  
子於講筵口斥韓侂胄以外祠辯趙汝愚乘龍定鼎之  
誣卒爲韓所斥親故閒以利害怵公請效持書之役公  
指席閒曰寧死於此此志不可移也以是觀之則三學  
士者非惟一鄉之士實天下之士非惟天下之士實百  
世之士也陳公之後今有爲某官者曰霽閒嘗遇予予  
語及之霽輒請三學士之行狀錄爲一編且屬予識之  
予惟尙友古人者始爲一鄉一國而後及於天下宅心  
知誨者必先紹聞祖考而後敷求先哲予之所欲與霽  
之此編豈徒玩心於文字之閒而已哉詩曰維絲與梓  
必恭敬止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予之志也又曰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霽其勉之

先兄文懿公文集序

弘治二年十月壬寅吏部右侍郎詹事府府丞鏡川先

生卒有司以聞天子嗟悼贈公禮部尙書謚文懿始公  
疾革命其弟守阯等曰吾學至爲君子官至三品年邁  
六袞夫復何憾惟受朝廷厚恩無以報先祖柄芸先生  
未及封汝曹勉圖報稱以繼吾志又曰吾文宜精選凡  
有關於道德倫理者稍工則取之若止爲一人議論者非  
極工不取其溢美過情者雖工亦去之嗚呼公之治命  
曷敢當哉惟頓首涕泣而已公沒殆十年守阯幸遇覃  
恩贈先祖南京吏部右侍郎公若有知亦必含笑地下  
矣惟公之學受之於先祖先祖之學私淑諸晦庵象山

碧川文選

卷四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徒之再傳者也於孔門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有  
得焉公始知學先祖示以聖賢入德之方卽能領悟作  
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以自勵於是學益博文益著道明  
而德尊居家孝友立朝忠正其奏議之所建明經訓之  
所折衷詞章之所發越皆道德之英華倫理之攸繫也  
愚也何能爲役輒敢有所選擇公命乃勿敢違願其遺  
稿浩穰未易悉傳昔在京邸嘗於諸稿中妄意掇取議  
論敘事雜著之文數百篇爲三十卷付公之季子茂仁  
郎中先爲刻本其文之未及取與夫五經四書私抄奏

議詩集今于南都與公之長子茂元同知繙輯以圖續  
刻未遂也而茂仁先所刻本既成以書來欲得序以傳  
之竊惟公之德學著於文章者如山之廣大而草木蕃  
滋華實兼茂寶藏興焉如水之不測而蛟騰龍翔變化  
殊態貨財殖焉以管蠡之見采擇其間則已目眩神惑  
莫知措手惡能得其高深者哉今姑就吾目力所及者  
輒先取而傳焉其所未及者取之未已傳之無窮如求  
貨寶於山海之間雖什伯往返猶未饜也公於守阨天  
倫爲兄恩義則師而垂沒以斯文見屬因不自揆僭序  
斯集首述公之治命以見其感上思念祖德圖聖賢不  
朽之盛業者雖一息尙存而猶不忘若此俾覽公之文  
者有以知公之志而守阨與茂元等尙圖所以繼述之  
者而勿替引之

送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張公致仕序

宋時王莊定公以進士歷官中外凡十數任遷吏兵二  
部尙書至左丞致仕曾文昭公謂其平居恂恂不爲詭  
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又謂束髮起家以致大豎  
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所守一道以今觀

之若大司馬華亭張公者殆似之矣公起家進士內敷外歷亦十數任爲南京吏部尙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其宦迹畧與王左丞同其平居恂恂行無詭激而確有定守亦與之同自起家以至于今歷事累朝熙洽之世雖無所謂變故者然事之危疑時亦有之而其持守一道亦無不同者然王左丞之致仕僅遷正議大夫舊制當得東宮保傅以有指議之者故殺其恩典公年七十卽以禮請老優詔不允三四年閒凡五六疏其請益堅朝廷屢勉留之卒不能奪乃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

乘傳以還有司月繼廩粟二石歲給輿夫四人皆異數也其視王左丞當時之恩典則不同矣夫以一時之議而恩有隆殺固不足爲左丞之輕重然亦可以表見公於今日始終具美人莫有所指議而尤足以見我皇上體貌重臣於其功成身退之際隆恩異典有非前代所能及也子兄文懿公爲吏部侍郎時重以國史副總裁之命因連章乞解部事專職史館三原王太宰問孰可代者卽以公對旣而奏上得旨竟以公代之蓋文懿嘗誦公之言曰古之聖賢過人遠甚凡有猷爲皆公無私



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公之平生持守有道無愧於古人者其卓有定見如此文懿知公之深故舉以自代今公居崇處要全名完節顯被恩禮榮歸故鄉惜文懿不及見矣子也備官于茲尙及從公之後於公之行不能忘言而銓曹諸君皆公爲太宰時舊屬也又不能已於去思乃請予言餞之遂不辭而爲之序

送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倪公詩序

弘治十三年夏六月南京兵部尙書倪公被旨召爲吏

碧川文選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部尙書南京六卿庶僚欲餞其行或謂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各賦詩以見志今亦然乎予曰郊餞禮也取於鄭六卿非禮也惟天子六卿鄭之六卿已非王制且其所賦不出鄭志何所取哉若天子之卿出祖而王國之卿士送之以詩者自有大雅存焉崧高烝民諸篇是也蓋亦取法乎僉曰然詩成而委子爲序予嘗讀烝民之詩尹吉甫餞仲山甫之作也說者謂仲山甫以冢宰兼太保太保其世官也故其詩曰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今公以少保爲冢宰雖非世官然自公之考文

僖公以尚書封及祖父至公爲四世尚書公之所受誥  
詞有曰台斗望隆方作庶官之儀表詩書澤遠不揚奕  
代之聲華大哉王言雖詩所稱式是百辟續戎祖考何  
以加焉烝民之詩本爲送仲山甫而作序詩者則以爲  
美宣王也夫任賢使能以成其功非人臣之自致皆人  
主之盛美今皇上內修政治外攘夷狄簡任賢能以隆  
萬世太平之業度越周宣遠甚然自數千里召公以爲  
六卿百辟之長夫豈徒哉命令出入惟其喉舌衮職有  
闕惟其補葺爵祿予奪誅廢之柄詔王以馭羣臣者皆

碧川文選

卷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閱刊本

周太宰之職於今猶然也公以世德之臣宏才偉望以  
膺簡命豈非欲舉此職哉罔俾山甫專美有周是所望  
也諸公之詩渢渢乎大雅之音予何足以序之以嘗執  
簡太史從公後屬又備員少宰爲公書紙尾今公之遷  
也又承乏受代攝大司馬事辱公之愛實深且厚不敢  
以不文辭握管縷繡不能自己蓋亦愛莫助之之情云

送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詩序

南京刑部尚書戴公以考績至京謁告展墓既歸浮梁  
數月將復官所途次得報有旨召爲左都御史移舟北

行宿于龍潭驛距金陵九十里南京大夫士欲追餞之而不可得大司寇翟公以爲贈之以言猶可遠致於是諸公皆爲之詩而俾予爲之序予觀近時兩京大臣以都御史而遷尙書者屢矣今公乃以尙書而改都御史以位畧言之似爲左遷以南省而入內臺亦爲右職以予所見則又有一焉周官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蓋有分職也漢制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助理萬機則無所不與焉我朝因周漢之制六卿分職而都御史之任則曰風紀曰憲綱謂如絲之有紀如網之有綱蓋無

所不統者公前爲司寇猶有分職今則無所不統亦無所不當言亦無所不當察要在振舉紀綱而已厥今天下之紀綱何如哉政必出於朝廷而事權不下移刑必麗于有罪而威富不能奪任官惟賢才而倖門不容不塞治兵有紀律而僨事之將不容不誅工役有程度而作淫巧者不可不斥民脂民膏取之有限而橫賜侈用不可不節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威以制之德以懷之不可以偏廢凡若此者公皆得以察舉一以柱後惠文彈治之事有掣肘亦必異言之法語之期於說而繹從而

改其若是天下之紀綱惡有不振舉者哉或謂說而不  
繹從而不改雖聖人末如之何談何容易子則以爲孔  
子之言爲當時闇諸侯之不能以者發也今聖明在上  
可爲忠言近以咎謫上見夷狄外侵方切求言圖治公  
以省臺宿望治行見知於上擢在此職豈非欲公振舉  
天下之紀綱以永國家萬年之統哉諸公贈言之意亦  
不出此公往矣其毋以或者之言自諉上有以答聖天  
子特達之知下以慰士大夫翹跂之望

送南京光祿少卿汪君文淵致仕序

碧川文選

卷四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淵吾老友也少子四歲而執弟子禮後子三載以登  
進士第歷官僅二十年而先子致仕感今念昔有懷欲  
吐固將言也而其僚友太僕諸公又屬予以言其可已  
乎始子舉進士京師日以學未聞道愧然孤陋欲友天  
下之士取諸人以爲善一時英俊鮮不交游文淵起自  
遠方偕計以來隱然知名于時子竊有願交之心而文  
淵乃因吾鄉張致和爲其邑令持書來謁請爲弟子子  
固不敢抗顏爲師然麗澤講習難疑答問所以起子者  
多矣子愛而重之又不特文藝之間而已蓋其德器之

莊重如商彝周鼎古意獨存其才氣之沈雄如湛盧豪  
曹可以剗犀兕其志趣之宏遠若飛黃駉駉可以致千  
里也文淵旣成進士出宰百里更涉二邑皆有卓異之  
政璽書旌勞遷南京太僕寺丞考績書最且將復有顯  
擢南北驅馳已感霜露之疾矣至是上疏陳情乞歸田  
里皇上重違其情嘉其勇退特進光祿少卿致仕人皆  
榮其歸子獨惜其去而其僚友尤不能釋然也嗟乎商  
彝周鼎未爲清廟之用而遽至折足耶湛盧豪曹止於  
羞雞豚而不及剗犀兕邪飛黃駉駉乃局於藩屏之間  
而不得騁千里之足耶吾意文淵殆未止於斯也今皇  
上圖任老成旁招壽俊雖退休田閒養痾林下者屢有  
明詔起而用之今文淵之歸錦衣行畫無妄之疾勿藥  
有喜他日清廟之用大庖之割鳴和鑾舞交衢而騰踏  
千里也蓋有待焉安知今日之別不爲異日重會之兆  
乎予爲書是以道其行且以自釋亦以釋太僕諸公不  
釋之意云

送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奉敕督漕運序

予聞之漢初轉漕委於丞相晉開較運任在尙書漕運

之任崇重久矣今之左右都御史卽古之亞相階正二品與尚書埒朝廷不輕以授人今以南京兵部侍郎張公爲右都御史督理漕運其任爲尤重非公之宏才偉器曷克勝之然予聞之道路漕運之積弊已甚正有待於公之釐革之也今粗舉其一二言之江南兌運衛所之官乾沒無厭而供賦之民盼盼然於多取之虐也漕卒終歲勤動公通私負日困一日而部運指揮以上輒致高貲甚者貨取權門以徼幸進何其羨也漕司舊帥貴戚要人子錢取息而爲之囊橐者寧虧公賦不負私

門又何戾也舊聞通州京倉總督監督皆不過一二人耳今則貂璫滿座各至十二三人漕運至京正供之外無名之費用銀一十四萬餘兩民脂民膏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弊至此良可痛惜民之盼盼然而漕卒之日困無怪其然也近時督漕多用副都御史無幾卽圖遷去未有久□□宿弊者今公之被命卽拜右都御史崇階重任豈非欲公久於其職以盡革其弊乎然閩外之事可以朝令而夕革憑依城社者未可責效於旦夕惟久於其任而能信乎上得乎下言聽計從宿弊

可革無名之費可省公無逋征私無負責漕卒之困蘇而民賦多取之虐亦可以已公仕宦三十餘年在吾浙最久歷官參議參政布政凡十數年其利澤之及民者深有事於丁酉癸卯丙午三科取士士尤懷其德今三科之士仕於南都者十有七人於公有去思焉欲得予言贈之予亦自不能已於言也公何以得此於人哉蓋久於吾浙德澤入人之深故耳今公之理漕政也小者立變大者要其久而責其成則公之德澤被於漕運之士與江南之民其久而不能忘也亦如吾浙之士民哉

碧川來選

卷四

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南京工部尙書董公介壽詩序

弘治十四年二月丙申南京部院寺府諸司僚友會于大司空董公之第介眉壽也時公年七十有一先一日維其初度之辰至是大宗伯謝公暨諸僚友以朋酒羔羊躋公之堂一觴一詠以祝公壽於無疆詩先成者聯而書之授予序之以督其未成者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箋之者曰介助也夫壽出於天豈人所能助之公之龐眉貽背方瞳炯然固壽徵也亦何待於人之助且天之壽公自有必然者雖不助之亦無不得何也蓋天

之眷佑人國家必生盛德之臣以致公卿之位使之蕃  
社老壽盡其猷爲以措斯世於富壽康寧之域若周之  
召公畢公之類是也二公皆文武時舊臣召公嘗聽政  
南國至成王時在王左右時已老矣欲求去位當時挽  
而留之至康王時猶爲太保畢公嘗保釐東周以懋德  
弼亮四世皆得盡其猷爲故成康之時天下大治而頌  
聲作二公與有功焉是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公以厚  
德高文憲廟親策擢進士及第爲侍從文學之臣幾三  
十年今上超拜南京禮部侍郎居任六載其召公聽政  
南國畢公保釐東周之時乎去歲公以年至請老上勉  
留之遂以考績至京還未半道而大司空之命下矣召  
公欲去而留之今不惟留之而且進之聖眷方隆必將  
召置左右俾與臺閣壽俊同寅協恭以盡其所猷爲使  
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千年未可量也天意有在公壽無  
疆是何待於人之助哉然諸公介壽之舉愛助之情頌  
禱之詞自有不能已者耳予不佞僭以是爲諸作之引  
序成而詩不成者請罰依金谷酒數於是觥籌交錯賓  
主酣暢竟日盡歡而別



送學士馬先生良佐考績序

昔丘文莊公爲國子祭酒以師道立則善人多論試諸生得一論理純而辭粹大以爲奇擢魁多士比拆糊名則蜀之鄉舉士馬良佐也文莊延見之間其學之所自則謹對曰廷用僻處西陲又居下邑學無碩師書亦不易致獨抱遺經及孔孟之書與周子太極圖說通書誦習之今所試題偶值所記憶者耳他固不能知也文莊以其學醇而語質甚加愛重乃授以諸經及日抄等書資其博識且語以作文之體要良佐學益進辭益宏文

碧川文選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莊每課試之亦亟稱賞之且爲之延譽館閣諸公閒名聲振一時良佐遂登進士入翰林編修國史侍讀經筵分考省試主司京闈文章議論表表偉偉特被簡命超遷學士以來于茲金陵帝都玉堂仙署清華之職良佐處之蔚有時望人皆謂丘文莊之能先識也良佐又善於教子長子金舉進士爲廬州太守次子龠亦舉進士試政銓曹文學政事輝映後先橋梓相承華萼競秀亦一門之盛也子嘗觀古之賢達當其未遇時亦必有能先識之者然非具眼未易及之伊川程子初遊太學胡

安定方主教導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伊川所  
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其後以道學名世老泉蘇先  
生與其二子偕至京師歐陽公得其所著書獻諸朝公  
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爲名卿以文章擅天  
下氣節稱後世所謂東坡穎濱者是已蘇氏父子之致  
是亦以歐公先知之也良佐受知於文莊今與二子皆  
顯聞於時亦大類是然程子以道學名世蘇氏以文章  
氣節著名曠世而聞見者也良佐其將爲程爲蘇乎二  
子其將爲坡爲穎乎尙其勉旃無以一時之顯聞而遺

碧川文選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百世之事業是所望也予年旣耆矣猶不敢自棄竊以  
古之賢哲自勵良佐少予十歲其勵志豈予所敢望然  
以同年契義之厚於其考績而別也重以是勉之良佐  
至京見進士龔選過廬見太守金趨庭詩禮之餘併以  
予言示之亦以少助義方之訓乎

贈致仕少司空沈公詩序

天之生才固將以爲當世用用之而盡其才則功烈顯  
著於當時用之而不盡其才則得以其餘力立言垂訓  
以詔後世三代以上稟夔稷契伊傅周召孔子顏曾思

孟天實生之以爲當世用者也。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用之盡其才，故其豐功偉烈，炳耀于唐虞商周之世。孔子顏曾思孟，或用或不用，之不能盡其才，故退而著述六經諸書，以垂憲萬世。天固不虛生聖賢也。三代以下，天未嘗不生才用之，而隨世以就功名者，亦未嘗乏人。其不用於世用之，而不能盡其才者，亦多矣。若漢之賈董，劉向，隋之王仲淹，唐之韓李，宋之歐曾，蘇者是已。至於道學諸君子，則尤所謂傑然者也。故皆得以其餘力沈潛乎經訓，奮發乎文章，以傳之來世。炳然與三代同

風天之生才，豈徒然哉。南京工部侍郎沈公時暘，以淵懿之學，博雅之文，聰察精練之才，見推於時。天固生之以爲世用者，自起家進士，歷職郎署，參外藩，典方岳，總憲度，進佐六卿，允釐百工，皆有聲績。其才亦已見用於世矣。然未究其底蘊，知者方期其大用，以盡其猷爲公。則慕古人急流勇退之節，年未至而上章致仕。上初未允，至再疏而允之。朝省之間，斷斷相語，以爲不當聽其去。公輒夙駕東歸，闢室湖上，左圖右書，仰披俯覽，敘正晦庵之詩，刊定南軒之文，訪求東坡卜居之地，而嚮往

之考論古今馳騁上下數千載閒得師尙友惟恐不及  
蓋不以其才之用世者自足而欲以其未盡之才致力  
於不朽之事業以垂之後世則其所至胡可量哉公之  
行南都卿士郊饑之咸賦詩以贈予亦有詩矣而大  
宗伯謝公大司空董公必欲予爲之序久未克爲今予  
蒙恩賜告將歸展墓二公旁午督取宿責迫冗操觚不  
能文也惟二公筆削之以致之公且謂我謝曰陽羨之  
里一壑風煙罨畫溪月公雖樂之欲終老焉恐未遂也  
他日天子有詔起遺才舊臣於陽羨山中以登於具瞻  
之地其在公平其在公平

桂巖書院題詠序

兵科給事中戴君銑寶之予爲學士時所教庶吉士也  
閒以其家桂巖書院詩文一卷示予予既覽之作而言  
曰唐宋閒書院名天下者四曰石鼓曰嶽麓曰睢陽曰  
白鹿洞也予朱子謂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  
學往往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  
而褒表之若石鼓之類是也其說然矣我太祖定天下  
大修庠序之教郡國州縣莫不有學士之講習有定所

前代書院廢於無用而學田皆入于官百餘年來士之趨於學者日盛然士籍有定額庠舍不能容於是世家大族及良有司復作書院以祀先賢以教後學或請于朝錫之名額以表之若河南李司徒家紫雲書院蓋其一也今吾郡大夫又爲先文懿公作鏡川書院蓋與戴氏之桂巖並立而爲三焉三書院之名浸亦有聞於世子以爲昔之四書院與今之三書院名似而實殊何也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而爲之所者四書院也庠序之教旣修士以庠舍不能容而復爲之所者三書院也故曰名似而實殊然則我朝化民成俗之功德越前代矣然紫雲有司徒公以致褒表於上今桂巖有給事君以致歌頌於下予於鏡川無能爲役於斯二者未有一得然有志焉因覽桂巖之集重有感于中故併言之若夫學者爲學之序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以爲齊治平之本者則有朱子白鹿洞規在予復何言

送都御史劉公巡撫寧夏序

始予官翰林同年劉公廷式以御史一考書最其僚友請予文賀之予曰廷式偉器也重任遠到有可期者七

品之官一考之最奚足賀哉久之廷式績望甚揚推掌  
三法司事進擢大理寺丞復有申前請者子曰可矣尙  
有遠且大者賀之未晚也茲子自南都考績來京廷式  
以大理左丞將命延綏寧夏招募土兵既合格稱旨遂  
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適寧夏巡撫缺人言者謂廷式  
最宜吏部亦以其名薦聞遂授之敕以行輿論無不以  
爲宜者子亦深爲之喜然豈特爲廷式喜哉爲朝廷得  
人慶爲邊陲得人幸也子雖欲無言亦自不能已承平  
日久邊備闕疏醜虜陸梁輕犯亭障沿邊數千里間虜  
劉鹵掠之慘不可勝計聖皇赫怒再命大將出師征之  
虜乃席捲遁去我師殊無尺寸之功而靡費鉅萬將或  
得罪而麾下復有夤緣冒濫陞賞者人皆以爲京軍故  
態然也於是議者乃欲招募土兵以爲防邊之計廷式  
一時召募得二萬一千三百七十餘人可謂眾矣夫征  
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古人有是言也不曰兵數旣足  
加之訓練乎兵不素練猝使應敵此無異於驅市人而  
戰者渙然潰矣則人又將咎召募者之不足用也今廷  
式乃得巡撫其地訓練其人則人皆勝兵也以素所拊

循之士而應敵則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以征則服寧夏  
延綏氣勢聯絡而三邊相應如率然則不必京軍遠行  
而虜不足慮矣是則朝廷得人之慶也邊鄙得人之幸  
也輿論咸以爲宜而予爲之深喜者也廷式之遠到又  
可量乎臺省諸公咸賦詩以餞之而授予序之遂以所  
欲言者書之

壽太宰林公七十序

南京吏部尙書林公年登七十先期上章陳乞致仕上  
曰卿學行老成才望素著正宜盡心職務以副委任不

碧川文選

卷四

三六四明豫書

約園刊本

允所辭時予考績京師留總史事適聞是命爲之喜曰  
公之據禮引年上之貪賢敬老可謂兩盡其道矣比史  
成南還則見選部僚屬爲公介壽之詩虛首簡以待予  
序也蓋公以二月二十五日值誕節子乃愆期而還雖  
不及捧觴以從賀賓之列猶得操觚以序介壽之章固  
所忻願也在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  
杖几所以安之杖所以倚之也古禮不行於世久矣今  
公旣不得謝乃蒙綸綍之命金玉之音所以倚任而慰  
安之者如此其至不猶愈於几以安之杖以倚之者乎

上之賜公厚矣公何以致之蓋自公之先大夫起家進士官至郡守以經學經世務而傳之家庭公及公之子兵部主事庭楫皆以經學舉進士顯庸于時家學淵源固有所自公歷官翰林春坊國子祭酒禮吏侍郎以至今職其文醇以正其行端而謹其才猷德望今之老成典刑後學山斗也聖諭之所褒嘉者公無忝焉誠所謂知臣莫如君也惟知之深故任之重公雖據禮乞休上之委任益至若夫几杖之賜徒爲具禮者又不足言矣公於職務未嘗不盡心焉猶以爲未足報稱屢撰封章

碧川文選

卷四

三十四明檢書

約園刊本

忠言讜論炳炳如丹予每得與聞僉議聯名上進冀以少裨廟謨之一二然君門萬里謁翠之思何能自竭惟朝廷圖任老成必將召公置之左右憲而乞言使公經世之學得以輔世而大行將俾斯世斯民同躋仁壽之域此予之所望也亦庶僚介壽之意也又天下蒼生之望也公之嚮用其未艾乎

恩榮文翰錄序

南京吏部左侍郎天台范公起自諸生發解浙省第一繼魁禮闈登名進士累任知縣知府布政使以至侍郎



卒于官公無恙時其仲子武選郎中綱方舉于鄉省侍  
南京取平生所得廷試策問登科錄題名碑記歷官進  
階封贈誥命與凡贈遺詩文總爲一編題曰恩榮文翰  
錄及公既沒公之季子廣德知州昌齡復益以公被薦  
之章諭祭之文神道之碑與墓誌銘之類重加編次分  
爲若干卷其文增於前其名襲其舊因以序引見屬憶  
在成化庚寅之歲公自南京奉聖節賀表至京與商文  
毅公姚文敏公吾兄文懿公及盧上舍楷暨守陟爲六  
元之會皆浙省解元也距今三十三年惟守陟在耳感  
念疇昔不能爲懷何能爲公序斯錄哉書曰雖無老成  
人尙有典刑公之歷事四朝位登三品德業聞望國之  
老成人也今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斯錄不惟有以知公  
之始終蒙恩存沒光榮著于文翰者若是尤足以知公  
之德業聞望上爲王言之所褒嘉下爲士大夫之所稱  
述使後生晚進有所矜式所謂尙有典刑者也公之二  
子武選錄之於前廣德輯之於後可謂善於繼述者矣  
寧能不爲之贊一辭哉昔者六元之會旣嘗賦詩以續  
貂公後今於文翰之錄又得以文詞託名附驥於公亦

預有榮耀也然而聖製奎章昭回雲漢洪筆麗藻輝映  
簡編猥以卑陋之辭爲之序引犯不韙矣然亦竊取夫  
擁篲前驅先乘葦後吳鼎之義云

浙元三會錄序

唐虞之際舉用元愷其謂之元者稷契之倫也周之進  
士論定然後官之其爲元士者列于中下士之上漢策  
賢良稱子大夫褒然爲舉首唐宋以來重進士之科發  
解南省廷試爲舉首者稱解元省元狀元自古及今凡  
稱謂曰元者固世之所重也國朝設科取士百餘年來  
吾浙之士爲舉首而稱元者先後相望未始有會也自  
成化六年冬始爲六元文會至十五年春繼爲七元文  
會至二十二年春又爲後七元會六元者商文毅公姚  
文敏公少宰范公予兄文懿公上舍盧中夫及守陞也  
七元者故參政胡公憲副楊質夫主事沈述之今大學  
士謝公大司成黃公及予兄弟也後七元者卽前會胡  
沈謝三公及予兄弟又益以今少宗伯王公太常少卿  
李公也六元之會陸康僖公主之予從兄今大理卿佐  
之七元之會七人自相賓主後七元會太宰屠公主之

予從子今安慶知府茂元刑部郎中茂仁皆侍焉每會必分韻賦詩迭爲序引所以宣上恩修臣職敦僚友之義序少長之禮洽賓主之情者無不具焉至於交相期勉尙友古人許身稷契濟美元愷希蹤周漢唐宋之賢以立德立功立言垂之百世爲重不以一時科名能蓋一鄉一國天下之士自足也以守耻之菲薄幸與斯會蓋倚麻之蓬附驥之蠅以一羽之輕藉千金以爲重者也嘗以三會詩文錄爲一編藏之二十年矣時一省覽不勝離合存亡之感且愧德業文章視會中諸公已不敢望況於尙友古人然猶不敢自棄庶收桑榆之功也廣德知州范君昌齡以其先大夫少宰公嘗與會欲爲刻本以傳俾予序其顛末而編之首簡僭妄之尤吾知不能免矣

### 留餘存彙序

三山陳君文用歷官按察僉事年未五十輒引疾致仕自號留餘叟名其所著詩文曰留餘存稿其子達爲吾郡理官屬爲之序世傳留餘之說謂留有餘不盡之福之祿之巧以還朝廷以歸造化以遺子孫也君子行法

以俟命而已豈留意於其閒哉君於其說適有會意焉  
者是之取爾君之一門登進士者五人諸父叔剛官至  
翰林侍讀叔紹官至按察副使諸兄煒官至左布政使  
並著嘉聲君克振前烈顯庸未艾屬以微疾致爲臣而  
歸雖千駟萬鍾有弗顧也是可謂留有餘不盡之祿以  
還朝廷者矣居閒無事力教其子遂踵世科以爲理官  
豸冠象簡指取舊物垂休委祉佑啓後人皆君之餘也  
是可謂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者矣至若巧者君  
子所恥爲安得有餘不盡而留之陸機文賦有云其會

意也尚巧韓退之亦云文字戲天巧惟於文字言巧耳  
孔子嘗曰辭達而已矣雖文字亦不必巧者今觀君之  
存稿詩皆溫厚和平不事搜奇挾怪文皆深醇典雅不  
屑雕蟲篆刻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君之立心制行  
不爲機巧卽其詩文亦可見矣留有餘不盡之巧以歸  
造化豈其然乎君之以留餘名稿殆不出此子因推其  
意而序之子憶戊戌禮闈順德梁叔厚襄然舉首吾邑  
楊質夫與君次之子與君之同邑鄧廷耀又次之五人  
者相得視諸同年尤厚也三十年來惟叔厚柄用於時

質夫延耀已在九原不可作君與予俱在林下聞浙相望數千里外今得與君之子敘世好亦幸矣況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君之存稿其又非幸歟併書之以志子感

偉溪小稟序

周詩分大雅小雅楚辭稱大山小山奚爲其然耶說者謂大雅會朝之樂小雅燕享之樂詞氣不同音節亦異雅之大小所以分也淮南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亦如詩之有大小雅焉古人稱名大小皆有意義不苟然也吾邑大尹方君謙名其所著詩曰偉溪小

碧川文選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稟獨無意乎君之先世出巖之桐廬初遷淳安繼遷徽之歙又遷祁門又再遷而復居祁門偉溪之上稟以溪名志其地也桐廬有玄英先生方干淳安有蛟峯先生方逢辰歙有虛谷先生方回皆君之宗人祁門之秋崖先生方岳又與君同祖者淵源所自皆詩文大家也君承其後殘膏賸馥沾溉多矣猶欲然不自足名其詩爲小稟意若不敢亢宗自別爲小耳今觀其詩眾體皆具六義攸存言近而旨遠詞約而思深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合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時或逸思駿發卽事詠物

得其天機而忘其驢黃牝牡凡若此者又未可以筆墨  
蹊徑論其高下大小也今以小稟自名雖若不敢亢宗  
蓋其意亦有取於小雅小山名篇之類歟易曰其稱名  
也小其取類也大此之謂也君少覽勝江湖以詩自娛  
既成進士思得一閒曹以大放厥詞也甲令所拘三宰  
劇邑雖日不暇給猶不廢吟詠其志欲蟬蛻塵坱之中  
鳳翔寥廓之表而未遂也監司直指嘉獎旁午登庸臺  
省有可冀者又將與文學侍從之臣和其聲以鳴國家  
之盛以備朝廷會朝之樂熙熙乎大雅之音蓋有待焉  
豈直小稟而已哉

壽丹山先生屠公七十序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丹山屠公朝宗初以  
名進士爲材御史一蹴而至僉都御史屢遷以至今職  
前後歷官四十餘年勤勞著于國家聲名溢于中國而  
達于四夷可謂人臣之極致古今之罕有也今年壽登  
七十鄉戚馮潤卿大尹哀諸鄉友祝壽之詩裝潢成冊  
將致之京邸以爲公壽謂予宜爲之序禮大夫七十而  
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適四方乘安車古之道

也今公之引年得謝與否蒙賜几杖安車與否皆未及知公雖年至精力未衰優詔勉留必不得謝然古之大臣雖伊尹格天之勳阿衡之任亦終於告歸當時莫能留也唐之裴度歷事四朝功高位極請老不許復加中書令然午橋別墅服蕭散前史稱之宋之韓琦出入將相勤勞王家亦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其九日宴客之詩有要看黃花晚節香之句以是觀之古人出處之大節進退以禮義不敢苟焉公於此必知所以自處矣公之誕節在九月廿五日秋容漸老時菊猶存吾儕

碧川文選

卷四

三四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相約候公安車之還相與採菊東籬下詠晚香之詩酌桑落之酒仰戴朝廷優待老臣之恩載歌大雅旣醉太平之什亦天壤閒一樂事也其視左繩右墨憂讒畏譏者欣戚相去何如哉予於君爲金石之交重以葭莩之好欲如古人獻范蠡圖以爲壽而不可得於是贈之以言庸致忠告善道之義不知公以爲可不可耶

此序殊有深意

原評

瘦齋詩彙序

詩瘦之說始自崔浩之友一言之戲遂爲後來詩家口

寶李白嘲杜甫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杜  
甫寄裴迪知君苦思緣詩瘦僧齊己寄鄭谷常聞病亦  
吟瘦應成鶴骨其後又有謂郊寒島瘦者夫李杜文章  
光燄萬丈而裴鄭賈孟亦各名家豈可以一時善謔名  
之乎後學廉於取名者以之自號可也吾甥虞謹靜之  
有孝行居喪過禮哀毀骨立自號瘦齋悲歌病吟有詩  
數百篇閒以視予欲擇其可者以傳世予謝之曰昔王  
荆公嘗以宋次道家藏唐詩數百篇選爲百家詩選且  
序之曰廢日力於此良可惜也予雖不爲賢甥惜此日  
力然老病荒疏識見粗淺況珠玉在前予方修容之不  
暇又何能辨肥瘦別妍媸於其閒耶抑聞荆公嘗題金  
陵此君亭有曰誰憐直節生來瘦自信高才老更剛蓋  
以自況也賢甥之瘦毀于喪苦于詩今將老矣直節高  
才雖不及古人而古人詩之存而傳者皆其人手自料  
簡不至冗雜放逸故傳世難仰他人也詩傳則居廬致  
異終身哀經不處內慰其內子之作人皆見之其孝行  
可知矣人將謂爲孝子豈但謂之詩人哉序以歸之



碧川文選卷五

明鄞楊守陞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嵇仲選

世美堂記

崑山王君益致謙名其所居之堂曰世美走書京師屬中書舍人張君濟美請余記之濟美之言曰王氏先大名入自晉公顯於漢周之際逮事宋藝祖太宗爲名臣其子文正公遂事真宗爲名相其孫懿敏公又事仁宗以直諫名家聲奕然世謂之三槐王氏懿敏後四世有諱軫者爲吏部尙書徙居宛丘又三世有諱俛者爲工部尙書南渡時遷越之餘姚又五世有諱嘔者爲平江照磨其子舉之始家崑山自平江以上簪紱蟬聯不絕由崑山以來被服草布迨致謙又五世矣致謙倜儻好義工詩而尙文嘗取自來迄今名公鉅儒爲其先世所作之文輯爲世美錄迺復以是名其堂所以宣昭前烈振厲後昆也願爲一言以章之余於致謙未之識於其家世未之詳然以濟美非妄語者乃爲之言曰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德德充於身施於事業無弗美者孟子

以善信之充實爲美文言以德美之發於事業爲美之  
至故高陽氏之八愷高辛氏之八元伊尹伊陟之父子  
召奭召虎之祖孫皆以盛德大業世濟其美非徒以駢  
圭襲組爲榮後世世祿之家夥矣獨漢之諸楊唐之諸  
蕭史稱之曰德業相繼曰名德相望蓋庶幾焉其有爵  
位軼於前德業替於後如公慚卿卿慚長者可以爲美  
乎若王氏者晉公作於前文正闢於後懿敏從而述之  
德業聞望雖未必匹休元愷之徒至比於蕭楊輩罔俾  
專美於漢唐矣其視夫有慚德者何如邪故傳世幾二

十歷年踰五百承芳趾美者代有其人雖於今爲庶而  
致謙又汲汲焉以光前啓後爲志則其後將復興而其  
世美庸有既乎余不佞不能爲斯堂致輪奐之頌惟以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之詩爲凡居是堂者告焉雖然王  
氏三槐之堂子瞻銘之清虛之堂子由記之至今膾炙  
人口文之至美者也余以不美之文記斯堂猶之小蟲  
水草蜚吻澁齒啖者吐之寧不累堂之美乎致謙尙求  
如二蘇者重發揮之庶增堂之美以掩余文之不美哉

洪武初王師取閩八郡以次歸附漳之屬邑曰龍巖者  
壤地斗僻介於兩越之間寇警間作因戍以兵築土城  
以環縣治久之警息戍撤而城亦浸圯正統末沙尤盜  
起蔓延隣壤凡邑之乏城守者苦之龍巖尤甚盜旣平  
邑人誠前慮後累疏於朝請復城戍未報成化某年巡  
撫都御史滕公某申請始得旨復城立守禦千戶所未  
及經畫而滕公去閩張公某繼之遂圖興造眾議未協  
惟都指揮吳公杲贊之按察僉事周公謨余公諒又推  
知縣韋侯濟爲可任而從與之於是張公屬韋侯任其

事顧舊城區域若千里公私之宇物其中欲置千戶所  
非廣其城不可然城南已逼溪而城北有社稷邑厲壇  
旁多巨墓乃命墓有後者改葬無後者哀葬於屏處樹  
石碣曰叢巨又徙二壇而遠之併其地廣凡若干里遂  
興版築盤石爲址而累甃其上崇厚壯固舉合程度卽  
新廣之地中建守禦官廨署左右爲卒伍廬舍前立武  
安坊以表之初南城無譙門有橋曰龍津前跨溪後枕  
街城缺其中以屬於橋因卽橋亭以爲門殊非城制欲  
更立城門於橋後則臨街慶居當毀撤以百數民不便

適合累石於溪中廣數百步袤數十步實土築之以與橋平截橋亭後一間以立城基作譙樓其上是爲南門合四隅凡爲門者五五門皆有譙樓堅緻偉麗實與城稱其水石瓦甍匠備之費動以萬計一邑不能獨辦張公令漳汀興化三郡取庸錢給之最後分巡僉事馮公俊亦以贖刑之金資之經始於十一年冬迨十三年夏功垂成而韋侯陞福州府同知以去繼其任者陶侯博又能成其所未成若耕終畝若素加繪凡城制所宜有者悉備焉邑致仕教授蔣輔暨鄉耆蘇元輩僉謀記其績而蘇之子鏞與余同年進士遂屬余記惟古之有國邑者必爲之城以保民而防寇大都小邑城各有制近世國都州郡皆城而縣邑不城其城之者必壯縣巖邑也龍巖之邑始以爲隘而城之城旣立而寇以息城旣圯而殘於寇其爲邑之利害民之休戚較然矣今復廣而修之足以防未然威不軌其爲邑民之休利豈有既乎都憲諸公尸其事而韋侯克任其事陶侯又述而成之是皆宜書之以刻示後人也雖然高城深池不如人和禮義廉恥可爲金城知繭絲保障之輕重斯城無叛

民然則所以保民防寇者固不可無城亦不可徒恃乎城故併書之以爲凡蒞是邑守是城者勵焉

眞定府元氏縣學記

五等之國廢而郡縣立三物之教弛而科第興郡縣立天下之治不如古科第興天下之教不古若爲世道計者未嘗不欲復古之制然廢弛久而欲盡復之豈易能哉善法古者不惟其制惟其意不循其迹循其道則雖由乎今之法制亦自可以興古之治教若曰必盡復古制而後可以有爲則後世之制多不能復古也士不生

於古而生於今者其終不可以有爲乎昔范太史論封建不可復謂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信斯言也郡縣之學得賢守令以率厲之其不可以興德行道藝之教乎教化行習俗美材賢盛所謂致太平興禮樂者亦不外此是卽古之治教也奚擇於今之制哉元氏縣治之東南舊有學自宋以來徙置不常元末燬於兵夔國初詔天下郡縣皆立學時縣令謝止始卽故址創造之正統間令張昊又拓舊規增構之歲久且敝壞成化己亥冬山陰王侯鑑之以進士出宰是

邑詣學謁廟顧瞻惕然遂有作新之志已而鳩材庀工  
視其敝而弗完者修飭之壞而弗存者重創之首飭禮  
殿與聖賢之像次飭講堂與師生之廬遂創殿外廡東  
西二十六間南北一十二間又創戟門靈星門學門總  
若干間戟門之前鑿泮池跨以石梁翼以甬道學門之  
外建牌坊二左曰騰蛟右曰起鳳廟學於是煥然一新  
經始於庚子之春三月落成則其冬十月也侯爲邑敏  
於政治而篤於教化先時士風民俗寡文鮮禮科第屢  
乏侯欲振厲之每引諸生取聖經賢傳親與講解勉其

修德學文以爲世用又取先儒家禮鄉約俾邑人講習  
以善其俗且躬率諸生行冠禮於明倫堂上縱齊民觀  
之莫不企竦悅慕於是士奮於學民趨於禮翕然嚮風  
矣以余觀之侯其可謂賢令哉不惟作新廟學而又能  
作新其士民如此蓋所謂由今之制循古之道以興其  
治教者乎積久不倦則德行道藝無不可成而況射策  
決科何患乏人然侯且將遷擢弗克久於是以及其成  
也惟後之人勿替引之則是邑材賢昌而風俗厚其可  
必乎余於侯爲同年而其學之教諭楊欽訓導萬箕具

疏其事以求余記不容以蕪陋辭故爲書此使刻示後人且以厲世之凡有治教之責者勿諉以古今之制殊而不以化民成俗爲務云

齊山書舍記

中書舍人烏傷王君允達翰林待制贈學士忠文公之曾孫也始忠文公家邑中嘗作書舍以華川名之後徙居邑南十里齊山之陽至允達作書舍遂名之以其山以余爲同年友屬爲之記余素拙於文辭又見華川書舍當時名公所爲記十數篇鏗錫焜耀震駭心目恍然

碧川文選

卷五

七四明叢書

新編刊本

自失故於齊山書舍不敢措一辭久之允達謝病南還促之不已迺始強爲之言余聞葵之儒先有東萊呂成公者得中原文獻之傳以斯道自任嘗舉進士歷官著作郎未盡其用尋以末疾請祠而歸立言著書一時英俊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婺城中麗澤書院是其會友之地也自是鄉人漸風材賢繼作以道學文章事功名世者比肩接踵二百年間葵之文獻爲最盛蓋自成公倡之逮至國初又有忠文公與宋太史公竝以奧學雄文任大制作然皆於成公拳拳焉欲紹承之觀諸續大事

記思媿人辭可以見二公之志矣然自忠文死節滇南太史謫死西蜀鄉邦後進無所師承而婺學日微又百年於茲矣計其盛時師友講習之居典籍儲藏之所深簷大廈茂業相望如麗澤華川者不知其幾暨其衰也先哲凋謝書亦散逸齋舍圯而不復者多矣獨允達能襲華川之書香復構齊山之書舍種學績文修德厲行慨然以紹家學繼鄉賢爲志旣成進士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亦將代言經國如忠文公之任者今迺以疾辭歸人舛望焉豈天欲復興婺學故使允達不究其用歸

倡其鄉人如成公之爲者乎允達勉哉他日金婺之墟文獻之懿復如往時之盛其必自允達始使人謂婺學之盛於前者呂成公倡之婺學之復盛於後者王中舍倡之則齊山之名可以增光華川比美麗澤矣余文雖拙亦或因是以獲知言之名不亦與有榮哉余之所望於允達者若是故記之若夫山川之形勝與興作之歲月皆得以略云

和樂樓記

寧海有處士曰呂公彥翰今茂州太守彥成之伯兄也



公有弟四人長彥璋次卽彥成又次彥玉彥潤公皆友  
之而弟亦無弗恭者公嘗於所居之第正寢之左作樓  
數楹面岨夷凌巒空窗牖洞開景物咸萃公每暇輒引  
諸弟登之迎白嶠之朝暎候石臺之涼月晒雲霏於臥  
龍之岡挹嵐翠於杜鵑之嶼溪光野色繚白縈青一望  
無際而或鴻雁和鳴於雲中脊令羣飛於原上物與人  
契景與心融或歌詩章或命觴酌或對琴奕啞啞笑言  
每至秉燭未已一日公謂諸弟曰詩有之兄弟旣翕和  
樂且耽吾與若等相好於斯也欲以和樂名樓何如僉

曰然遂以名之然未有爲之記者彥成今以屬余余憶  
彥成爲諸生時公嘗攜之走數百里謁余兄維新於鏡  
川上俾彥成學焉公與處旬日而還雖在旅邸怡怡如  
也越三月彥璋來視之又數月彥玉來省之未踰歲而  
彥潤又至源源而來怡怡若一余未嘗不嘉歎之也俯  
仰之間倏已三十餘年前之五人太半物故今惟公與  
彥成在耳彥成初仕滇南萬里外公念之每聞浙中士  
夫之雲貴者輒往候問寄聲踰山涉海不憚道遠如是  
者十年而兄弟再會喜極而泣比者彥成待選於京欲

得江淮一州將迎公於廡以遂其私今乃得茂又將爲數千里之別念不忍舍公而去嗟乎亡者旣不可追存者會不可常欲求源源往來於旅邸啞啞笑言於一樓如曩時之全美殆不可復余又爲之慨惜也然公方享眉壽彥成他日引年而歸復相會聚於斯樓之上山川如故風景不殊雖棠棣之華不可多得而芝蘭玉樹森然在列戲五采之衣獻九霞之觴而二者者欣然酣暢於光風化日之中其樂又何如邪余爲之記以俟

凝清堂記

碧川文選

卷五

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韶郡太守松陽詹公天澤作新堂於廳事之後以爲燕休之所經始於成化丙午之冬落成於明年之秋而命之曰凝清曲江學諭孔宗魯謂不可無記乃走書屬於余余與公同年友也烏乎辭韶在庾嶺之南其北則郴州也韓退之謂中州清淑之氣自韶而始故嶺南溪山之勝韶稱最焉郡治負帽峯面連山層巒疊嶂效奇獻秀青環拱而內向滇武二水自遠而來合爲曲江以繞郡城而清溪洪川澄碧漾綠者縈落於其外蓋其江山清勝又郡境之最也新堂高明爽塏窗牖洞達喬木嘉

卉森然環列春華秋實暑月繁陰霜雪時降玉樹瑤林  
四時之景無弗清者至於朝曦夕陰與山水之清暉爽  
氣常聚於庭宇之間襲於几席之上使人神清氣爽若  
超乎埃壒之外者其景物之清麗又郡治之最也夫南  
州之清氣始於韶郡韶郡之清勝萃於郡治郡治之清  
景凝於是堂堂之名爲凝清固其所也雖然未之盡焉  
乾坤清氣鍾而爲人人得之以有生氣清則神清神清  
則心清心清則無所不清其不清者物欲撓之也水之  
至清撓之則濁隆冬洄寒水凝而爲冰則其清不可得  
而撓矣人惟清明在躬志意堅定聲色貨利不能污也  
是非曲直不能眩也毀譽禍福不能搖也如是而推之  
政治雖澄清天下可也況一郡乎公以名進士歷尙書  
郎以至今職恆以廉貞自持不爲勢利所奪今其作堂  
以凝清豈徒在乎山川景物之間哉清其外所以資其  
內故澄心靜慮於一堂之上而施政行化於千里之外  
將使頑夫廉懦夫立而風清弊絕矣乎余爲記之以厲  
其成且使後之繼公而治者有考焉

吉州重修城隍廟碑記

平陽府吉州城隍廟在州治之東南創於前代歲久而  
敝棟宇凜然將壓吏民有事宇廟者顧瞻惕然莫能興  
也陝右王侯彝自鄉舉進士歷解州同知以課最遷秩  
來知是州下車謁廟卽有興廢之心以政治未孚於民  
勞之則以爲厲也久之政舉令行乃營厥廟廟旣敝甚  
且規制隘陋不足以揭虔妥靈遂發公帑羨餘及勸分  
私藏市旁近地斥廣之廟舊爲三楹間益其左右爲五  
間拓其兩廡各五間廟後有棲神之寢前有張樂賽神  
之樓又前有三門皆因其舊而葺之丹青黝望煥然一

新又於廟西所市之餘地作公廨三間翼以兩廂庖滷  
門屏皆具以爲新官未蒞任者之所寓前此未嘗有也  
經始於弘治三年春三月落成於是年冬十月其州同  
知永年盧俊以州之士民請記其成績因致書於其鄉  
達光祿少卿賀君思聰屬子爲之記子惟城隍之名肇  
見於易城隍之祀不載於禮故先儒謂祭社之外如城  
隍神之類皆不當祀也然禮有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  
之高城深池之設所以爲民禦災捍患者而致祀其神  
亦禮可以義起者城隍之神非人鬼也如祭社之立壇

禪可也而爲之廟貌不經甚矣世說秦功臣馮尙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知領城隍陰事其言怪誕不可致詰廟而祀之殆出於此後世城隍之祀徧天下而或各指一人以爲其神如鎮江寧國等郡以爲紀信江西諸郡以爲灌嬰其他不可枚舉歷世加封或爲侯或爲公或爲王爵其不爲瀆神乎國朝旣正祀典止稱某府某州城隍之神一洗前古之陋矣著令凡有司蒞任者必先謁廟以與神誓希神默相使政興務舉以安黎庶倘怠政奸貪凌虐下民神其降殃也嗚呼神之所司若是爲有司者其足以爲警戒矣故予爲書王侯作新斯廟之事而原廟祀之始始以及國朝之令典俾刻諸麗牲之石使治民事神者有所勸慢神虐民者知所戒

大興縣重修正陽關急遞總鋪記

都城之門南曰正陽前臨四達之衢衢之左舊有急遞鋪其創始歲月無所於考正統己巳之變鞠爲瓦礫之場迄今四十七年矣大興知縣茹君紹賢始振起之作廳事三間左右廂房如其廳之閒而殺其度前爲郵亭

又前爲門爲牌額四周以垣於凡鋪舍所需什物無弗具者經始於弘治九年季秋之朏至仲冬之晦而工畢蓋其用工不滿百日其役夫不過數十百人其給公帑不過數十百金而君經畫有方民不知勞財不甚費而事以集功以就人以告予予曰此不足異也予與君交久矣知君之才足以勦煩治劇其興廢舉墜固優爲之一鋪舍之修立特其餘事耳何足異哉予獨怪夫自正統己巳以至于今非無賢京尹才亦令以爲政於斯也而一鋪舍之修立乃有待於君豈皆慮不及此與抑以爲細務忽之而不爲邪夫天下之事其艱大者人皆憚之而不敢爲其以爲細務者又忽之而不爲此政之所以多廢墜天下之所以無善治也誠於其艱大者力爲之而無憚於其細務亦爲之而不忽則政事惡有不修天下惡有不治哉人曰子之言良是也請書君之事以示爲政者可乎予曰此小事不足書俟其大者特書之人又曰大者旣未有可書小者又以爲不足書則人又將忽之而不爲矣請卒書之予無以辭嗟乎趙充國爲將繕治郵亭薛惠爲令郵亭不修史亦書之以示勸戒

也書君之事以爲世勸也亦宜

文小議大極  
有法度原許

### 祁門縣新修學記

予讀周官六典至於教民之事參互考訂有以見聖人之篤於教也司徒率其屬掌邦教矣而掌成均之法以治學政則又繫於宗伯之屬師氏保氏以德行道藝教民矣而州長縣正又於其所教之事勸戒賞罰之御史掌國之治令固有事於教典矣而布憲之職執節以宣于四方者又所以弼教也六卿分職而教無不在蓋禮樂刑政皆聖人修道之教不獨司徒所掌者爲教也教

碧川文選

卷五

十四朝叢書

約圖刊本

道之重夫豈一人一職所能舉而勝之哉我國家稽古建官學校之教皆領於宗伯而州縣之學師儒分教之守令兼督之畿內有御史外臺有布憲又提其綱維而振肅之皆周官之法也法立而任得其人則教道舉賢能興化及齊民而美俗成矣記曰化民成俗莫先於學其不以此哉徽之祁門舊有學屢燬屢復弘治八年四月又燬惟文廟巋然如魯靈光之獨存知縣事韓君伯清願瞻惕然欲圖興復咨於太守張君禎以達於監察御史暨大夫皆允其請乃集羣工飭五材心計指授罔

不節適帑羨無幾區畫就緒學之舊址前逼廟垣衿佩  
不足以周旋因拓其址稍北虛其前爲廣庭遂構堂五  
間中三爲明倫堂旁二作軒東西向東曰毓秀西曰樂  
英堂下左右廊各七間俱以北上三間爲齋左曰居仁  
右曰由義餘爲諸生藏修之所廟之東西兩廡及儀門  
皆圯剝將壓悉撤而新之各五間靈星門及師生廨舍  
周垣橋道皆葺其舊而加飭焉經始於九年六月落成  
於十年七月於是廟學煥然一新矣提學御史方君誌  
行部視學見而嘉之訓導張君聰俞君瑞請紀其成方  
君以予嘗執簡從太史宜書其事俾諸生某某來謁不  
能辭予惟國朝建學立師設官分職一惟成周之制今  
祁門之學典教有張俞二君知立師道者也提學有方  
君公而明者也張君作郡韓君爲邑賢守令也祁門之  
士得諸君胥教誨胥勸厲其於所謂德行道藝者必有  
聞矣而韓君又能興復學宮以作新士氣將見賢能之  
書又加於前禮義之俗化成於下鄒魯之風成周之治  
其始自畿邑以普及於天下乎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  
心請以魯人之頌泮水者爲祁門願望之



祁門縣重建明遠樓記

祁門徽之壯縣也其山川形勝東北有祁山西南有祁門合而稱之以名其縣縣治之外門舊有譙樓榜曰明遠成化九年樓與榜皆燬焉久未克復弘治六年江夏韓侯伯清來知縣事越三年庶政惟和百廢具舉乃因故址復作樓五間規制高敞有加於昔樓上棲鼓以嚴更曙以時作息創於秋七月成於冬十月揭以新榜仍其舊名學官張司訓聰俞司訓瑞相與造侯以洒落之謂不可無紀載以垂諸後遂遺諸生某某來南都徵記

蕪川文選

卷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予予觀漢書郡守縣令之治有譙門焉說者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者耳記曰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祁之譙門命爲明遠樓者固其所也孔子以浸潤之譖虜受之愬不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然則斯樓之榜亦可以爲盤銘歟登斯樓者高居遠望目之所見心有思乎必也見民之庶則思富之見民之逸居則思教之見民之饑寒疾苦顛連無告則思所以拯救之又思爲民興百世之利祛一邑之害不但譙愬之不行而已則其爲明且遠固無愧於斯樓也然亦豈無見貨而思罔之見色

而思漁之見勢利而思趨之者乎則其不明而閉於近也辱斯樓矣豈惟是哉居考績幽明之任者且將榮辱其身可不慎乎夫魯人新作南門知者譏其過制萍鄉令更鼓分明聞者稱其善政今韓侯之爲此乃復舊而不過制其所以爲善政者又不啻此修先聖廟新學宮作平政橋實裨民百世之利今復成此役公帑不甚費而民力不知勞蓋其才識明而知慮遠區畫有方也他日陟明遠到有可待者故余爲之記俾後之人登斯樓而出入是門者其視之以知所勸戒云

碧川文選

卷五

十六

四明叢書  
總圖刊本

都憲行臺重建記

松江府上海縣重建都憲行臺成巡撫左副都御史彭公彥恭行部至止落之題其廳事曰正公平燕寢曰敬畏既而知府劉君琬知縣郭經請礪石勒文以紀其事公曰然紀事之文必以屬之太史氏以予嘗爲史官乃俾來請謹按行臺在縣治東北一里許有川曰方浜韻書溝之納舟者曰浜蓋方言也浜之陽厥地爽塏厥向離明達路橫互于前石梁翼左右其爲巡撫重臣蒞官行法之所久矣門垣堂廡日就頽敝非所以嚴憲度

肅具瞻知縣經欲圖興造以其事申之於府以其事達之都憲既得請乃商工度材會計公帑之羨可以給費者皆必咨請以從事諒日興作悉撤其舊而新之前廳後寢各五間寢之後有亭假山花竹左右列置寢之前爲穿堂二間以屬于廳廳之前爲軒三間以臨于庭庭外甬道南出爲儀門三間儀門之內及寢之前左右廂廡凡十數間則吏牘之所棲徒隸之所憩庖湑之所存也儀門之南爲外門五間設扃鐃以嚴出入門之左右翼以垣牆折而東西以周于北凡一百二十餘丈外

門之前又作綽楔門三間榜曰都憲行臺又作坊門於達之東西東曰綱紀西曰旬宣所以嚴憲度肅具瞻者無不備矣作於弘治十三年正月成於其年之六月凡用公帑白金六百五十餘兩民知趨事赴工而不知費之所出也予嘗讀周官御史掌邦國都鄙之治法凡治者受令焉秦漢以來則有御史大夫及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察舉非法今之巡撫都御史其職無以異也南畿列郡聖祖創業所基國家財賦所出巡撫之任每極一時之選若周文襄公三原王公者其政聲

風采猶可想見等而上之若宋之司馬公任中丞子留  
臺言新法之尤病民者宜先罷其後爲相卒罷之漢之  
薛宣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此皆可法者  
又進而上之周公畢公保釐東郊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斯其至矣彭  
公之爲政知正大公平之體而又持之以敬畏大書而  
昭揭之旣以勵己亦以勵後來繼今者究其所至則何  
古人之不可及哉故予爲記其臺之成而以古今居是  
職者論次之使凡蒞是臺者知所視效以古之聖賢自  
期待相與翊贊皇明永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  
哉

寧國府涇縣仰賢公館碑記

府治之南一百五里有縣治曰涇涇之南一百四十里  
爲旌德縣治涇旌之間地名茹麻嶺有巡檢司焉距涇  
僅六十里抵旌則八十里而司固涇屬也先時涇之桑  
坑旌之三溪各有巡司桑坑者或徙之考坑商旅病焉  
當道者奏請合一司而一之以徙置于此地當南北要  
衝行者至止飢飲食勞欲息往往舍于逆旅其達官貴

人無所於舍則居停於巡司夫以譏察之吏徼巡之卒使之僕僕爾以勤館人之役非其職也其有持憲節握郡符縮縣章贊賓幕以申命行事者亦據館于此堂陛不嚴臺府胥徒與巡司屬人出入雜糅姦莫之禁尤非所宜弘治十二年夏五月巡撫南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彭公行部至此顧眙之閒以爲非便欲改圖之乃諭寧國守劉君涇縣令李君撤巡司之舊而新之以爲公館改作巡司於其右於是公館有廳事有左右廂有門各若干楹巡司有寢有堂有門有鼓樓凡若干楹不三月而落成民不知勞費而公館巡司各得其所李君以書抵子請爲之記且曰公館尙未有名惟命之從子謂公館作於寧國之屬邑當以其國故名之今之寧國唐之宣州也唐相張曲江公寄裴宣州之詩有曰遠近聞嘉政平生仰大賢蓋裴公之爲宣州首務教化治尙寬厚故張公嘉其政而仰其賢也然寧國之故豈獨一裴宣州之賢爲可仰哉有持憲節於此者若顏魯公之風節可仰也有握郡符於此者若江文通謝玄暉之善政清才可仰也有縮縣章於此者若李善之爲涇令呂誨

之爲旌德簿皆可仰也其贊賓幕於此則有李博崔羣  
楊儀之者韓昌黎固謂藩鎮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也  
今之持憲節握郡符縮縣章贊賓幕于是邦以臨是館  
者蓋亦仰前賢而思齊乎子因名之曰仰賢公館而爲  
之記彭公名禮以進士歷官工部右侍郎改今職賢聲  
政績人皆仰之劉君名廷瓚李君名鸞皆以進士歷官  
御史以遷今職劉爲賢守李爲賢令亦爲人所仰者庸  
詎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故皆得牽連書之併  
勒之貞珉以示來者

涪川文選

卷五

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常熟縣學重建先聖廟記

蘇州府常熟縣學舊有先聖孔子廟歲久頽靡將壓且  
舊規卑隘弗稱揭虔妥靈縣令楊君子器欲作新而充  
拓之言於郡守曹君鳳又言於巡撫巡按凡持憲節以  
蒞茲土者皆可之而提學侍御方君誌且署其牘曰興  
學有司之首務況廟廡聖賢棲神之所尤不可怠違其  
亟圖之乃俾會計帑羨市材庀工而委縣丞張翰董其  
役悉撤其舊而新之廟廡之側舊有倉從而之他以其  
地充拓廟址東西增四丈六尺南北增一丈八尺築其

址高一丈五尺重建禮殿五間東西兩廡各七間戟門  
三間左鄉賢祠右名宦祠各一間靈星門如戟門之間  
門左有隙地爲杏壇其東子游廟後觀德亭前爲齋舍  
左右各六間其西明倫堂右及儀門之右爲訓導宅前  
後各一所泮池之東爲禮器之庫其西爲糜食之倉卽  
前所徙置者至於學之堂齋及諸廡宇皆葺其舊而煥  
然一新經始於弘治十三年春正月之望至秋七月之  
望而落成焉凡其五材之用百工之事其費帑羨白金  
九百六十餘兩而足學之師生咨於方君欲請文勒石

以示永久遂以屬子未幾而子器去爲考功主事今方  
君又擢山東參議因速子文嗟乎文逋久矣子非靳於  
言也蓋難爲言爾昔者子貢以夫子之道譬之宮牆謂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貢親游聖  
人之門牆而得見之故能爲是言今去聖旣遠學未見  
道望宮牆而不得入其門雖欲議擬稱述之固難爲言  
矣第於作廟一事有可以爲學道者勉焉不可不一言  
之常熟縣學建置始末自宋元以至國朝數百年閒碑  
記林立其言廟學之重建屢矣今者作廟撤其舊梁得

見其題識實端平三年二月壬子知常熟縣事王煥所  
建也以是觀之則後之碑記凡言重建者其可信乎學  
未見道得人言語文字以爲道盡在是者亦未然哉必  
若今之撤廟窺梁以得其始建之歲月然後爲真知也  
大學明德新民始於致知格物中庸獲上治民悅親信  
友必先明善誠身蓋必真知之然後能篤信之允蹈之  
斯道在我而凡天下之事可一以貫之矣常熟之先賢  
有言游者聞夫子學道愛人之言而篤信之宰武城以  
禮樂爲教而允蹈之其在聖門列於文學之科孟子稱  
其有聖人之一體朱子稱其爲豪傑之才鄉邑之士必  
有聞其風而興起者今又得良有司作新廟學以振厲  
之抑豈無豪傑之士學道之君子得聖人之一體者出  
於其間以爲天下國家之用以弼成斯世禮樂教化之  
功哉是則予之所深望也若夫以文學射策決科隨世  
以就功名者是邑固未嘗乏人奚庸子謙說哉

蕪湖縣學尊經閣記

予嘗讀帝典之書說者謂典字從册在丌上尊閣之也  
故凡庋藏之所多謂之閣若漢之天祿石渠皆藏書之



閣也宋張伯玉作六經閣記謂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今之學校有作重屋以藏書者謂之尊經閣其所由來遠矣蕪湖知縣張君伯祥勤於政教興學勸士惟恐不及環視學宮有廢址在明倫堂後榛莽弗治進諸生問故則曰此中先有堂焉爲師儒之燕寢旁有齋舍生徒之所藏修皆廢久矣君惕然于中有意興復以學校之教治經爲先今州郡之學多有尊經閣以藏朝廷頒降之經書以資師生之講習此學獨無之不可不作也然猶不敢自專以言於郡守項君經則從以言於

提學御史方君誌則從以言於巡撫巡按則從無一違者乃商材度工諏日興作首建尊經閣五間東西八丈四尺南北五丈高四丈餘閣之前左右齋舍各若干間視昔倍之內至殿廡外至垣牆下及泮池木植之損撓者磚甃之破缺者剝墜之漫漶者甃石之未完者皆葺治而新之凡用木以株數幾及八百石以丈計二百五十有奇磚瓦皆以萬計他物稱是作於弘治十三年三月成於次年某月學之師生欲紀其歲月于石以請于知縣以咨于提學二君皆吾鄉友也因以屬予子惟聖

人之道備于六經經者載道之書也治經者從事于學問思辨身體而力行之達之家國天下巍乎功業煥乎文章斯尊經之至也豈徒尊閣之謂哉隨其身之所至力之所及以經術經世務以有益于時其次也不及經世而以其學傳諸後又其次也若夫出入口耳四寸之閒以譁世取寵叛經離道無益于時無聞于後斯爲下矣蕪湖之士治經學道者眾矣其必知所擇哉以無忘乎良有司建閣尊經之意哉是役也廟學皆修舊而已新創始者閣也閣之功爲大故爲之記其來請記者庠生某某董是役者鄉耆方椿也得牽連書之

碧川文選卷六

明鄞楊守陞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稽仲選

濬縣重修廟學記

濬大名屬邑也大名與河閒在宋時爲河北重鎮靖康之變皆沒于金以訖于元淪于左衽者二百餘年彝倫攸斁庠序之教可知已我太祖受天明命用夏變夷復中國衣冠禮義之舊學校興彝倫敘化成俗定又百四十餘年矣濬之有學肇自洪武癸丑知縣項如英作之

碧川文選

卷六

一

明嚴書  
約圖刊本

祭酒宋公納記之載之碑刻可考也其後敝而復修壞而復治者屢矣弘治十五年知縣郭君東山復加修治於禮殿像設飾舊爲新於兩廡壇宇廓隘爲弘於戟門易卑小爲高大門之兩旁左神庫右器藏門之前鑿池爲泮架石爲梁泮之外左神廚右牲房靈星之門舊柱以木今易以石皆前所有而改爲之泮則前所無也廟之後爲明倫堂翼以兩齋師生廨舍各有攸處皆葺而新之堂之東舊爲射圃其南爲文昌祠齋舍之南舊爲饌堂至是皆易置之以射圃之地作饌堂以文昌祠路

作甬道移學門直甬道以達於堂齋又新構學舍於隙地倍徙於舊又新立二坊於通衢曰騰蛟起鳳又增置禮器什物範銅磁漆悉底法又改作文昌祠射圃亭于長春觀西而工始畢創于十五年之春正月畢於其冬十二月也董子有言古之王者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長久安寧數百年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宋自慶曆之初詔天下皆立學至元祐淳熙閒道學諸儒繼作於是聖經賢傳之旨君臣父子之大倫禮樂刑政之大

法華夷內外之大分粲然以明者諸儒力也雖更變故卒有賴焉金能取宋于汴其後滅金于蔡者亦宋臣也元能取宋于杭其後舉兵伐元者亦宋之故臣遺黎也我太祖之革元運亦先有假宋之名號者爲之驅除也方金元之有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然皆不及百年而卒歸于中國蓋夷狄亂華綱淪法斃固不能久而中國名教所在雖厄於一時卒伸於後世也然則學校之設禮樂教化之功所繫豈不重哉太祖創業垂統既重其事列聖崇儒右文益篤於斯俗化旣成雖傳之

千萬世未已今之濬又屬畿內漸涵聖化非偏州下邑可比茲又得賢令長作新之文風當益振士氣當益厲其於聖經賢傳之旨君臣父子之大倫禮樂刑政大法華夷內外之大分師友之閒講習討論知之明行之篤而處之當者必有在焉窮所養達所施也他日有能行義達道以翊贊皇明無疆之業斯其至矣若徒呻佔畢繡盤悅以媒利祿而已豈所望哉郭君字魯瞻山東掖縣人以進士知縣事政教兼舉此其一事贊成其事者縣丞陳豫韓永壽主簿某典史某也請記其事者教諭某訓導某某也爲之請於予者其邑人吏科都給事中王君洵也併識之

鄆縣學遷明倫堂建尊經閣記

弘治十二年夏六月提學憲副趙公寬行部至鄆鄆學師生言於憲副曰尊聖道斥異端吾儒事也今儒學之東有佛寺焉聖師廟貌浮屠之居得以尙之絃誦之聲梵唄之音有以雜之揚子雲有言在門牆則麾之今異端之教偪邇先聖之門牆不可以不麾斥之也憲副曰然遂移文于郡太守伍侯符屬縣令趙君經徙學東之

佛寺所謂寶雲者置于戒香廢寺之址而以寶雲之址歸之學學之師生復言于太守曰道莫重於五倫其文載于六經學道必先明倫尊道必務尊經經明則人倫之道明賢能興而治化成矣故學有明倫堂有尊經閣今學偏側于文廟之西堂宇庳隘無地以建閣殊爲缺典宜徙明倫堂于寶雲故址而其後尙有餘地可以建尊經閣太守曰然遂移文縣令徙置其堂方議建閣以述職之行未遂也貳守俞君綸攝府事通守茹君鑾攝縣事相與經始而茹君營之甚力然皆遷免去任新令曾君直克成厥終予以致事得請歸鄞學之師生具述其事請爲之記予惟古今學記多矣四代之學三物之教道統道學之傳國朝建學立師之制前人屢言之今固不敢勦說也惟以古人之事有類於今日者言之唐之王仲舒爲江南西道觀察使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韓文公書其碑稱其志儒之本達士之經宋有李大夫堯俞於宋城縣拆佛宇取其材作夫子廟石守道爲記而善之曰撤佛宇弱夷法也尊聖師明大道也今提學監司有王觀察之風郡守縣令有李大夫之善

抑豈無若昌黎徂徠者爲之記乎予非其人也尙何言哉竊嘗誦曾子之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師生言於監司守令者欲尊聖道斥異端明五倫尊六經其所聞所知偉矣監司守令聽從其言堂宇之庠隘偏側者旣擴之而高大光明矣若夫尊所聞行所知以造乎高明光大之域則在師友講習力行何如耳學至高明光大而賢能賓興俊造登庸以與聖君賢相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以收化民成俗之效斯無忝乎朝廷建學立師之制與監司守令興學勸士之心也願與吾黨之士共勉之先是文廟聖像座隅復有石像一軀相傳以爲甬東書院所遺史文靖公刻于序拜亭者轉徙湮沒久矣因浚泮池得之以寘乎此予子茂深適見之以爲塑像之隅復置石像不幾於侮聖瀆神乎因捐金以請于學官爲之藻飾几座今奉安于尊經閣中併記之

安福伍氏兩祠堂記

伍氏兩祠堂一在安福縣東前街一在縣之荷溪皆宗人希淵方伯繼先志而成之者也方伯之子大參符敘

其始末示予請爲之記按伍氏出于五代時福州長史諱諄之後長史自汀之寧化徙居安福之東隅有二子長伯謹居後街次仲傑居前街前街之系有諱詰者登宋治平進士累官四王宮教授遭元季兵燹前街之居燼焉教授之孫性中克復之有子七人長伯宏登洪武初科進士其後徙居荷溪次伯澄伯讓伯謙伯川仲矩仲舒散居縣之北鄉性中所復之居遂曠廢僅存數楹七房子孫以事入縣城者寓宿而已方伯之父封員外公於天順癸未初建先祠于所居荷溪之上祀性中伯

碧川文選 卷六

六十四明 續圖刊本

宏暨祖考而伯澄等六人亦祠焉至方伯以爲祠爲本支而設附諸旁親恐非揭虔之意乃於成化甲辰歲卽前街之居葺之爲祠凡若干楹間以與七房子孫共祀長史宮教性中及伯宏伯澄等七人性中所遺祭田七房子孫輪掌每歲清明一有事于此前街之祠自始祖以下祀之也又以荷溪之祠歲久支蕃不足以容眾展禮乃於弘治己酉歲徙置于舊祠之南增構若干楹間專祀性中伯宏以下本支其旁親不與焉伯宏所遺祭田其子孫二支輪掌每春秋二仲再有事于此荷溪之



祠自高祖以下祀之也古之聖人制爲祀典天子七廟有禘有祫以德厚者流光也然祖功宗德之外餘亦親盡祧遷而已況下此者乎後世士大夫家多不立廟而立祠堂伊川程氏時祭上至高祖而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且謂祖豈可厭多苟其所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合祭之朱子疑其說之未及討論也乃曰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今家禮猶存始祖先祖之祭蓋未成之書與晚年定論不同也然則士大夫家祭及四世不可過也然世家大族有祖遺祭田歷世雖遠不得廢祀若安福伍氏之兩祠堂是已員外公始爲荷溪之祠祀高祖性中以下四世旣合禮矣方伯爲前街之祠而上及于始祖長史則十八世祖也不已過乎豈以程子所言無遠近多少須當合祭之而不疑其說之未及討論者耶抑以朱子所言盡孝子慈孫之心而不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耶伍氏自國初以至於今登進士爲顯官者七八人世德厚矣祀先之禮其亦過於厚耶然則如之何而可也祠堂

之祀止於四世四世之上瘞主墓所其有祭田不宜廢祀者祭之墓所可也若曰喪祭從先祖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伍氏子孫惟守先世之成規而勿廢墜焉亦可也予言未必合禮請勒之麗牲之碑以俟後之知禮者考定云

陸氏南岡先塋祭田記

城南十里許有阡曰南岡湖西陸氏祖塋也肇自宣德間一府君始葬其中厥後族葬已數世矣顯者贈刑部尙書二府君贈兵部員外郎五府君贈江西道監察御

碧川文選

卷六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五府君錫誥焚黃有光先隴非一日矣族姓蕃衍後死者又別擇山地以葬春秋祭掃各豐于昵而簡于祖塋之禮成化閒監察之子偁爲郡庠弟子員慨念祖塋祀禮之缺重悲父母早世未能供一日之養乃白於叔祖大司寇康僖公欲勸族之有力者共置祭田以供祀事人各異心不果成也與眾誓曰他日幸得科第當以有司坊牌價銀買祭田也弘治壬子果膺鄉薦竟以有司所餽價銀四十兩買田八畝專供祖塋之祀宿昔之願始遂然念祖宗積累之德父母生育之恩未能酌其

萬一又慮田畝不多歲更世改或久而湮沒請子記其事將刻石瑩堂壁閒使後之覽者知其所自俾吾子壻也以福建按察副使致事其自述如此子因而系之以辭曰

西湖十洲間三島百年行樂仙夢杳喪車幾度出城闈埋玉南岡多蘊草顯揚潛德屢焚黃省郎御史尙書詒御史初爲諸生時三復蓼莪思欲報鹿鳴宴裏一鎰金買田八畝供祭掃尊尊親親恩罔極顧此么麼奚足道世俗計利忘其先報本追遠事亦少先世墓田嚮與人誰肯捐金爲蘋藻君美此舉良可書以厲薄俗爲世表

寧波府重修禮殿儒學記

宋乾道淳熙閒吾郡有四先生以理學名天下慈湖楊文元公定川沈端憲公廣平舒文靖公絜齋袁正獻公是也當是時朱子在閩張子在潭呂子在婺陸子在撫諸儒之學以孔門所傳尊德性道問學爲用力之地天下傾而仰之如水之江漢星之斗故四先生能自得師取友以成德業時則有若太守張侯尊賢育材賓興勸駕預有力焉張侯以乾道三年擢守四明修起郡學舉

行稽古禮文之事士氣聿新名儒繼進乾道五年文元  
端憲同登進士八年文靖繼登正獻登于淳熙八年而  
嘉定七年袁甫狀元及第實正獻公之子也是數公者  
皆百世之士張侯一守四明得百世之士數人於數科  
之間信乎豪傑由科目進也四明文獻於斯爲盛天運  
循環無往不復今太守張侯名與乾道太守適同其尊  
賢育才之心又同今修起廟學作新士氣又無不同經  
始于正德某年某月落成于某年某月棟梁榱桷厥材  
孔良勳望丹漆厥繪孔揚殿廡堂齋燁然輝光博士諸  
生周旋其間嘉其成績不鄙謂余宜書其事昔魯侯修  
頡宮詩有頌美而春秋以爲常事不書固也然吾郡廟  
學宋乾道閒太守張侯修之屢廢屢復距今三百四十  
七年復得太守張侯修之似非偶然亦異事也四明文  
獻將復盛之兆乎四先生之理學將復見于今乎吾黨  
之士尙思景行先哲進修乎德業而奮發乎文章擢倫  
魁登樞要翊贊天子植無窮之業不顯張侯亦有無窮  
之聞哉勒辭貞珉傳之永世尙有考焉張侯廣東人第  
進士擢御史以言事去職今復起爲太守字廣漢名津

乾道閒四明太守亦張姓而津名故子文及之

杭州府儒學重修記

弘治甲子冬監察御史車君梁奉命巡按兩浙風紀激  
昂政事修舉尤以興學造士爲務月朔十五日例以香  
幣展拜先聖於杭州府學登進諸生勉以進修德業志  
於兼善天下閒嘗仰瞻廟貌環視學宮其閒有當修舊  
增新者隱度于心久矣至乙丑之秋命三司諸大夫儒  
學官僉議興作眾情惟允乃具五材役羣工屬提學憲  
副陳君玉總理之知府楊君孟瑛暨其僚佐更督之千

碧川文選

卷六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戶卜吉孔仁教授陳琬寶董其役凡大成殿明倫堂尊  
經閣鄉賢祠以次修葺柱石簷椽之傾壞者易之以壯  
固門庭藩廡之湫隘者更之以爽塏黝堊黑白之漫漶  
者飾之以鮮明於大成殿東西墀內鑿二井各覆以亭  
戟門前之泮池舊有三橋偪仄今去其二築石堰以疏  
淤塞靈星門外相距五丈建兩翼門各三間東曰義路  
西曰禮門又東隙地則建樓一所題曰應魁皆前此未  
有也經始於乙丑之秋九月其冬十月畢工費悉出於  
公帑一介不取諸民於是學一新人爲之拭目改觀矣

布政使林君符戈君瑄屬參政伍君符致書而俾訓導  
陳奎寶來請記車君庚戌禮闈守陟所取士也綽有才  
望議論侃侃視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者其修學一事豈  
足以盡其猷爲似未足書然天下之事興廢補弊易爲  
力人或忽之而不爲極弊大壞難爲功人則悔之而莫  
及爲難於其易圖大於其細始弊而修之日新又新則  
不至於極弊大壞矣商之中興也伊陟巫咸佐太戊振  
起之周之中興也方叔召虎佐宣王修復之故商祀六  
百周曆八百皆以興廢補弊有其人也今於車君修學  
一事而重有感焉不可以爲不足書也然世之爲監司  
直指者惟汲汲於簿書期會法令所及者爲急而於學  
校教化之務顧不遑焉車君此舉尤足書也杭爲文獻  
之邦士之游儒學而有志於天下事者其有味於斯言  
乎修德講學日新又新無或廢墜以成可久可大之德  
業亦若是也故因記以勉之若夫學之建置沿革與國  
家興學造士之制則有前人之碑刻在茲不復贅

劉憲使傳

父忠愍諱球

昔蘇子瞻舉申包胥之語謂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

人巨謂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余以爲人之勝天暫焉耳天之勝人恆且久也善惡之報近及其身遠在子孫皆理之所必然者也故翰林侍講贈學士諡忠愍劉公在正統閒以雷震謹身殿鳴吻上言修省十事其閒攬權綱以親政務等語忤奸闖王振下錦衣獄振嫉其黨指揮馬順害之其死甚烈已而振勢益張黨與益熾遂致北狩之變振死于兵順及其黨皆誅於是忠愍之節暴白于天下其後二子皆至大官諸孫世濟其美予以見人爲之暫終不能勝天而振順之惡誅

碧川文選

卷六

三

四期歲書  
約圖刊本

及其身忠愍之善慶延子孫未已也忠愍長子官至左參政仲子官至按察使二惠競爽而按察公余嘗受知焉故余傳其事而以忠愍先之亦竊取太史公列傳之義其傳曰按察公諱釘字仗和安福人也其世系具載祭酒李公時勉等所爲忠愍誌傳公自幼好學忠愍授以春秋經傳皆通習之姚文敏公夔學于忠愍公與之上下議論文敏甚奇之復從禮部侍郎李公紹卒業學成行立會忠愍被難痛憤幾不能生遂絕意仕進迨振順等死忠愍被褒贈刑部侍郎楊公寧巡撫江西召公

懇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矣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始幡然起應景泰庚午鄉舉薦名第一人甲戌登進士第選爲翰林庶吉士預修實宇通志書成賜文綺楮幣擢廣東道監察御史立朝行部甚得憲體嘗巡福建有都指揮僉事錢輅與其僚劉甲有隙劉構輅于鎮守中貴以兵夜圍其第輅逸出中貴遽以反聞廷議遣官會公覈其事輅已詣公自首公奏辯實無反狀輅猶械繫至京竟得釋每語人曰吾微劉御史者族矣汀州豪民欲攘其鄰之墓地弗遂乃謾言其地當出帝王以獻于朝致遣官會公驗之公曰遐荒之地寧有是耶乃抵其豪以法且斷其山隴以杜後人之覬覦者福州有何布政之父嘗賈于廣會朝廷遣中貴及御史入廣取珠珠不足或言何之父私取之歸者御史輒以問事下公捕繫追取之都御史寇公亦寄聲必欲追償庶免貽患公察其冤歎曰吾豈能逢迎爲悅而寘人死地乎乃會官鞠問卒無左驗奏上何之父子皆免及巡京畿眞定有廢婦不安其室宗人醜之其箠之至死有司以謀殺坐死者六七人公曰此羞惡之心所發也讞從末減廷議是之



其平反刑獄多類此然麗於正法者亦不苟貸有都指揮仲榮提督海道受賄有都督桂福驚卒取月錢皆劾治之時英宗勵精爲治繩下以法每遣人偵察奉使不職者罪之獨於公得其善狀以聞且曰此忠臣劉某之子也上爲之惻然因令錦衣檢簿書劉某得死之由吏以年久無稽報然上有意欲大用公而已不豫矣憲宗卽位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政公至則明教條嚴考校旣程其文必廉其行士皆奮勵篤於文行擢倫魁爲顯官名臣者多出公門陞按察使明慎用刑不事苛

碧川文選

卷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刻民無冤者未幾以母喪去服除改雲南按察使時鎮守中官錢能怙勢纘貨遺其麾下指揮號郭京官者取捷徑往安南求賂凡朝廷遣使安南皆道廣西未有自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閒啟途縱之還遺一首以兵尾其後將近邊郭給其首請先入白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旣傳聞籍籍朝議以王公恕爲副都御史撫治其地至卽令按察官捕郭指揮欲窮竟之郭赴井死復逮治其黨輒命公處分公爲中官開陳事理明示禍福俾勿梗吾治自是雲南之

兵民得安靖者公有力焉戊戌春逃職至京遂致仕歸  
歸七年以疾卒年六十四子縝以進士歷官南京禮部  
郎中約鄉貢士俱嚮用未艾云

太史氏曰余觀漢王子侯表長沙定王子蒼分封爲安  
成侯一作安城在豫章郡及長沙國長沙屬邑有安成  
卽今安福也今安福劉氏相傳爲安成侯之後其亦有  
所自邪然定王子元光六年侯者四人安成宜春句容  
容陵也元朔四年侯者六人路陵攸輿荼陵建成安眾  
葉平也五年侯者五人夫夷春陵都梁洮陽眾陵也春  
陵之後雖中興漢室今求其苗裔已不可得況其他乎  
獨安成之劉有若忠愍憲使者文章節行政績表表偉  
偉光前裕後若是嗚呼其遺澤深遠矣哉

碧川文選

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尙書程公像贊

英標山立修髯戟張津津眉宇楚楚冠裳其形於外者  
可卽其有諸中者難量胸吞雲夢之富心羅列宿之章  
著書屬文力追往哲稽古訂今尤其所長官序躋乎三  
品文名溢于四方惟其志於大行汲汲皇皇人得乘費  
力扼其吭再起再蹶不勝憤懣以卒於瘍惟天子明喪

贈有光嗚呼河東子厚雖以疏僞獲訕亦以材高見忌而終于投荒西崑大年史稱其剛介寡合則豈肯以不  
休私其鄉士憎多口其亦何傷惟瑤琚玉珮之辭抑而  
愈揚蓬山冠鰲之筆久而彌芳公殆類是可謂不亡

### 林都憲小像贊

都憲林公待用自爲秋官時以崇正擊邪至下獄謫官  
未幾牽復遂屢遷至按察使又以持正不阿引疾致仕  
久之召爲布政使不起後起都御史不得已就職忠讜  
氣節爲當今第一流人物文章刑政又其餘事蓋孔子  
所謂大受也公於予爲同年友閒出其畫像半身小影  
視予予爲之贊曰

蟬其冠其容之端冰清玉寒豸其服身不枉曲惟知邪  
之觸雖未見其全體而僅出其半已使人至不敢仰視  
頰首而慚汗第不知其腰以下視古人之寸度何如若  
復盡其全體以悉其步趨則當見其奔軼絕塵之勢可  
以接武臯夔躋世唐虞與八元竝驅而竄四凶於必誅

者歟

東坡王元之像贊  
當拜下風原評

翰林侍讀白秉德發解像贊

成化庚子京闈取士孰持其衡吾兄文懿得一士焉文  
辭偉麗以冠賢書以語同事曰此奇才北士罕儷周郊  
之麟冀野之驥拆卷知名南宮白氏一日聲華朔南是  
暨旋登甲科廷魁及第史館編摩講筵登侍駸駸要津  
日升川至惟文懿公先識惟睿目之爲麟今果出類  
之爲驥今果騰異尙慎其馳不蹈不躪其將爲亨衢之  
大行而終爲文明之上瑞也邪

上吏部請畱成先生書

竊聞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

碧川文選

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焉故人之事師如子事父臣事君君父有急爲臣子者  
固捐生以赴之矣不幸師以無罪被黜爲弟子者能不  
爲之一赴愬乎此諸生所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冒進草  
茅之言也惟少寬假之使畢其說幸甚生等伏見受業  
師寧波府學教授成規發身賢科累官文學其陞授本  
學也端規範以律己嚴條約以誨人賢者獎之以恩不  
肖者懲之以威諸生居齋舍者親至其所察其勤惰時  
給膏火之費茶菜之物貧者以粟周之病者躬視而藥  
之喪不能舉者出布帛以賻之遠行而無資者厚贖以

遣之故諸生畏愛兼至恩義交孚爭自濯磨以底于成於是預名薦書者殆倍於前而竊鄉榜第一者連得二人出其門者往往知尙廉恥敦信義而士氣爲之一振斯成教授之力也今當考績幽明之時謂宜有以褒之而反以老疾黜之此諸生所以驚歎而深惜之不得已而有言也昔楚丘先生有云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夫爲師者所以授業傳道解惑非有追車赴馬投石超距之事也成教授年雖六十而齒髮猶壯精神未衰學行益老成而化導益篤恐未可以爲老疾而去之也然以其爲老疾者豈以教授平昔恬退而福建江右迭徵考校皆以老辭遂以爲老疾者殆未也況教授今已歷任八年其志亦欲俟九載考績乃致事耳獨不能待之朞月以全其晚節乎若今日遽以老疾黜之則與夫罷軟貪墨素行不謹者同一黜退併其平素之善一舉而喪之將使人侮老而慢賢似非所以黜幽而陟明此諸生所爲深惜者也語云江湖之崖渤海之島乘鴈集之不爲

多雙鳧去之不爲少今天下之大百司之眾罔一成效授豈爲妨賢路哉正恐繼之者未必如其賢也轉移之機惟在廟堂一舉手之勞耳此諸生懇懇款款之情固所願而不敢請耳昔陽城爲國子司業以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百數十人至伏闕請留蓋亦篤於師弟子之義然也生等今日之舉雖極知狂妄僭逾無所逃罪然亦豈爲過舉也哉伏惟台慈洞察矜其情不錄其罪幸甚

與屠朝宗書

先生後不得諡竟以是書受中于新都楊相公萬世子孫能無飲血原註

碧川文選

卷六

三四明齋書

荆閣刊本

今月十三日早朝鴻臚寺奏引傳奉官謝恩者至四十餘人及午刻錦衣衛逮捕科道官廷杖者至六十餘人一日之閒有此二事非小變也士論咸謂三原公在必有論諫今四明公亦有意乎否邪天下之士所以責望閣下者重矣側聞閣下糾率大僚有所諫論久未見報豈將欲言之而又中止之邪古人謂明王可爲忠言聖明在上慶賞威罰出自宸斷萬有一言或愆一時之喜怒若程敏政之禍人皆以爲必不能免也而卒克保全王越之舉人皆以爲必不可回也而卒不起用雖古之

明王從諫若轉丸者恐不足以希望聖德第爲之忠言者有未至耳閣下固主上之所親擢而信任者也倘能爲之忠言一不從而至再再不從而至三期必開悟宸衷俯從公議然後已焉可也今未進一言而逆料之以爲必不見從而不言豈不厚誣聖主也哉且科道悉就逮而閣下卽請委尙寶司中書舍人攝六科事閣下自以爲善處尤非也謂當先進一疏大略言六科王命出納之所十三道糾察朝省之職皆不可一日曠官今以言事件旨既不見從豈宜加罪卒然之聞旗校四出搜

碧川文選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言刊本

索公署叫囂閭里捕繫言官纍纍道路萬目驚視萬口駭歎以爲不知何事至此而獨傳奉之官彈冠相慶以爲莫予毒也已此豈太平盛世之所宜有哉今六科之門皆閉出納之命方重御史之班一空糾察之職幾廢恐自有科道以來未有此事也且先朝雖嘗罪言官而未嘗悉及雖或一時罪之亦不終日釋之況今明詔責科道官惟以爲不諳事體耳豈復有度辭隱情須下獄鞠問邪伏望聖斷卽時處分俾復厥位庶無曠官也若能早以是啟悟上心未必不聽果不聽焉乃請委官攝

事猶有辭於天下也今未聞論救之章而遽進委攝之疏不幾於逢迎上意而堅其挫辱言官之計乎眾口嗷嗷歸咎於委官攝事之一疏則閣下自以爲善處者人皆以爲不善處矣適聞獄中人各撻二十已有不能勝者若處分之日復有重譴則人將何以堪將使言官痛懲而結舌奸宄痛快而逞志是豈國家之福哉閣下及今猶可一救非惟救言官也救國體也亦閣下所以自救以塞天下之責也若夫傳奉之事亦未有所論列豈遂已乎抑有所待乎伏望閣下思聖天子所以信任之篤士大夫所以責望之重無使忠諫之路塞而僥倖之門開則天下幸甚

論救祭酒司業奏

臣等伏見本監爲事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先任祭酒禮部侍郎邢讓俱以錢鈔事坐罪者臣等實爲陳鑑等門生備知所坐罪由以法論之固有可罪以情言之則有可矜故敢冒死而爲一言監中錢鈔本祖宗養賢之惠也但每歲錢鈔到監多不及期有該支監生先已撥歷出監其尙在監者不時唱名給散其已出監者或未關



領以此錢鈔留積在官遇有公用則取之循習已久刑讓等繼爲祭酒司業習熟見聞以爲常事因而修葺齋堂置造器物實有功於廟學祭死藥病犒賓餽賕亦有篤於人倫以爲官物還爲官用已無所私不復顧慮支費旣廣案卷不明本監官屬自相舉發於是刑部參之科道言之聖明宸斷著令三法司錦衣衛究問各差御史等官親到監中查考前項公用并令牙行估計數目皆已明白其閒尙有實曾支銷查無左驗者蓋所收錢鈔虛數雖多堪用者少且器物有昔貴而今賤者其錢

鈔則昔賤而今貴也官府修造費倍民間今以民間時值以估齋堂什物之類豈能盡合時宜其餘公用尤多日久不能悉記法司無所憑據三人各坐侵欺實則但因不悟循習之弊不明出納之數以至於斯此其情之可矜者也今三人所坐侵欺錢鈔以銀記之各不過三四十兩之數耳彼皆身居重任家有厚祿且久處詞林素厲名節豈肯侵細微之利以受汚辱之名哉今以公用之費而爲己私之罪此又情之可矜者也大抵此事初發人皆以錢鈔數多動經數千萬謂是三人侵欺

人已物議紛紛今查盤鞫問乃知錢鈔數多以實價佔  
之不過銀一千餘兩皆費於公用而三人所坐侵欺者  
各不過三四十兩是以前之議者今多轉而惜之臣等  
於陳鑑等雖有師生之恩豈敢曲爲營救但念此舉有  
繫國體聖明之世而侍郎祭酒司業一旦竝以可矜之  
罪而去書之史冊誠非所以示天下萬世也況人才難  
得而此三人者文章政事□□□□使罪實有之是以  
二雞子而棄王城□□□□情可矜如臣等前所言者  
哉昔堯爲君臯陶爲士人有陷於罪者臯陶曰殺之三  
堯曰宥之三豈臯陶以堯之所可宥者而故欲殺之哉  
又豈堯以臯陶之所可殺者而故欲宥之哉蓋臯陶執  
其法而欲殺之堯則矜其情而欲宥之耳今科道之所  
言法司之所問者法也臣等之所言者情也有司知有  
臯陶之法而已伏惟皇上聖德如堯特矜三人之情而  
宥之復其職位豈不兩全也哉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  
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使臣等今日事師坐視其難而  
不言則他日事君又豈能捐軀徇節以盡其忠邪是以  
不避斧鉞之誅而冒進草茅之言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再論救祭酒司業奏

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曰君曰父曰師事君而不致其身謂之不忠事父而不致其身謂之不孝事師而不致其身謂之不義故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臣伏見授業師國子監祭酒某司業某前祭酒禮部左侍郎某因費用本監養賢錢鈔爲官舉奏刑部參提科道彈劾三法司錦衣衛奉聖旨究問擬以侵欺罪名罷官爲民臣有以見皇上聖明威斷法行自近雖侍從大臣不少假貸其大公至正之德誠足以服天下警方來也臣等竊惟某等擅用在官錢鈔案卷不明有司無憑左驗坐以侵欺之罪誠法律之所當然固無詞矣但念某等所用錢鈔大抵皆爲臣等以臣等之故而使其皆受侵欺之名私竊痛心跼蹐不能自安輒昧萬死冒進一言仰賴皇上天地之量日月之明旣不加罪臣等又令該衙門知道大造洪恩雖殞身碎首不能圖報萬一也抑思某等實則不悟官物不宜擅用竝無私將分毫入己神人共知天地可鑒使臣等昧師生之義避斧鉞之誅不行再爲訴辯是上負聖君下負於師矣且如某等任內所收

錢鈔以銀計之不過一千餘兩蒙差御史等官帶領牙  
行照依時值估計所費□□修造房屋置買書籍器用  
可驗者已該六百餘兩所餘四百餘兩雖係公用但無  
文卷可查法司難以准信故以坐其侵欺之罪然遞年  
進士謁廟監生中舉俱有筵宴花紅每季考課賞賚臣  
等皆有書籍紙劄他如助喪醫藥賑濟貧乏所費不一  
通以銀計何下四百餘兩此等錢鈔本爲激勵周給臣  
等而用雖無文卷可驗實則人所通知今以侵欺罪名  
坐之其迹則是其實則有不然伏望皇上察其實原其

碧川文選 卷六

五十四明敕書

約園刊本

情有其侵欺之罪名則非特某等之幸實天下師儒之  
幸臣等之幸也抑臣聞太祖皇帝有曰君人之道惡之難容  
者乃不論其才才有可用者乃略其小過書曰眚災肆  
赦又曰宥過無大今某等文章政事時望所歸且其所  
犯有擅用之過無侵欺之實今皇上體祖宗之心法堯  
舜之道矜其才略其過曲爲赦宥使天下後世皆知皇  
上法必加於大臣如此義之盡也納芻蕘之言而優禮  
大臣如此仁之至也伏惟聖明留神考察幸甚

碧川文選卷六

碧川文選卷七

明鄭楊守陟惟立撰

明鄭李康先裕仲選

故毛大使墓誌銘

君諱俊字世英嘉興平湖人曾大父寅之大父日新父仲實俱有隱行君少英爽讀書識禮道讀史識前古治亂讀律識當代法比慨然欲出爲世用郡守聞其才辟爲從事非其好也然以文無害見稱循資以進覬得一職民事以行其志久之授順天府草場大使所職廢牧

碧川文選

卷七

一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芻菽出納猥瑣之務君弗樂爲未踰年致仕去家近五湖三泖每攜客泛舟觴詠琴奕取適山水閒宅前累石爲山有峯屹如端人竚立君曰此吾友也命其書屋曰友峯因以自號成化甲辰其子廣登進士第君喜曰吾薄仕不遂不得少行其志吾兒能繼吾志復何慊乎歲丙午七月二十三日君以疾卒享年五十歲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先塋之次有子五人長卽廣次遠次恢後君之弟賢次擴皆出正室沈氏次遂側室范出也君性至孝早喪母哀思罔極寤寐見之有夢萱詩卷事父

甚謹承顏順意不欲違離有願長相見詩冊皆文人墨  
客爲之紀述詠歌者也戊子歲父邁疾危殆君百方療  
之弗效窘迫甚乃焚香籲天割股和藥以進疾遂瘳比  
君之卒父尙無恙君以弗克終養爲恨口占一詩而絕  
哀哉可謂終慕者已然割股一事世皆議之蓋習聞昌  
黎外集對鄴人之說也其略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爲  
孝未聞毀支體者也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  
有歸矣宋子京雖然其說又謂委巷之人能忘身以及  
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至黃東發則直以其說爲忍  
且薄不類昌黎之文謂割股以瘳父母疾雖非聖賢之  
中道實孝子一念之誠切也由是觀之則君豈不爲誠  
孝者邪是宜銘已況其他行亦可書而廣之哀懇不可  
拒乎銘曰

夷其股惟以活所怙屯其膏惟其爲底寮退之速命之  
促寧身之不足而餘子之弗祿

刑部員外郎徐君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刑部河南司員外郎徐君諱洪字公博其  
先有諱文通者仕宋從高宗南渡因家蕭山曾祖仁富

誠意伯劉公爲修家業者祖原善考寧以君貴封承德  
郎刑部主事妣贈安人君體貌魁碩性資明敏讀書頗  
首注目一二過輒能記憶初爲邑庠生以詩應鄉舉一  
不中卽更治書遂涉獵羣經子史或聞其博學欲試之  
信手抽架上書得韻府羣玉披其故事叩之應答如響  
其人大驚服曰是書且然況聖經賢傳乎天順六年領  
鄉薦明年禮闈災君趨避棘垣下火已迫有人從後舉  
之得上乘垣反顧其下已在煙燄中矣蓋有天幸焉再  
試不偶入太學祭酒邢公遜之課諸生誦小學五經或

菑川文選

卷七

三四明叢書  
一編圖刊本

若其難君乃素習背誦如流邢公深器之學士劉公叔  
溫聞其名延賓家塾尤敬禮焉成化十一年旣捷禮闈  
入對制策商文毅公當讀卷大奇之欲以爲一甲第二  
或識其楷法曰第一人與此卷皆浙產也商公以爲嫌  
乃寘君二甲第二知者以君不得入翰林爲慊尋拜刑  
部河南司主事未及兩考陞員外郎君居刑曹以經術  
節吏事不爲法家深刻嘗被命錄囚南畿多所平反有  
揚州衛劉愷者坐誤傷人抵死罪屢稱冤君爲詳讞活  
之情罪當者雖威富莫能奪也嘗有陶錦衣者其墻任

軍政坐罪下河南司君治之陶爲營救知君不可以貨  
取乃求權貴說之不聽復求君親舊說之亦不聽竟徙  
戍邊君之公平不飢法類若此君偶得腹疾療之稍愈  
以父年耄恐不得見因謁告還道聞凶問奔號抵家忍  
死襄事僅免喪舊疾復作以成化二十三年正月九日  
卒春秋四十有八以明年十月六日葬于邑西先塋之  
左娶王氏訓導逢吉之女封安人子男五曰寅曰官王  
所出曰察曰宇曰守側室吳出也女三人皆有歸君雅  
行修謹尤篤於孝義年十九喪母孺慕哀毀若不能生  
見者悲之事父甚謹無所不用其情居喪毀甚杖而後  
能起猶匍匐走淳安乞商公爲墓表往松江乞尙書錢  
公原溥爲墓銘以爲親不朽計他可知矣在太學時有  
李生者死無所歸君爲殮斂且書片紙標諸庠門壁間  
以求賻於眾友歸其喪於鄉君同榜進士孔斌卒于邸  
君爲經紀其喪事倡同年賻之而得歸葬于遼東其他  
義舉若此者尤夥也君自爲應舉文字下筆輒爲學者  
傳誦至爲古詩文皆有作者典則有積齋稿存焉詮次  
未就也余交於君二十餘年麗澤之益甚厚聞君議論



侃侃每欲上追古人有以自見於世以傳諸後其志甚遠也然不意其止於是焉爲之痛哭深悼不已今其諸孤走介京師以事狀示余乞銘其墓嗚呼余何忍爲之銘哉雖然知君莫如余余不銘君之美將泯而不傳又何忍不爲之銘哉且因其事狀參以余所知者序而銘之曰

垂天之翼南溟是適去以六月倏焉止息爾雲之足中道而踣駿骨于金埋于空谷嗟嗟徐君不幸類之我銘昭之以永厥垂

碧川文選

卷七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封承德郎工部主事徐君墓誌銘

成化十三年浙西海寧之南壤爲海所齧每一裂輒崩數十丈旣盡吞鹵地遂覆故隄陷桑田及廬舍駸駸逼城郭眾皆皇駭歲復大侵蕩析阻饑之民叫號于道相屬時有誼士徐君發廩作糜饋之以十數鑊列廡下煮糜以數大缶列屏外受糜以數人扼閭之東西俾饑民二十爲羣以次操瓢給糜東入西出無敢喧呶擾擾者其初日食米六七斗其後就食者眾至一石五斗日給數百人如是者八閱月按察僉事錢公山行部召君嘉

勞鄉人歆動列狀欲助君賑饑者凡九家又數月而海患既息歲亦有秋乃已所活人不可勝計錢公大書其事以鏤榜于旌善亭無遠不道之君諱義字彥宜其先台之黃巖人祖善從戍海寧因家焉父聰早卒君爲人精敏仁厚自孤童輒能治生累至高貲友于其兄慈子其子睦于姻黨無不周且至晚見子寬登進士第擢工部主事得以其恩被敕命膺章服而寬又得歸拜慶榮耀加焉於是君年七十有一矣未幾遘疾召寬屬以後事曰吾已瞑目無憾遂卒弘治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也

碧川文選

卷七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配王氏有賢行先君卒贈安人子四人長卽寬爲繕部三年更祠部次敏惠睦女五人王儉劉芳孫泰祝乾崔巽爲其壻巽爲海寧衛指揮餘皆士人孫男女各二人皆幼寬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山之原以其鄉友秋官主事祝君萃所爲狀請銘於余余憶往時君攜寬道數百里抵余家俾授業焉屈指二十餘年矣今方喜其父子之志有成而遽聞哀訃何忍銘之然余雅知君之行誼有不可泯而舖饑之事尤聞之詳蓋君每遇歲饑輒作糜舖民者屢矣惟海患之歲其費尤大事尤

偉故無遠不道之余嘗病世之長民者當無事時不能  
爲民思患預防及患已至不能爲之救恤其或救恤又  
區畫失宜民亦卒不免焉君以一布衣而能救恤之且  
區畫井井全活其鄉人使君得長民之任其不賢於彼  
耶且長民者有可以惠而不費者而不能爲君乃以己  
費而爲之抑又賢也故余於君之事尤欲表之以厲世  
使世之若君者在在有之斯民其有瘳乎乃爲之銘曰  
兩暘之恆海桑之更其濟乎民者人莫與京高貴遐齡  
子貴身榮其得乎天者人莫能并褒封有命旌淑有亭

碧川文選

卷七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又爲之銘豈獨永其聲亦以使人聞其風而興

戚里黃公文暉夫人葉氏墓誌銘

休寧黃氏自仁宗皇帝時有被選爲貴妃者詔徙其家  
京師戚里官其父彥斌爲神策衛指揮僉事卽文暉之  
祖也今文暉伯兄襲指揮者有二女一選爲秀王妃一  
選爲徽王妃如仲兄爲錦衣百戶者有子曰鏞選尙嘉祥  
長公主女弟適王氏者有子曰增選尙嘉善長公主俱  
爲駙馬都尉戚里之盛當世舉無與比是固其家累世  
積慶所致然亦自其內德之茂有助焉若文暉之夫人

蓋其一也夫人姓葉氏諱善寧其先秦州人考士和以軍功歷官府軍前衛正千戶因居京師妣周氏贈宜人夫人其季女也最鍾愛旣長擇配以歸黃氏祇尊章諧娣姒養饋祀綜家政咸適其宜文暉旣貴戚之冒輸家貲助國費以受命服門第奕然而能循雅飭靡有富貴態惟夫人能以恭儉相之夫人於二王如屬爲叔母素有撫教之勤每當嬪時送及門內必以敬恭申命兩都尉一爲從子一爲外甥以時來見闔門與言未嘗不以毋怙侈致戒其於他子姓亦然至於所生子女教戒尤爲諄切子二人長曰鉞次曰鉉皆讀書尙禮無紈綺驕奢之習女二人長適伏羌伯毛銳次適南寧伯毛文皆封伯夫人能執婦道有葛覃勤儉之風故戚里中稱善教者必歸諸夫人云夫人以弘治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卒春秋五十有七鉞等卜以明年正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吾郡貳守畢宗賢其戚也爲狀其行偕來乞銘嗚呼若夫人者其可謂內德之茂者邪而黃氏一門之盛其若夫人者有所助哉其不可使之無聞於後也已爲之銘曰

於赫黃氏寵冠戚里三妃上嬪祖姑孫女帝姬再降內  
外昆弟亦有二女夫爵埒只華轂盈門玉帶金紫家道  
之隆率由內始懿懿夫人克相君子恭以爲慕儉以爲  
履以迪宗姻以昌胤嗣古有母師庶幾是似我銘昭之  
尙紀彤史

故陳孺人成氏墓誌銘

予聞前代師儒通經學古以教人者得門人弟子以功  
德言顯聞於世斯爲盛矣然其教未始不行於家其爲  
父子兄弟足法者尤爲盛也至於婦人女子亦率其教

碧川文選

卷七

九四明叢書

續開刊本

而有德有言有可稱述其不爲尤盛哉若秦博士伏生  
之女能口傳尙書於缺學之後漢班彪女曹大家能踵  
成漢書作女誡又有節行法度晉有宋氏能傳父業以  
授後生使周官學復行於世至號爲宣文君何其盛也  
予始游郡學時姑蘇坦庵成先生爲教授模範甚良出  
其門者後多顯聞若今太宰屠公朝宗子兒惟貞都憲  
憲副楊君質夫皆是也蓋坦庵之學得之於其父辰州  
教授公與其兄御史君聯踵世科父子兄弟文章節行  
亦一時之盛至其女子若陳孺人者又有婦德婦言爲

可稱述蓋其家教然也故予欲書孺人之事而以坦庵之教先焉孺人諱妙寧姓成氏爲辰州教授諱公錫之孫監察御史諱規之姪坦庵先生諱矩之女嫁同邑陳氏爲少保右都御史儁敏公之曾孫婦按察僉事之從孫婦今宣義郎名朴字從文之配也兩家門戶相埒而孺人承上接下處內外宗姻戚有禮度於凡冠婚喪祭之儀或豐或儉皆有節適人稱其賢德者眾口一辭自其幼時坦庵教之誦詩書習楷法亦能通曉久而不忘其對宗姻教子姓亦時時稱說詩書人尤贊美之以爲

菑川文選

卷七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儒家女不能也有一子一女子夔九品散官女適趙思孫男一照孫女二孺人卒于弘治乙卯七月二十三日距其生正統戊辰五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八卜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適予將命論秀南畿還過蘇從文乃以憲副陳君瑤所爲狀屬予銘予固親受坦庵之教者孺人爲其女又有可稱述如此銘可辭乎銘曰

蓬生麻中能自直況於蕙蘭得培植爲女爲婦遵內則一朝埋玉人嗟惜蕙枯蘭萎香不息百世餘芬在銘石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前戶部主事張公墓誌銘

天順間兩廣弗靖潯州守將范信得謀報自某所至某所若干村落多附賊者宜翦屠之信具列村落名欲屠者識以白圈否者黑蓋白者十之八九當死者無慮數千人其實皆良民也時平南張公以進士家居有以其事奔告公者曰明發進兵立見齏粉矣公卽夜叩軍門告變信出見公曰聞將軍欲翦屠某所至某所村落耶曰然公曰不可信喞然曰聞君剛腸疾惡今乃欲爲附賊者地邪公曰不然吾不忍良民受屠戮也民實不附

善川文選

卷七

十一

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賊公過聽欲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可也天子命將於此欲弭寇以安民今乃誣民以爲寇民不死於寇卽死於兵等死且將從賊以苟活是驅民以從賊也亂且弗戢咎將誰執信曰汝敢保此曹果不從賊乎公曰願以家族百口保之信大屈服立下令已其事且拜公曰數千人死命賴公而生信有死罪輒公而免敢不拜公之賜嗚呼若公之爲雖古義烈之士何以加哉公諱廷綸字允言其先汴人七世祖義尙宋宗室女嘗爲漕使於廣宋亡因家新會曾祖秀實遷廣西之興州卽今

平南縣也祖惠領鄉薦爲政和令已去而民思之爲之  
立碑考輝以鄉選第一人歷香山翁源二學諭有文行  
妣黃氏御史賀相之女公少警敏趨庭學詩下筆輒有  
奇語正統丁卯發解廣東第四人尋遭父喪天順庚辰  
登進士第又丁母憂成化乙酉授南京戶部主事清嚴  
不受私謁素與監倉御史不相能適有委吏笞其役人  
之盜廩者因致死御史聞公亦嘗笞之乃嗾吏必連引  
公併取其獄詞改抹傅致公罪公投牒省臺赴愬于京  
臺臣劾公擅離官守遂落職人皆冤之僑居南京日以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四明徵書

一約園刊本

詩書教子視世之勢利泊如也成化甲辰以子濬貴推  
恩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弘治元年自南京挈家還廣  
至全州愛其土淳儉購地築室居之濬聞母喪回公尙  
無恙服闋促令還朝勉以進德學修職業濬謹受教別  
踰年公自覺非久於世者乃區處家事手書遺訓十餘  
條以寄濬濬方驚痛而凶問已至矣公以弘治乙卯十  
月七日卒距其生永樂甲辰十月廿五日春秋七十有  
二先娶郭氏繼崔氏梧州千戶貴之女先公五年卒子  
男五長徵鄉貢士早卒次卽濬今爲翰林侍講次澈次



澗次瀟女二長適平南學生謝天錫次適全州學生將  
尋孫男三概樾楫孫女五皆幼公性孝友人無閒言與  
人交重然諸人有過或至面斥改而止人以是敬之以  
是疾之其坐廢免亦爲睚眦者所中非其罪也居閒處  
約非義不取嶺南禁屠牛甚嚴非官司有驗不敢宰鬻  
有能爲之取驗者多得利鄉人絕戶之產力能規取之  
者亦爲己有公皆不屑爲也平生侃侃言論每以生靈  
爲念其說漳將也以數語活數千人命聞者壯之公亦  
自負謂生無益於時惟此一事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

碧川文選

卷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考也溲始發解公攜之濟揚子江疾風折檣敗舵舟幾  
覆公取瓣香祝天水工以觴插舵竅中幹之而濟人以  
爲陰隲之報公旣被貶封享祿養壽考令終而有子鼎  
貴顯揚未艾天之報施尙未已也溲奔喪還將以弘治  
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全州右山之麓以合於崔夫人  
之兆予與侍讀楊介夫皆其同年相厚者介夫旣爲之  
狀銘宜屬於予也不敢辭銘曰

今之兩廣古百粵裔夷伏莽曾竊發虎臣鼠首莫敢遏  
屠戮齊民冒功伐片言出吻下命活壯哉張公眞義烈

籥雲奇驥等閒蹶吐玉神駒卻超絕施報乘除理不越  
儵然順化歸其穴後欲知之視銘碣

贈翰林編修劉公夫人趙氏墓誌銘

予觀古之爲人母而得顯名於世者未有不因其子者  
焉姜嫄之名也以后稷簡狄之名也以契孟母以軻范  
母以滂陶母以侃下至歐蘇二程之母亦莫不然雖其  
母之賢不可泯亦惟其子之故而益以顯也然歐蘇程  
氏之母皆其子能自書其事其他亦皆良史書之故其  
事迹顯而傳後世爲人母者豈盡不如古哉其子或不

碧川文選

卷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足以顯之又不能自書之而所書者又不得良史故其  
事迹泯泯無聞是可惜也吾於亡友劉景元之母夫人  
之喪而重有感焉景元嘗爲予言其母之賢行有可與  
古之賢母埒者不一而足景元有學識操行方以行道  
顯親自期弗究其志以沒予旣哀之今於夫人之喪使  
景元而在亦必能自書其事然旣不可得而予昔所聞  
於景元者又多遺亡茲其弟戡所狀者又皆常事且予  
亦乏良史之才其何以顯白夫人之賢以慰吾亡友於  
地下哉雖然不可不爲之一書也夫人姓趙氏諱某父

張顯母雷氏世居安福之古源嫁同邑三舍劉氏爲贈  
編修某之配封太孺人事舅姑甚謹相夫治家甚勤聚  
族千指而處之甚睦嫁三從女不使失儷甚有恩其常  
行多類此及景元將命安南所親謂夫人曰賢郎此行  
不患無橐中裝也夫人作色曰是何言哉吾兒素清介  
亦不待吾教戒吾顧不能爲崔玄暉之母乎景元至安  
南餞賸之物一介不取藩王陪臣跼躄弗寧至戰色言  
曰一國生靈命懸天使及上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予  
之所聞于景元者惟此不忘耳是亦足以表見非此母  
不主此子也夫人子四人長馘卽景元以進士第二人  
及第歷官右春坊右諭德先卒次卽馘駙馬都尉處訓  
導次景恪景隆亦早卒孫八人榮棖梁俱庠士次挺柝  
稔森樵曾孫五人曉暕旦昉晶夫人以弘治八年十二  
月十二卒得壽七十有八以明年某月某日合葬廬陵  
梅花塢編修公之兆銘曰

是惟劉景元之親之墓景元國士人所敬慕其親窆茲  
景元旁耐嗟後之人尙無傷其封與樹

故費通判妻羅孺人墓誌銘

蘇州通判費君諱燦之妻封孺人羅氏洛川知縣諱端  
之女也羅與費之先皆浙東人羅山陰費慈谿永樂閒  
徙高貴富人實京師羅與費貨皆中徙故今皆爲大興  
縣人孺人生而貞淑不妄言笑洛川公名之曰淑貞擇  
對以歸通判君君時初發解家尙窶相與處約無戚容  
僅三月喪舅至捐奩具以佐費無難色君爲潛山知縣  
孺人奉姑以就祿滑甘滫瀡之養無不如志及陞大同  
通判姑不欲往則留京以事姑姑沒親爲衣衾棺斂無  
違禮君還喪次無餘憾焉君歷任潛山大同後更判蘇

蕘川文選

卷七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州先後二十餘年所至民安所去民思已去而家無厚  
畜蓋以孺人內助之良能安於儉素每以守己保民之  
道勸戒相成也其子鎧以進士出宰秦和亦以勸戒其  
夫者誨勵之其婿王術以進士出宰嘉定又以誨勵其  
子者訓飭之蓋孺人之言曰自吾爲女從先君子洛川  
暨爲人婦事君子于潛山作縣之道聞之熟矣守己當  
如女之守身保民當如母之保子我爲女婦知所以守  
身者清慎之外無餘事知所以保子者誠愛之外無餘  
法守己保民之道亦猶是爾故孺人之相夫與教子婿

者皆此道也是可謂之賢矣孺人子女皆三人長子卽  
鑑今湖廣道監察御史次鑽又次欽長女婿王和試政  
工部進士次卽王術試四川道監察御史又次國子生  
侯巽孫男四澄淵沐泗孫女二俱幼孺人以弘治九年  
十月二十六日卒春秋六十有七以明年正月某日合  
葬于通判君之兆鑑以兵科給事中周君旋所爲狀屬  
子銘而術又爲子語其詳也爲之銘曰

洛川之女潛山之婦目染耳濡作縣之譜若子若婿具  
聞訓語咸自縣升衣繡持斧賢哉若人孰與爲伍嗚呼

碧川文選

卷七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博陵崔玄暉之母

明故都察院右都御史劉公墓誌銘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負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  
致仕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永新劉公卒于家春秋  
八十有二其子良爲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旣奔喪將  
以公之歷官行事言于朝以乞祭葬也葬宜有銘乃取  
豐城李尙書所撰事狀示予以請惟公與吾文懿公爲  
同年因承愛厚公年八十時予嘗以文爲公壽今幾何  
時而又爲公銘墓也嗚呼傷哉按狀公諱數字叔榮其

先江西安福人宋水部運使開國男德言之後運使十  
一世孫曰彥昇始遷永新至公九世矣曾祖諱子桓有  
隱德祖諱晏成嘗爲干夫長有惠及人以子善貴贈承  
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後以公貴加贈資善大夫都察  
院右都御史祖母謝氏累贈夫人父諱道麟初贈文林  
郎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加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  
御史母湯氏封太孺人贈夫人公少孤從叔父工部府  
君受戴記力學有遠志邑有忠義山唐相姚元之牛僧  
孺遺迹存焉宋相劉楚公汴嘗有五百年來三出相不  
才何幸繼前賢之句公每游詠其間輒有企慕之意景  
泰元年舉順天府鄉試有司錄其文以傳明年第進士  
理刑都察院授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嘗於安慶等處  
巡江捕盜有錦衣官校同差者漁利虐民公卽奏革之  
采石龍江有劇盜殺掠人公設方略捕斬之南京沐駙  
馬梅駙馬等府各以奸利奏計久不決公片言折之皆  
伏天順元年陞湖廣按察僉事湖湘旱饑常澧尤甚巡  
撫都御史白公圭委公以救荒之策公悉心區畫活饑  
民數十萬遷貴州按察副使轉湖廣按察使以母喪服

闕改任福建有盜起海濱公與憲副何公喬新定計直  
指其巢穴而禽獮之成化六年遷福建左布政使明年  
述職于京值彗星見奏疏十有二條皆切時事八年浙  
江海潮暴溢漂廬舍溺死人畜無算憲宗皇帝憂閔元  
元特陞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兩浙公舉周禮荒政宜  
于時者推行之昏墊之民數千家皆不至失所浙鎮巨  
璫席勢牟利公操切之使不得逞奏革其受民詞訟遂  
著爲令十年移公巡撫湖廣兼理軍政以荆楚分封日  
滋營造民力日屈公奏請定制府第大小會計工價多  
碧川文選 卷七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少給令各府從宜繕修爲便朝議是之遂通行天下爲  
定例有中貴至常德等府採辦金課公極言其弊上爲  
罷之靖州苗賊作亂敕公與總兵官李震等會兵進討  
攻破大小賊寨六百餘所生擒首從苗賊四百餘人斬  
首八千餘級俘獲賊屬男女一千六百有奇其報捷之  
奏云爾策功進左副都御史先是荆襄流民爲患既討  
平之朝廷圖久安之策委公與右都御史原公傑議處  
奏設鄖陽府及行都司以統治之荆襄可久無患十五  
年公以疾致事歸二十二年起公陞右都御史涖院事

公辭上曰卿練達老成特茲起用宜勉就職不允所辭  
今上皇帝卽位復加優禮賜公白金文綺至再又賜誥  
略曰累長外臺謇諤茂著進副都憲節操益堅屬口老  
成召遷臺長其褒嘉之詞至此且贈公祖父二代俱至  
二品未幾公避煩言請老上猶勉留至再疏乃允俾馳  
驛還鄉且贖楮幣三千貫弘治五年詔進階散官一級  
至是以壽終公性度坦夷闊達不詭不激事有窒礙處  
之綽然雖居倉卒應之裕如故歷官中外焯有聲績至  
退處于家作祠堂置祭田合族義興禮讓其治行多類

碧川文選

卷七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此豐城公與公同鄉同出處稱道之甚至其知公之深  
者哉予特撮其大者書之公配周氏有淑德封孺人贈  
夫人先卒子男六人長襄卽延令旣爲錦衣鎮撫又以  
軍功陞百戶後改永新所次卽都事哀皆周出次表以  
進士授行人先卒次襄邑庠生皆側室彭出次辰以例  
冠帶次表皆側室王出孫男十人慶錫慶隆皆邑庠生  
慶植慶樞慶恩慶律慶功慶勳慶賞慶鍾女五人長適  
驛丞戴弁次適某某餘在室女孫八人卜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公于邑之義山祖塋之次以合于周夫人之兆



禮也爲之銘曰

永新義山有聰明泉三出相臣閱五百年宋劉楚公普  
爲詩篇公於楚公豈其苗裔游詠山泉夙懷遠志遂擢  
巍科遂躋顯仕內敏外歷文事武備歷事四朝鞠躬盡  
瘁御史大夫古之相臣公至大拜適際昌辰疇昔之志  
今果得伸楚公之詩又一驗云公今沒矣復葬義山邱  
首在茲百世無患

叔妣張孺人墓誌

叔妣張氏諱素紉封孺人鄞處士諱子和之女吾仲父

碧川文選

卷七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封江西道監察御史諱自念之配今應天府府丞名守  
隨之母也壽七十有六以成化庚子二月十四日卒于  
家時府丞將之任道聞凶問星行赴闕乞歸終制卜以  
是年某月某日祔于和嘉阜御史府君之封泣謂守耻  
宜爲之誌守耻哀不能文嘗記往時先祖栖芸先生祖  
妣朱夫人以禮法齊家嚴肅甚我先宜人與孺人暨今  
季叔母服事惟謹嬉笑噫噫無敢出聲佐餽助奠動必  
中節儼如也夙興操作釜爨并白之勞二母恆先之以  
逸吾母吾母罔或自逸趨而其之夜則張燈聚一室紡

績相對溫言互答雍雍如也而孺人事府君敬順弗懈嘗侍疾逾一二年躬親藥物百方調治焦思盡瘁有人力也其撫子姓慈而善教每退自家塾必令誦所業閒嘗誦小學至崔玄暉母盧氏教戒之辭乃曰汝曹他日幸有官職願使我聞好消息也其後府丞第進士官御史以最推恩府君與孺人偕老受封先是吾母以伯兄學士爲編修時恩封太孺人矣歲時上壽纓纓冠佩森列輝映鄉人嘖嘖稱歎以爲善慶之所致也今諸老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四明茂書

約園刊本

皆逝惟兩叔母在而又喪其一感今念昔有不勝痛恨者何忍爲辭昔柳子厚於其叔父侍御史爲之墓版叔妣陸夫人爲之誌文至今柳氏世德與二人善行善人耳目蓋其文鋪張震曜足傳不朽也吾家世德善行無愧於彼而守阯文不足以發何能爲乎兄命乃弗敢辭遂披淚瀝悃直書以誌而不爲之銘蓋至哀無文至敬不飾也孺人有二子一女六孫長子守防居士與嫡孫茂亨舉人皆先卒又可哀者故併書之其餘則少保商公所爲府君之誌已悉故不贅云

封工部主事陶先生墓誌銘

縉雲之陽有文行之士曰介庵先生姓陶氏諱坡字士珩以子貴被敕封承直郎工部營繕主事既有官稱矣人猶稱之曰先生者重其文行也先生生數齡而知書八歲而能詩比成童而攻舉子業聞以母喪致疾而廢乃更縱學無所不闕初治毛氏詩曰興於詩固學者所當先也晚好左氏春秋曰有志於著作名家者不可外是而他求也於諸史尤熟於司馬氏通鑑與人言古今治亂得失之故如示諸掌鄉先輩若西溪李君行簡郡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守趙君士英少司寇李公宗楷先生皆嘗師資之故學有源委文有典則而尤長於詩在里中有思鳴稿在邑中有雍尊稿來京師有觀光稿其治家教子則有訓誡諸錄其筆削義例則有郡志一書此先生之文學可重者也先生踐履淳實而尤篤於倫理以父少罹黨禍禁錮憂患之餘故晚年安養務致豫悅及病徒步百里以迎醫及卒喪過三年而猶哭人稱其孝以母早世哀思罔極迎養外祖母于家如母存焉盜起鄰邑爲作竹兜昇以避之暨其壽終爲治喪具以安厝之人尤以爲難

其居鄉里以信義率物有爲不善者輒相戒曰陶先生聞之得無不可乎故梅公俊之力葬其父陶敬時之歸養其伯蓋有所感焉有陳烏者母病癱二十年烏行傭以供之不懈母卒貧不能喪先生至捐貲以周卹之且爲詩以獎勵之故鄉人益勉於爲善此先生之行義可重者也嗚呼世之人若先生者何可多得哉今已矣先生卒于弘治五年十二月九日得壽七十有三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先塋之次其子虞部員外郎嵩以其門人監察御史周君南所爲狀請予誌其墓子因

碧川文選

卷七

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撫其所可重者書之先生世居縉雲之筠溪大父諱原道醫學訓科父諱信民有隱行先生娶麻氏封安人子男三長卽嵩次臯爲郡庠生次中授散官女一適李鵬孫男六堯佐堯仁堯章堯勳堯夔堯京孫女二皆幼銘曰

有文以潤身有行以表俗有子以顯名有壽以享其榮祿猗嗟先生全歸亦足

汪處士墓表

休寧之堯山有汪處士者諱觀勝字用斌年九十以卒

卒于正統癸亥三月一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里之華市有子一人孫七人曾孫六人既有銘其藏者後三十七年爲成化庚子其孫瑞州新昌知縣道以其銘與事狀介吾同年友王允達中書請余文以表其墓辭弗獲乃擬其可以厲世者論次之汪氏初居歙之黃墩繼遷休寧之安樂鄉載徙兗山本唐越國公世華之後處士其三十二代孫也曾大父諱曾乙大父諱祿考金壽字奇英奇英與弟漢英素友愛元末盜起剽掠村落兄弟皆有膂力相爲屏蔽猝遇賊奇英墜于坑仰謂弟曰吾

其已矣汝亟脫去猶得存宗祀也漢英戚其言奮厲大呼向賊欲致死角之賊駭而去乃下鎗援兄遂相保全鄉人壯而稱之處士偉岸剛介有諸父風與兄觀奴觀童尤相愛敬兄家居治生處士遠服買以給之費用漸饒惟所居湫隘一日兄弟聚首言曰吾家眾日蕃居室已不能容前村有隙地安得屋之而析一房以居乎處士應曰兄弟同居不忍析耳無已弟當圖之二兄宜承先業也歷年而屋成盡以先廬十數楹推與二兄不有其一椽半暨人以爲難能平居重然諾臨事有果斷嘗

爲鄉耆人就辨曲直得其片言而服至與人交坦易盡  
情或相過從觴酌酒奕戲終人不厭也銘狀所述其概  
如此余嘗慮世之不令兄弟交相爲瘡雖錐刀之利至  
衿芻圃牆爭之小有害焉輒相視如塗人不一引手救  
俗之傲也甚矣今汪氏兩世其於兄弟之閒寬異乎流  
俗蓋知天倫之重篤於愛敬者也愛則相恤見害必救  
之敬則相讓見利必遜之易地則皆然也故余述處士  
之事本其諸父之善併列而表之使夫交相爲瘡者過  
其墓殆必赧然而愧恥幡然而悔改乎其於世道不無  
補云故表

碧川文選

卷七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副使楊君墓表

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豈惟先王然  
哉今朝廷以觀風之使董庠序之教者蓋取諸此吾友  
楊君質夫初以山西按察僉事奉敕提調學政繼升副  
使提學山東其在山西嚴條約公勸懲課士以詩書執  
禮又省境內風俗凡巫覡之術皆屏之淫褻之祠皆撤  
之緇黃之居私創者更爲社學選民間之秀讀書習禮  
其中士風民俗爲之一變其在山東造就士類略如山

西屬憲長虛席代總臬事大家彊宗有奢而犯禮怙侈  
滅義者必寘之法而居官律已務爲清約門無私謁室  
無長物雖至死囊無餘貲嗚呼質夫真可謂觀民設教  
者哉於山東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也於山西所謂國  
儉則示之以禮也觀風之使質夫優爲之矣惜天不假  
年而不至大任也噫君諱文卿質夫其字也漢太尉之  
後有諱巖者仕吳越子孫散居會稽號浙左院至宋有  
諱適者以學行聞隱慈谿山中不就徵辟人稱爲大隱  
先生十一傳至諱雲者贊居鄞葉氏遂爲鄞人雲之孫

碧川文選

卷七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曰孟暉君之曾祖也祖諱灝以高年例授仕者冠服其  
季曰頤永樂庚子舉人早世考諱實舉鄉選爲安福訓  
導以君貴贈刑部主事母金氏少師兵部尙書從孫女  
贈安人繼母陳氏封安人君少穎敏不凡七歲入小學  
十三通舉子業弱冠入郡庠成化四年發解浙省第一  
十四年會試第二廷試第二甲前列初授兵部武選主  
事吏抱故牘白事探刺可否乾沒售利君發其奸狀杖  
之遂皆畏服未幾丁父憂起復改刑部主事時有尹清  
者夜飲殺人事覺匿豪家令其妻賄同飲者張鐸代之

公一訊知其誣根捕尹清豪長者爲請終無所聽竟坐  
尹清而釋鐸左驗者皆曰天開眼矣連寇席英王勇白  
晝殺人邏者不能捕追躡賊所過抵逆旅主人逮繫之  
有夏廣才者坐窩主死罪公爭之曰廣才迫於凶勢飲  
食之何物之窩竟出之如廣才坐死者二十人皆得釋  
人以爲當聞大父喪君以嫡孫承重弘治元年起復至  
京時山西缺提學僉事三原王太宰議堪其任者時吾  
兄文懿公爲少宰以君對太宰曰年未艾乎文懿曰年  
已五十矣遂舉用之歷四載陞山東君兩總學政三晉  
齊魯之士顯庸者多出其門亦可謂以人事君矣其爲  
人外圓而內方平居雖若和易臨事確然不可奪臺省  
中有大事或重獄眾論紛紜君至一言中其肯綮罔不  
帖伏十年歲當大比君出行部簡閱應試之士炎暑積  
勞力疾視事至九月疾甚其子侍側君謂之曰吾平生  
所爲惟上合天心內盡吾心外不拂人心而已又指楊  
前書篋曰吾無以遺汝惟存此心與此書耳汝輩能繼  
述吾無憾焉遂瞑時弘治丁巳九月二十九日也距其  
生正統丙辰得壽六十有二君天資秀敏諸經子史百



氏之書無不究覽其發之文宏深博雅自成一  
家爲詩亦清麗可喜君自號菘畦有筆談類  
藁若干卷藏于家配李氏安福尹蛟川李公  
某之女封安人子男二長叔達嘗入粟賑饑  
例授承事郎次叔通第進士授南京兵部主  
事女三長適漳平知縣吳照次適士人金鏞  
次適庠生盧俸孫男二女一皆幼某年某月  
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其子以邵僉憲賢所爲  
狀示子圖惟不朽昔司馬公與范蜀公生同  
志相約後死者誌其墓且曰吾與景仁兄弟  
也但姓不同耳子與質夫同年同志姓又同  
也

碧川文選

卷七

无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幸後死誌已愆期故卽外碑刻文而顯詩之以表君之墓詩曰

敬敷五教咨司徒明刑弼教屬士師有虞命官萬世法  
憲臣董教今良規三晉齊魯異風俗觀民設教隨地施  
榘楚不威士心服延及齊民知禮儀喬遷伊邇遽徂落  
青衿黔叟徒傷悲知君厚積有餘慶鳳毛已上青雲梯  
平生忝結金蘭契表銘愧乏瓊琚辭安得溫公大手筆  
爲君一掃墓前碑

鏡川楊氏先塋神道碑銘

楊氏世居鄞之鏡川距所居西北三里許有阡曰和嘉  
阜卽先塋也塋域東向自曾大父熙正府君始葬其中  
禮東向以南爲上大父栖芸府君葬其南吾父梅讀府  
君葬其北仲父見素府君南之次季父韋庵府君北之  
次吾弟守隰徵士以早世祔其北又其次也弘治十一  
年十二月有詔兩京文臣悉予應得誥敕於是栖芸梅  
讀皆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見素贈通議大夫  
南京大理寺卿韋庵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栖芸梅  
讀見素官至三品例得立神道碑守阡已撰梅讀碑文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從兄司空謂曰塋域旣同神道無二盍共爲一碑乎應  
曰諾謹按家乘熙正府君諱起汶字浩卿姓楊氏五世  
祖再十一府君以世爲宋臣義不仕元作詠史詩有恥  
爲庸敏士寧作殷頑民之句熙正生元季亦不仕世以  
貴雄于鄉國初治豪右方嚴熙正以族之豪也懼及乃  
捐家貲避居葑里別業又爲重徭苛斂所困亡其室陸  
孺人弗克葬其季子昱以庠生充吏被誣徵吏贓至萬  
別業亦蕩覆歸卒于先廬壽七十二子孫議葬地願先  
業之未鬻者獨和嘉阜耳召堪輿家視之曰吉遂舉二

喪葬之時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三日也今先塋之居中者是也栖芸府君熙正長子也長身美髯容觀雋爽通易書詩三經力希濂洛關閩之學德性剛方踐履誠確少生富家長罹患難老而望尊貲給子姓榮貴其服食言行如一人不見其少異一修郡志三修實錄有司皆聘爲總裁晚年造履彌篤更號思誠叟爲文操筆立就皆淳古爾雅其自爲墓誌有曰少而慕古壯而學古者而益好古者吾之行也所著有栖芸彙四書直說道統言行錄詠物詠菊等詩初學對聯數十卷藏于家壽七十年

碧川文選

卷七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八今所贈官以不肖孫守陟推恩也夫人藕橋朱氏淑慈儉勤治家有法壽八十八卒今贈淑人生三子梅讀見素葦庵也梅讀府君諱自懲字復之栖芸長子也天性孝友德量恢宏宣德中以易應鄉舉有聲有司強辟爲從事正統初上京師應順天辛酉甲子兩科秋試皆不偶積功入官戊辰待選吏部己巳之變目擊時事有集句詠史詩二十章知者以爲長歌之哀過於慟哭者也景泰元年授福建泉州府倉副使知者曰才高位卑奈何應曰位雖卑職易稱孔子嘗爲委吏矣敢不盡心

乎監司知其賢檄署德化縣縣遭鄧寇兵燹之餘至縣  
勞心撫事民懷其德又委帥永春民兵捕逋寇招徠有  
方寇亦復業既還泉州監司直指交章薦其堪爲牧民  
之職不幸以病卒官壽五十七以長子守陳貴累贈翰  
林侍講學士今所贈官以不肖子守陟推恩也夫人櫟  
陽張氏賢明孝慈以舅姑老侍養無違始終未嘗從宦  
壽七十三卒初封孺人贈宜人今贈淑人見素府君諱  
自恣字樂之栖芸仲子也性沈靜少嗜學經書史略李  
杜詩皆默誦如流居鄉平心率物雖斗斛權衡之出納

碧川文選

卷七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嘗虧人以利己梅讀與韋庵宦學京師見素獨持家  
政奉二親撫諸幼御羣僕一門四十人怡然禮法中無  
一愆侮者鄉人以爲難以子守隨貴封監察御史雖命  
服光耀其自處如韋布時壽七十三卒今所贈官以子  
躬侍湯藥累年不懈初封孺人壽七十卒今贈淑人韋  
庵府君諱自恣字勉之栖芸季子也性爽愷讀書識達  
古今議論英發正統末從梅讀在京師親見奸闖誤國  
事每言及輒切齒怒罵天順初聞奪門有工事輒曰此

輩貪天功以爲己力其能免乎既而果敗居京時學徒雲集多所造就及從宦泉州太守胡公聞其賢延教諸子欲以懷才抱德薦之不就從子文懿懷其教育之德爲入貲授宣義郎壽七十一卒今所贈官以子守隅爲兵部時推恩也夫人殷浦陳氏敏慧端淑母儀足法初封太安人壽八十二卒今贈宜人亡弟守隰徵士字惟升初攻舉業善屬文尤工鍾王筆法成化初有詔舉經明行修福建尤溪縣舉之移文至家起之以事母辭不就年三十六卒室王氏亦繼卒於祖墳西北買田葬之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栖芸三子九孫梅讀子三人長守陳官至吏部右侍郎贈禮部尙書諡文懿次卽守陟官至南京吏部尙書次卽守隰見素子二人長守防次守隨官至工部尙書掌大理寺卿事韋庵子四人長守隲江西豐城學訓導次守陞守陔次守隅今官江西布政司左參政曾孫茂元今官廣西布政司右參政茂仁今官四川按察使皆文懿子也餘未仕尙幼初熙正之葬無墓誌文懿公有識葬之文具載始末栖芸自撰墓銘文懿亦爲作小傳梅讀則太子少師大學士蕭公鑑銘之見素則太子少保

尙書大學士商公輅銘之草履則大理卿夏公時正銘  
之春容大篇足垂不朽然皆藏之墓中今欲列于神道  
小子狂簡不能具述掛一漏萬不能免乎不明不仁之  
咎強顏書之而系以銘曰

靈宗初謀自有周宣王支庶封楊侯楊侯苗裔遍九州  
鏡川一派儒家流相傳詩禮學魯鄒仕宦汴宋承箕裘  
比肩左衽吾其羞避世逃名夫何求經畚心地耕且耰  
辛勤奕葉方有秋一門榮祿功名收永懷豐芑貽厥謀  
貽封錫命渥且優燎黃先隴昭潛幽父子弟兄膺寵褒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婦姑娣姒咸承休九原會聚含笑不我心感愴增悲憂  
披淚書銘金石鏤上侈君恩圖報酬下貽嗣胤垂千秋

碧川文選卷八

明鄞楊守阻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嵇仲選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銘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甲午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公卒于杭州私第有司以聞遣官諭祭營葬以十四年某月甲子窆于三峯山先塋之側夫人沈氏耐焉禮也公諱時正字尙一字季爵姓夏氏其先隴西人唐濟國公諱魯才者始遷浙之慈谿傳二十二世曰千秋者又遷定

碧川文選

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傳五世至公之考又占籍仁和遂爲杭州人曾祖均甫祖叔茂考諱誠以公貴累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母潘氏累封太恭人公舉正統十年進士高第爲刑部主事丁奉政公憂復官陸郎中奉敕錄囚福建平反死獄六十餘人有盜劫外藩王府邏者蹤跡至閩執其疑似十八人于獄考掠死者半之公偵得眞盜獲龍鳳服飾爲左驗遂抵罪而先繫者尙九人破械出之上杭饑無賴民欲爲變公亟發倉賑之先事後閩人以爲有漢汲黯風天順元年陞大理寺丞五年陞南京大理少卿丁

太恭人憂服除改南京太常少卿成化五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盜殺商人于上新河尸浮于江每夜遡潮抵其旅次或疑酒家傭逮繫具獄公至廉得逆旅主人利其財以女誘之私而殺之一訊卽服而釋酒家傭南京刑部獄囚有欲亂其子婦強而未成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聞報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而貸死公復引經據律奏辯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律刦囚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事干倫理十惡無甚於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

猶以已行已殺爲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爲所汚倫理已爲所瀆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尙未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於流而不忍加之於死此聖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樂宣德閒其未成者猶多謫戍今安得一切論死乎章下刑部尙書陸公瑜覆奏謂當擬以死罪開其未成取自上裁自是未成者多謫戍于邊公所建明也七年歲大侵朝廷簡命大臣分道巡視公至江西興發勸分賑濟饑民二十三萬戶裁省諸司冗濫力役數萬人罷黜不職庶官二百餘



人所至命有司興學勸士條析兵民利弊而興革之遺  
近悅服長河洞流民嘯聚有司不能禁公親臨其境諭  
以禍福民擁公感泣羅拜享以牲醴公選其子弟開敏  
者若干人以出俾爲學官弟子或補胥吏境內帖然南  
昌城章江門外每歲夏秋之際洪水挾風濤爲患嚙城  
址欲崩浸淫民居半壁公召監司會計帑羨得數千金  
分遣官屬修固城壘增築南昌瀕江之隄及豐城諸縣  
陂岸各若干里若干丈皆江西百世之利也舊例上供  
之稅每石折銀貳錢伍分凡官田稅重及民無厚產者  
折之有巡撫江西者盡以折銀之利歸于仕宦之家公  
乃悉復舊例又諸王將軍莊田之賦及勢家應供之稅  
多累民間代輸公令所司按籍追徵得萬餘石以補貧  
民之遺稅以是悅公者頌之不悅公者毀之公曰吾知  
爲國爲民耳不遑他恤也旣還南京明年四月以疾乞  
致仕得旨俞允時公年纔五十九耳公歸杭至僦室以  
居泊如也布政使張公瓚等重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  
處公久之書院火或謂公與杭守不相能所致然守竟  
以罪去而公亦歸慈谿今天子卽位公進階一級弘治

十二年三月布政使楊公峻遣人迎公還杭舍于歸錦坊日著書屬文猶作蠅頭細字至臘八日忽覺音澁體疲亟呼諸子曰吾將永逝矣明日日午遂卒壽八十有八夫人沈氏諱某同邑人有淑行累封宜人公卒之明年九月壬午朔亦卒壽少公一歲子男四長明楨次明梭貢士出後伯父次明標邑庠生先卒次明檣儒士女二適士人聞昂庠生姚瓚孫男九慈薰慈煒慈瑩慈燦慈熊慈烝慈熾慈熾鳴陽女十曾孫男九女七內外五服至百二十人公性孝友事親甚嚴敬處同氣甚雍睦

碧川文選

卷八

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母夫人老年乞歸省得賜楮幣洗腆爲樂官大理乞遷南京便養當進階乞移恩以封母每遇忌祭必哭盡哀二兄耄耄弟亦希年天倫之樂老而彌篤訓子姓必以忠孝大節嘗曰吾未暇遠引杭之先達如徐貞襄之忠于肅愍之烈姚文之孝王文璉之節爾曹弗能效之非夫也公以宋殿帥施全布衣劉元升俱以忠義死言於御史朱洪主事林沂各立廟祀之公博學高才工詩文善楷法行書多所著述於稽古禮文之事尤詳以朱子家禮爲未成之書而晚年多從儀禮公本儀禮參定家

禮爲上儀禮略十卷人或以爲繁公又刪爲舉要十卷以家禮深衣有未盡合古制公遍考諸禮書參以白雲朱氏之說斷以己意作深衣考一卷以禹貢山川傳疏之說與今地里沿革不同公爲考古證今作禹貢詳節一卷官奉常時修太常志十卷致仕後修杭州志六十卷公自號餘留道人有餘留稿二十卷又有瀛嶼稿梅花百詠西湖書院十六題皆孤山所作東歸稿拾穗三詠則慈谿所作晚年以春秋胡傳及諸說互有得失著春秋辯疑未半而絕筆吏部侍郎葉文莊公嘗評公之文謂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如簇繭抽絲纏綿宛轉又如秋鶴引吭闐有餘韻亦可見其概矣守陟先大夫位不稱德而所交多一時賢俊公尤交之深者今公之沒先友盡矣可勝悼哉旣爲位以哭適明檳來南京以公門人徐奇所爲狀泣拜請爲墓碑且曰先公治命也嗚呼守陟何足以辱公之命哉惟通家世契以文字相周旋雅矣奉政公園趣存稿先兄文懿公序之先大夫梅讀存稿公序之畫像公贊之文懿卒公誄之今雖不足以及辱公之命則亦安忍違之且公在大理及江西時

事予兄惟貞大理又能語其詳故爲敘次如右昔蘇少  
公作歐陽公神道碑謂某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  
守阼於此亦云銘曰

伯禹佐舜禪有天下殊其徽號建國曰夏迨其後世以  
國爲氏隴西之夏豈其苗裔唐有柱國始遷于明自明  
而杭哲人乃生博學洽聞名聲焱起高擢賢科薦陟郎  
署被服儒術緣飾法律錄囚于閩洗冤澤物丞弼大理  
出入兩京暫改奉常復遷棘卿禮儀有志刑辟有議著  
爲甲令傳于永世天子曰咨子閔歲饑爾其往視大江

碧川文選

卷八

六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之西公拜受命荒政是職散利薄征省役保息甘萬維  
生公手撫綏繫起死人枯骨豐肌降水嚙城民其魚矣  
公禦其患莫厥宅里除其蝨賊擾其龍蛇爲國活民遄  
恤其他急流勇退天脫其羈笑傲湖山大放厥辭禹貢  
山川諸儒異說稽古證今著爲詳節士儀儀略人猶憚  
煩刪爲舉要可永不刊深衣有考古制可述春秋辯疑  
未成絕筆國有恤典墓有穹碑勒銘紀績百世不隳

大明故驃騎將軍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朱公

神道碑銘

國朝設錦衣衛爲親軍指揮使司職任雜要其掌御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罕官邪民隱則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檄循京師禁非常戢奸寇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制獄逮繫則又有廷尉之職也兼是數職雄要莫尙焉任其職者往往怙寵恃勢覲刑黷貨遺或數年近不一三年輒償事以買禍其有歷任二三十年被渥洽超崇階以功名富貴始終者殊鮮惟公有焉公諱驥字尙德世爲順天大興人曾祖諱大以子貴贈千戶祖喜以儀衛司尉歷功至錦衣衛右所正千戶

碧川文選

卷八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考鋪襲祖職三世皆以公貴累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曾祖妣郭氏祖妣張氏妣丁氏皆夫人公體貌魁頎性度寬厚少從括蒼潘流清先生學於書多所涉獵旣襲武弁尤樂與學士大夫游蔚有嘉聞少保兵部尙書于公知其偉器以其子妻之天順改元少保爲權奸構害公坐累謫戍威遠憲宗卽位顯白少保之忠而復其子婿官公得還任成化二年用兵部薦陞指揮僉事四年畿內劫盜屢作敕公督官校逐捕得其渠魁戮之遠近帖然先是公謫威遠時值虜入寇公從總兵官高陽伯

李文禦之斬獲虜酋把禿王等若干級至是兵部覈功奏陞公指揮同知十四年錦衣掌印者以罪免陞公指揮使以代之未幾陞都指揮僉事二十年敕公兼理機密糾察之務其冬陞都指揮同知二十一年詔嘉公督察機務累著勤勞特陞都指揮使先後賞賚繡春刀綵幣寶鑑等物御製連環詩續通鑑綱目等書不一而足每遇經筵廷試皆得供事預燕及郊祀扈駕則賜蟒龍衣以爲常其寵遇若此公爲政不苛刻雖擒奸討猾於詿誤者多所縱舍嘗因歲饑民以攘奪被收捕自斗粟

碧川文選

卷八

八

四明叢書

續三刊本

以上法皆當死公曰饑民不得已以救死耳今皆實之法可矜也奏上多從末減時重妖言禁邏卒多鈎致以徼功有妖人眞惠者僞爲書以惑眾爲邏者所發株連數十百人皆當坐死公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於是惠竟抵死餘得遞減成邊有衛卒偵其鄰人傳視妖言者欲發其事以覲賞亟以告公公斥之曰此妄耳取言炎之滅其迹俾歸諭其鄰人皆驚悟散去凡制獄下錦衣者所司輒以巨挺加之以厲威公獨否憲宗嘗命撻忤旨者或譖公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公具

以實對卒不易今上卽位命兵部遴選軍政大司馬列  
疏獨稱公老成得體敦厚不刻時以爲得其實云弘治  
四年十二月朔上視牲南郊公扈從還得疾越十有五  
日卒春秋六十有一訃聞上嗟悼命禮部諭祭工部營  
葬事以明年二月某日葬于下馬社之原公娶于氏卽  
少保之女封夫人子四長宸襲某官次宏中書舍人次  
完四夷館生次宥女一義勇右衛指揮同知其壻也公  
起自遷謫荐陟崇要旣嘗親涉憂患又目擊前任衛事  
者相蹈覆轍故公務爲長厚恪慎厥職司衛事二十有  
五年而握衛印亦十有四年善始令終近時所未有也  
子與公同朝往還甚久今其子以侍御田景賢所爲狀  
及少宗伯倪舜咨所爲誌詣予請文於神道碑義不得  
辭乃爲論次之而系以銘曰

於惟朱氏興自儀衛積伐累勳爲干夫帥公承武階亦  
有文事受知孤卿以其子妻坐累戍邊誠非其罪憲皇  
之初昭雪忠義公亦賜環乃復厥位乃陟峻階乃據要  
地六遷其官二品之貴寵隆不驕權盛不肆保其初終  
哀榮兼至彼何人斯作威逞勢曾不旋踵或顛以躓求

如公者百無一二神道有碑我銘以識以永公休亦以  
屬世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謝公神道碑銘

昔蔡文忠公以狀元及第堂堂英偉真宗大悅以爲得  
人其後歷官學士以至爲相天下推之爲正人以爲朝  
廷重累贈其父爲中書令封其母楚國太夫人旣光顯  
矣范文正公書其事又稱述其父母賢而善教故益顯  
于後世以今觀之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碧川文選

卷八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謝先生于喬者蓋今之蔡公也其親之賢則有過於  
蔡氏朝廷封贈其父如其官母爲夫人亦旣光顯矣茲  
當立碑神道宜得當代名筆有若范公者書其事以益  
顯其親也今乃辱命守阼辭不敢當則曰昔先祖之墓  
子之兄文懿公實銘之今先人之碑子宜爲之銘且與  
先人同事場屋而相知者亦惟子在能不爲之一屬辭  
邪嗟乎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守阼何能爲辭竊以古人  
之事適相類者比而書之以彰其盛而後著其實云公  
諱恩字公覲姓謝氏其先台之臨海人自長二府君始



遜餘姚之四門歷五世至公之曾祖曰見賢祖曰原廣世有令德考諱瑩官至福建布政司都事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妣余氏贈夫人其合葬銘卽吾兄文懿公所撰者其事備矣公受義方之訓少而強記長而博聞矢口成章輒爲人所傳誦以戴記應鄉舉名振一時稠人廣會有識者曰此餘姚謝某則一坐盡傾或以魁選期之然累舉不偶會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嘉定尹蔣忠雅知公賢卽以應詔例當就御史覈實或謂須致私覲公哂然曰官以賄成吾尙可

以十祿乎哉卒不就時都事府君已掛冠東歸公盡心孝養絕意仕進然於當世之務無不識達監司守令或咨以政事是非可否如視諸掌用其言民輒稱便公爲人樂易接物坦夷不事握齷苛禮或謂其太簡公曰煩固吾所厭也因以簡齋自號常居善藥按方治疾多所全活或致餽謝則笑卻之且曰吾有方欲醫國以療民瘼不得少試今致意于此亦以施吾及物之仁耳豈望報乎君子於是知公之志夫人姓鄒氏宋待制忠公浩之後自無錫分居餘姚之樣山父本善母俞氏夫人溫

厚詳慎既歸遇事舅姑甚得婦道時祖姑嚴孺人尙無  
恙年八十餘夫人護養周悉得其歡心常曰孫婦孝順  
天必祐之福以生貴子是吾願也其後果然鄉人以爲  
美談其自處勤以約紡績女紅至老不廢侈靡服飾雖  
貴不御其治家公而恕家眾數十百指撫御咸宜或僕  
媵有過未嘗輒加笞詈其於子姓慈而善教嫡庶均養  
有鳩鳩之仁督學勵業不爲禽憤之愛其賢行多類此  
子男四長遷字于喬發解廷試皆第一歷官翰林春坊  
詹事以至今職次選不祿早世次迪以進士任兵部主  
事次遲亦早世女一適上虞韓鍊孫男五長正應鄉舉  
未遂次丕舉京闈第一父子解元亦一盛事次匡次望  
次巨女三人曾孫男二用賓用賀女二人皆幼公以于  
喬貴初封翰林修撰再封春坊諭德今贈前職夫人初  
封安人再封宜人今贈夫人弘治四年夏六月夫人卒  
後二年秋七月公卒壽皆六十有三夫人卒時朝廷遣  
官祭葬及公卒又賜之祭命有司啟壙合葬皆出特恩  
汝湖之南牛屯畧之麓其葬地也銘曰  
灑漁鉅川其發有源雨露滲漉白葉徂根爰有相臣天

子舊學補袞代綸黃扉紫閣有闕必先曰惟嚴君淳英  
湛德服義履仁藝而不試發于後昆競爽甲科接武魁  
元馳封錫誥偕老全歸敕葬諭祭度越典彝帝命相臣  
子嘉乃續贈爾所生其視汝職相臣稽首天子萬年深  
恩漏澤下逮九泉爰作穹碑植之墓道以侈上恩以顯  
厥考古有蔡齊大魁作相揚名顯親百世之望今亦有  
子顯揚如齊銘以相之永矣其輝

祭毛都給事文

嗚呼士廣遽止於斯天道福善神扶正直始以爲信而

碧川文選

卷八

十三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今以爲欺士廣之德仁厚豈弟士廣之行忠信孝慈其  
律己也如秋霜之高潔其接物也如春陽之熙熙士廣  
之善可稱如是宜乎獲天之祐而終享乎期頤給舍再  
遷日侍彤墀忠言讜論上徹宸闈謇謇諤諤風聲四馳  
善良賴其扶植而奸諛憎其所爲士廣之正直如此宜  
乎躋大位而獲神明之扶持夫何壽不逮乎四紀位不  
登乎大夫岳牧之薦伊邇而山壑之舟已移老母家居  
終養無期殊方萬里寡婦孤兒此士廣之遺恨而可爲  
大慟而深悲嗟世之人叫呶蚩蚩陰賊狼飴背龐眉

奸回貪墨腰金服緋而士廣乃至於此所謂天道之不可測而神理之不可推朝野聞訃孰不歔歔皆曰正人已矣吾道云衰衮職有闕誰其補之國有大疑孰爲著龜臺諫生風孰爲羽儀奸回以爲莫予毒也而善良以爲失其所依興言及此直欲籲天訴神而無梯嗚呼士廣已矣奏議數篇直氣正辭自今觀之凜乎猶有生氣而異時汗青之紀金匱之藏夫孰能遺則士廣之不朽庶其在此是以天道之報施士廣可以無憾而安於天命夫何疑某等鄉曲之情微夫人之慟而誰爲浹旬之前式燕以嬉曾幾何時死生頓殊舉觴永訣有淚漣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祭武選主事楊景奇文

嗚呼往者麗澤之會有友二十五人曾未數年升沈之跡若天飛而淵淪中間旣喪中夫又喪齊道人皆惜之而今於景奇之喪則又爲之痛惜而深掣蓋景奇以尙寶之子太師之孫脫去紈綺之習而折旋禮義之門其丰儀之秀雅若瑤林玉樹竄出乎風塵其文辭之蔚麗若層巒曼嶂騰湧乎煙雲其才氣之卓越若龍泉太阿

可以剗犀兕而斷蛟螭於是捷鄉闕魁省試親策於天子而擢之上第拜爲司馬之臣人皆期其遠繩祖武而爲廊廟之珍也夫何宗支啟釁禍蔓相因萋菲成乎貝錦林木災於亡猿尙賴重瞳之明爰開一面之仁徙之監郡示不終捐詎意降年之不永竟從中道而亡身嗚呼公治之非罪賈生之謫遷仲宣之道死子淵之短命彼遇其一人猶哀之而景奇實兼有焉此吾徒所以痛惜深鑿而云云也豈特同盟相好同心相親而然哉寄一觴以永訣隔千里而馳神庶英靈之不昧或有鑑於斯文

祭胡參政廷愼文

嗚呼公之德淳而正可以承弼厥辟而止於參一藩之政公之才精以練可以圖維國事而止於佐兩臬之憲公之文典以博可以潤色大猷而止於聲律敘述應世之作使天假之以年猶有望焉乃遽止於斯而吾黨聞訃失聲不自知泣之漣也嗚呼吾浙之元最盛於前所謂承弼厥辟圖維國事潤色大猷者接踵而駢肩有來其繼謂公其庶茲焉已矣吾道寡助而所以爲之泣者

豈惟鄉曲之情交游之故嗚呼七元之會曾幾何時千秋之別再會無期令器進士奔喪而歸致薄奠以寄哀惟英靈其鑑之

祭黃氏女文

嗚呼汝爲吾女二十三年聰明孝順禮度恭虔宜室宜家內外稱賢非吾能教汝乃自吾先祖栖芸先生以來以禮義齊家而化洽閭門所致然也嗚呼以汝之賢宜享壽福夫何童年而患久瘍旣筭而病榮衛不足使汝惕惕憂畏恆若臨于淵谷雖百方療之不瘳竟以是而

碧川文選

卷八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於此荼毒也嗚呼痛哉吾自汝伯父文懿公與丁夫人連喪血淚未乾今幸汝陸氏姊丈登第爲之舒憂作歡曾未數月而遽遭汝喪此吾所以拊膺大慟而仰天永歎也嗚呼哀哉汝母所生男女維九而天殤者六惟三女存而汝又不祿一生所苦屢傷骨肉今吾猶能以義命自遣而汝母哀痛迫切至欲與汝俱死而瞑目也於乎痛哉吾念汝生之初同產一男一女未睟出疹男獨夭死汝幸生全以至今日回視同產所得豈直倍蓰且詩歌碩人以族類之貴與來歸禮儀之盛爲美今汝

爲尙書之姪諭德之女侍講之婦而兩家門第屹峙于歸往來光榮燁燁而況生則內外稱賢沒則尊卑哀喟女子得此亦可謂不虛生一世矣且蕭艾人憎其久生芝蘭人惜其早萎汝寧爲此其不爲彼汝雖不祿無子而夫婿青年進學未已將來貽一命之封而延數世之祀有可冀者汝其可以無憾而含笑入地也已嗚呼吾哀汝憐汝傷汝痛汝故爲是言以慰汝且以自慰也言不能文老淚如雨嗚呼哀哉尙饗

祭張參政文

碧川文選

卷八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嗚呼昂霄之翰風霜悴之圖南之翼中道墜之嗟嗟九成不幸類之英才敏識蚤有令譽年二十三而名成進士三十三而命爲大夫四十三而位登三品參一藩之政於八閩之區眞若春木之上升雲翼之南圖也夫何霜露之疾感于中途雲翼方張而遽墜春木方盛而遂枯行道之人見之猶爲之出涕而嗟吁況於同鄉契舊聞之寧不爲之驚怛而號呼嗟嗟九成而已矣夫垂白之母望子倚閭不見萊衣乃見喪車中郎有女伯道無兒興言及此良可痛悲何斯人之不淑豈天道之無知

嗟嗟九成命也奈何順受其正莫知其他致奠千里侑以斯文傷子慰子聞乎不聞尙享

祭汪尙書先生文

嗚呼公之生也不偶公之成也孔艱公之尊父豸服鴛班乘軺閩海動岳搖山夫何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公之痛悲蓼莪廢讀尙蓋前愆奮志科目一舉京闈已充國賓開封削籍不容處人再舉浙闈復登桂籍乃擢甲科乃授史職乃陟宮僚乃貳宗伯官兼學士侍帝之側辛勤三十餘年以躋登茲誠不易得曾未幾時遽嬰末疾口不停藥手不絕筆足不踰庭詩文滿室病延十年壽亦七秩已見二子俱獲成名鳳池染翰虎榜蜚英人誰不死有此亦足況蒙聖恩葬祭優渥尙書追贈榮光下燭公在九泉諒亦瞑目吾儕舊知繫官南國遙望吳山逝將埋玉銜哀遺奠緘辭致告嗚呼哀哉尙享

祭劉祭酒先生文

嗚呼公之經學窮三古四聖之精微公之文章會諸子百家之指歸公之道德爲兩京六館之宗師世方仰其喬遷于鼎司以爲當宁之倚毗爲薦紳之羽儀以大庇



天下之烝黎夫何位不盈乎四品壽不逮乎古稀斂其  
剛大之氣偉岸之資戢于一木而弗究厥施嗚呼哀哉  
公以萬言之策御筆親批臚傳及第翰苑搗詞遷官冑  
監適天子視學之初賜坐講經敷揚乾九五之辭聖心  
嘉納賚以襲衣環橋門而觀聽者咸歆羨以爲命世之  
儒暨陟大司成于斯也師道益尊有威有儀多士率服  
履繩蹈規作新士氣葺其庠舍千八百區政教兼舉紀  
績于碑雖曰未究厥蘊亦已表見其猷爲況其文衡所  
收有鸞鳳杞梓門牆所出有棟梁榱桷皆足爲天下國

碧川文選

卷八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百年之用豈徒有功於一時至其雅健之文俊逸之  
詩勒金石而編簡冊者皆足爲百世之垂公於此蓋可  
以無憾而名位壽年之不至豈足追惟守陟無似誤辱  
公知擢魁禮闈接武金閨出入兩京二紀于茲恩義兼  
至未報厥施自公之疾屢候軒墀公猶恍爽笑語怡怡  
旬日不面痛哭臨尸茲攝監事觸目增思凡諸僚屬亦  
同愴悲山頽梁壞其將疇依今歸襄事大江之西臨發  
祖奠長號致辭蓋上以爲斯文慟下以哭吾私嗚呼哀  
哉尙享

東魯許先生哀頌辭

繫太岳之苗裔兮始建邦而爲許靈宗以國爲氏兮世  
蔓延于東魯惟哲人之挺生兮幼岐嶷而清揚好修姱  
以自潔兮襲前烈之遺芳朝馳騫於義路兮夕翱翔乎  
書圃扈江離而紉蘭兮攬申椒與芳杜擢秋桂於蟾窟  
兮插春華於瑤林旣離疏而釋屬兮冠岌岌其華簪朝  
趨踰于玉堂兮夕余退乎金馬抉雲漢而分天章兮光  
陸離其上下抽金匱之汗簡兮師筆削於麟經吾令班  
馬以執鞭兮與董狐而爭衡旣明刑於棘寺兮體咎繇

碧川文選

卷八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欽恤生豐肌於枯骸兮燭幽室之白日遷奉常而容  
臺兮典有虞之三禮惟夙夜其寅清兮昭伯夷之餘矩  
時國步之屯適兮皇輿狩于北極天悔禍而將迴鑿兮  
恐虜情之叵測眾發言以盈庭兮紛甲可而乙否余穎  
脫而出兮折片言於眾口返曜靈於虞淵兮吾與義和  
而爲御旣弭節於中天兮卒重光於海隅惟帝心之簡  
在兮啟黃閣而召余陟宗伯而兼內相兮俾參贊乎樞  
機許身自比於稷契兮欲致君如唐虞朝余入而代言  
兮暮余出而陳謨念重華之潛明兮固眾芳之齊茂吾

滋蘭使充庭兮又樹蕙之盈畝冀嘉禾之蕃廡兮逝將  
夫其稂莠彼黨人之偷藥兮貪天功以爲己力怙隆寵  
而恣睢兮倘規矩而頗僻旣植楫以充幃兮又緝艾而  
爲戶不先時而棄穢兮恐其遺臭於終古歷茲情以陳  
詞兮惟明主消患於未形憂之適爲害兮孰若節其寵  
而全其生解兵權於盃酒兮又何怨讟之能興譽余言  
之難入兮孰能信而爲余聽眾嫉妒而謠詆兮玷余身  
之不寧朝發軔於燕臺兮夕余驚乎南畿羌中道以改  
轍兮指西陝以爲期旌搖搖而猶未息兮卒返轍于故

碧川文選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廬吾固知暗默以爲容兮恥而不能爲也將患得而患  
失兮乃自棄於鄙夫也納方底於圓蓋兮吾亦疑其難  
合卒盡言以流亡兮嘗被君之渥洽苟余情其亮直兮  
雖棄置庸何傷進不得以行道兮孰若退而自藏吾結  
幽蘭以爲室兮植杜蘅以延佇風飄飄而入戶兮雲霏  
霏其承宇朝憩長松之清蔭兮夕殫秋菊之落蕊怡觴  
詠以陶情兮日徜徉而容與及黨人之旣敗兮諒曲突  
之初言俄君命之薦至兮返初服之續紛耿余心之旣  
曰兮雖九死其無尤矧渥惠之頻仍兮將圖報之何郵

白日忽其西墜兮雲驗漠而曠黃悲風咲盼以鳴條兮  
羌哲人之云亡軫九重之哀悼兮遣巫陽而招之窮下  
上而求索兮魂迢迢而不歸羅苾苳以致奠兮酌桂酒  
兮椒漿惟生榮而死哀兮雖沒世而不忘諄曰已矣哉  
生何自兮逝何爲兮吾將問乎大鈞典刑旣不可得而  
見兮聊舒哀於斯文

孤鳳詞

有序

冬官主事胡君彥超將奔其母夫人之喪屬余  
爲作哀辭時余新釋母喪至京鉅創雖合隱痛

碧川文選

卷八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尤深如傷弓之鳥睇虛弦而猶驚者凡所屬哀  
挽之詞皆不忍爲彥超雅與余厚必欲得之暇  
勉爲賦孤鳳詞一篇凡以況夫人之蚤寡而子  
幼幼躬苦節以有今日彥超將獲推恩而夫人  
不待是可哀也詞雖鄙陋庶幾古詩六義之比  
而彥超終天之悲余心之獨苦亦於是乎見云

辭曰

梧桐生矣高岡上有鳳兮將其鳳朝于飛兮翺翔夕和  
鳴兮鏘鏘期偕老兮比翼羌中道兮離析鳳何逝兮不

歸凰哀鳴兮長太息太息兮何爲閔眾雛兮無依室翹  
翹兮苦風雨心鬱結兮當告誰予手兮拮据予口兮卒  
瘡脩子尾兮鍛子羽葺其巢兮哺其雛有雛兮九苞一  
舉兮冲霄登阿閣兮容與望白雲兮心煩勞煩勞兮曾  
思曷將報兮恩私仰德揮兮紫庭翼榮光兮逮而孰滋  
蘭兮不佩其華孰藝苗兮不取其禾孰謂三秋之別兮  
爲終天之戚嗟木欲靜兮風蕭蕭鷓雛歸兮空故巢莫  
瓊漿兮羞玉食音容杳兮誰爲昭眷慈烏兮反哺憐鳧  
雛兮傍母感二鳥兮不如抱痛恨兮終古

碧川文選

卷八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憫貞賦

夫何一佳人兮塊獨居而無侶朝悒悒以至暮兮夕營  
營而達曙言我家良而族茂兮幼連娟以好修珥瑤碧  
而佩寶璐兮戴雀之搔頭攬薜荔以充幃兮緝蕙蘭而  
爲綢光陸離其繽紛兮芳與澤其雜糅慕關雎之窈窕  
兮冀君子之好逑藉蹇修以爲理兮執高門之箕帚焉  
蘿附于松柏兮吾懼夫身輕而施厚竇圖史以自監兮  
哀節婦之傾城思雛鳴之賢耦兮恆警戒而相成繫靈  
修之高義兮方采芹於頻池懷青萍與結綠兮俟和燭

其予知將榮耀以貽寵兮矢偕老以爲期何大厲之嫉  
妬兮羌中道而奪之如涉川而無航兮如凌霄而失梯  
豈妾人之殃咎兮抑天命之不可違易珠翹以麻壘兮  
代羅裳以縷衰泣旣盡而繼以血兮心怛絕而復悲天  
陰陰其欲雨兮景翳翳而將晡燕燕飛而歸梁兮雞登  
塹而相呼宵燭黯其無光兮撫孤孩於坐隅搏哀苦以  
爲枕兮結愁思以爲衾依苦席以假寐兮恍若君之幸  
臨乍悲喜而欲言兮怛驚悟而惕心猶傾耳以馳想兮  
似聞君之聲音終悄悄其闐寂兮哀四壁之蟲吟欲夜  
哭而不可兮淚浪浪而不禁朝進拜於殯帷兮奠桂漿  
與椒醕芬必弗而不饗兮恫鬱邑余誰語人與歲而偕  
逝兮暑與寒其代序念死生之異制兮卜宅兆而安厝  
薤歌淒其載塗兮柳巖巖以卽路雪霏霏其交零兮冰  
濼濼其將涸獸挺走而失羣兮孤雌峙於遠樹抱玄纒  
以臨穴兮欲殺身而爲殉憐幼稚之重孤兮又低迴而  
不忍暮反哭於故宮兮氣奄奄其欲盡何昔日之甘齏  
兮今直爲此堇荼也哀同室之人兮溘先委於山隅也  
俛祥禫之旣踰兮人告余以從吉惟夫死爲未亡人兮

吾心喪其猶未畢彼媒妁之嬋媛兮乃申申其煩言曰  
琴與瑟宜更張兮鏡已破而重圓汝何莞居而自苦兮  
終槁死其誰憐曾歔歔余侘傺兮媒莫察余之衷情烈  
女不更二夫兮在古訓其明明詠柏舟於姜兮悲黃鵠  
於陶嬰凝妻引斧以斷臂兮梁寡擄刀而殘形令女口蒙  
被以流血荀氏以衣帶而自經吾悲不及古之人兮又  
何能踐乎二庭琰失身於胡虜兮嗟悲憤其何如易安  
自辱於駟僮兮空歎咤於桑榆苟大節之一虧兮又何  
取於雕蟲之緒餘吾亦知嫠居之無聊兮忍而不能辭

也指蒼天以誓心兮雖九死而不移也擊松枝以掩涕  
兮倚修竹而延佇陸子室之翹翹兮閔壽子之良苦勉  
拮据以綢繆兮雖卒瘡而莫顧歲習其若顏兮時冉冉  
其衰暮哀良人之日遠兮渺英靈其何處命靈氛以占  
筮兮召巫陽而問故曰兩美其不終兮孰知其英靈之  
所寓匪修文於地下兮將玉樓成而作賦勉陟降以求  
索兮或庶幾乎一遇假蓬萊之仙駟兮驂螭虬而橫鷲  
邀金母使前導兮招麻姑使爲御朝發軔於扶桑兮夕  
余至乎湘浦謁重華之二妃兮睇蒼梧之抔土事同心

而相感兮淚斑竹其如雨道岷峨而弭節兮文君續其  
來迎余惡其失節於臨邛兮疾驅駕而不停縱余轡於  
沙漠兮詬王嬙於青丘爾何變於二酋兮爲中華之遺  
羞黽鴟燕而莫粵兮遇浣沙之西施憤尤物之喪邦兮  
誰將戮乎鴟夷周下土而不見兮將翰雲而上征封姨  
先驅以清塵兮婺女從予以揚靈泝天津而遵河渚兮  
見河東之織女隔夫君於一水兮亦脈脈而不得語雖  
嘉會之不常兮永相望於終古步蟾蜍而入月兮拜姮  
娥於桂下后羿死已千載兮猶孤眠而不嫁惟廣寒之

碧川文選

卷八

五十四明徵書

一約園刊本

清光兮照萬古之長夜屬纖阿以啟途兮適太微之所  
居將中心之憤鬱兮將扣關而問諸蹠何爲而壽兮淵  
何爲而夭其美賢而早寡兮夏姬淫而三少莊姜仁而  
不遇兮嫫母醜而自好惟兩美其必合兮胡不與之偕  
老孰主張乎是兮而施之顛倒死者其何之兮乃冥冥  
杳杳將乘化以歸盡兮抑輪迴於六道何下上而不遇  
兮增余心之悄悄望閻闔之洞開兮蹇欲進而躊躇念  
下土之臣妾兮敢冒昧而干誅申禮義以抑情兮聊道  
遙以自舒回余車以復路兮卒稅駕於故廬仰旌閻之



赫奕兮輪奐蜚飛而凌雲金書燁其焜兮曰表余貞節  
之門鶴雛翩其高舉兮隨九霄之鸞羣願竭忠以趨勞  
兮報乾坤之渥恩余雖老死而無憾兮將藉手以見吾  
良人庶無愧於婦道兮光彤史於千春

書先兄九日詩後

嗚呼此吾先兄少宰文懿公九日之詩也先是十日公  
遘喘疾藥之少差遇節家宴守陞偕從弟守隅從子茂  
仁奉觴爲壽談笑如平時公爲是詩自書其稿卒章有  
云緬思東觀筆愁絕對斜暉旣而自嫌愁絕之語又改

碧川文選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搔首歎斜暉時守陞亦屬和之越月十八日而公捐  
館矣嗚呼痛哉公平生詩文氣充而辭偉其於篇終每  
有紆餘警拔之語獨是詩卒章意象蕭索且有絕筆獲  
麟之意若詩讖然比公疾亟喘甚有語及是詩者公猶  
張目疾言曰是亦不偶然也嗚呼痛哉方是時公於憲  
廟二十四年史事俱已筆削但未成編耳公於疾病呻  
吟之餘猶不忘史事而發於聲嗟氣歎如此雖其意若  
蕭索然其志在天下國家不以死生禍福易其心者於  
是乎見之矣公自爲是詩後不復作詩惟於夢中得黃

葉落白雲飛一聯而其全句亦記憶不真則九口之詩  
實公之絕筆也嗚呼痛哉昔孔子春秋記二百四十二  
年之事而絕筆於獲麟一語蘇子瞻文如萬斛源泉而  
止於夢中寄朱行中之作公誦法孔子者諸經私抄直  
探洙泗淵源於文章氣節殆追眉山而上之詩特公之  
餘事耳然絕筆於東觀之句而亦止於夢中之作又豈  
偶然者哉公治命俾求同年太宰晉陵王公作神道碑  
并文集序因語及是詩王公命守阼書之且曰吾年友  
絕筆之詩覽之可傷然不可不藏去一通時一展省以

碧川文選

卷八

王夫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追憶平生也遂不敢辭乃投淚書之并識其顛末如右

題侍讀馬先生誨子詩卷

誨子以詩尙矣面牆之諭過庭之聞皆詩也聖人所以  
警教其子者不過一二言其子卽能退而學之則於修  
身正家之事與能言而達於政者必有得焉伯魚其賢  
矣哉韓退之自謂如夫子而所以誨子者如符讀書及  
示兒等作亦諄至矣然其志不過爲公與相而子孫從  
朝裾耳其子爲校理亦徒能改金根車之誤而已君子  
欲成美以責備者不能不有慊於斯今觀良佐馬先生

示其子金之詩天性至情流出肺腑不煩繩削而自諧  
音律其間所以警教之者皆修身立政之事希聖希賢  
之道也且其子自秋官員外郎謫判廬郡茲以公事至  
京承歡浹旬而又惜別若他人爲詩不免戚戚焉閱其  
遷謫汲汲焉覲其敘復也先生曾無一言及此且曰胸  
襟苟自得瓦缶同韶護尤爲達理之言何必子孫從朝  
裾而後爲榮適哉詞林諸君子旣賡和之而予於先生  
同年尤厚故爲識之以貽郡判其謹藏而熟復之以律  
其身以達於政他日復來先生問焉其出諸袖中如趙  
氏無恤之簡乎

碧川文選

卷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遺

奉直大夫直隸永平府灤州知州薛公墓碑

予爲諸生時嘗過郵學與友人薛君有年省覽壁記所列鄉先達科第姓名官職有以德學政事著聞者爲之低徊仰慕不能自己若大司寇陸公瑜布政使豐公慶太僕卿錢公璉子兄文懿公守陳都給事中毛公弘皆壁記所列而爲予所仰慕者有年慨然曰生不列名其間非夫也已而果然蓋有年受學於豐公試政於陸公太僕卿與吾文懿公則友之給事君則師之者也且其

碧川附集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世每有顯者有年克濟其美而又得師友之資則其所就可知矣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此之謂與公諱穰字有年姓薛氏世爲鄞人其先在宋有諱朋龜者官朝奉大夫知衡州朋龜生居實直祕閣知揚州居實生楊祖刑部郎中知池州高祖明道江浙提舉曾祖敬國子博士祖祖醫學正科父糲諸生母汪氏以永樂二十年閏十二月十日生君自少穎異年十七爲邑庠博士弟子治毛氏詩爲應試文敏而工爲近體詩能別初盛唐格而步驟之屢舉鄉闈弗偶以貢入南京國子

監天順六年領應天府鄉薦舉進士又弗偶會吏部以御史缺選堪其任者君又弗偶乃賦詩以自釋遂就常銓吏部合天下士試之君中第二授官涿州知州州當衝要君黽勉從事巡撫都御史以曲躬將迎非其所長奏改灤州公至灤州撫民以仁導民以禮良善率從而強梗者或侵易之然後繩之以法遂皆帖服州有大河出自長城口至州城北轉東南以入於海奔流衝嚙輒壞隄爲民害公爲築長隄若干丈以防之可久不壞民尤德之成化十五年擬陞東省督學僉憲會勢鬪汪直家奴橫行灤屬公擒而杖之幾死直怒誣致公被逮下詔獄人皆爲公危公曰我無罪而天豈枉我哉鎮撫吳綬爲直鷹犬亦知其枉乃脅公家人賄遺然後出公公戒必無予乃歎曰時事如此尙可婪仕乎哉已而事白得復原官原地又數月隨致仕歸歸十年以疾卒時弘治元年六月七日也春秋六十有七娶毛氏卽給事弘姊繼臧氏亦先卒子男五長腕太學生次魁資郎次曾次槐次蕃女三長適邑庠生錢紹次適士人張恆次適監察御史方誌以卒之歲九月十二日葬公於邑清道

鄉板橋祖塋之石今公子以兵部郎中洪君常所爲狀  
請予圖所以表章其墓予嘗觀四明五老圖序而得朋  
龜之爲人于樓攻媿集得居實之狀於袁絜齋集得楊  
祖之墓誌薛氏世德遠矣皆以京秩知州事有政績今  
有年又適知州事而有德政史稱南齊諸傅有治縣譜  
子孫相傳不以示人豈薛氏亦有作州之譜相傳耶何  
其越世相類也秦漢以來死有功業生有德政者皆碑  
之國朝之制文官五品以上得立墓碑公之官階政績  
皆宜碑者夫稱人之善而本其父兄師友古之道也今

碧川附集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書公之事竊有取焉然以不腆之文以自附於攻媿  
絜齋之後吾顏其厚矣太史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者  
庶幾有焉俾鏡諸碑以垂不朽

碧川文選跋

唐韓愈氏承曹魏萎荼以古文爲諸儒倡有權陷廓清之功宋歐陽修氏承五季卑弱爲文簡明信通使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至今傾仰二子如水之江漢星之斗非以其能變化風俗有功斯文耶國初文章雄渾敦朴有淳古之風近時士尙深刻多爲疲辭硬語使人不可句讀噫亦惑矣我外祖碧川惕公以情勤該博之學發而爲文不爲鴛空浮浪之語而據事切實不爲崛竒可駭之句而意味雋永蓋今之韓歐也鈞嘗錄

碧川文選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選稿命工刻之四方傳誦文體將爲之一變乎嘉靖乙酉春一月外孫陸鈞謹跋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